



日明編譯



—— 羣力叢書之一 ——

平 生 的 林 太 史 夫 瑟 約

日 明 編 譯

一 之 書 叢 力 畢

目錄

| | |
|------------------------|------|
| 第一章 幼年時代..... | (一) |
| 一 時代與社會的背景..... | (一) |
| 二 母親要他做一個僧侶..... | (四) |
| 三 他變成了一個革命者..... | (九) |
| 四 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第一次大會..... | (一二) |
| 五 第一次被補..... | (一五) |
| 第二章 火山口上的舊俄帝國..... | (二一) |
| 一 里尼的革命警語..... | (二一) |
| 二 勞動階級的興起..... | (二四) |
| 三 倫敦大會..... | (二七) |
| 四 第一次和里尼通信..... | (三一) |

| | | |
|-----|-------------------|------|
| 五 | 向孟希維克鬥爭····· | (三四) |
| 六 | 和莫尼見面····· | (四〇) |
| 七 | 提佛利司事件····· | (四五) |
| 第三章 | 垂死階級的最後掙扎····· | (五三) |
| 一 | 牢獄生活的素描····· | (五三) |
| 二 | 斯篤蘭賓的反動統治····· | (五八) |
| 三 | 一個內奸····· | (六一) |
| 四 | 「呂娜日」的流血屠殺····· | (六四) |
| 五 | 真理報的誕生····· | (六七) |
| 六 | 初次長期出國和末次的被捕····· | (七一) |
| 七 | 失敗主義者····· | (七七) |
| 八 | 蟄居生活····· | (七九) |
| 第四章 | 大革命····· | (八五) |

| | | |
|---|----------------------------------|--------------|
| 一 | 羅曼諾夫王朝的崩潰..... | (八五) |
| 二 | 推翻臨時政府..... | (八九) |
| 三 | 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 | (九三) |
| 四 | 十月革命..... | (九八) |
| 五 | 成敗的關鍵..... | (一〇七) |
| 六 | 土地和平與民族自決..... | (一一〇) |
| 七 | 對德的單獨和議..... | (一一四) |
| 八 | 少數民族問題..... | (一二七) |
| | 第五章 建設和鞏固了全世界××階級的祖國..... | (一二三) |
| 一 | 國內戰爭..... | (一二三) |
| 二 | 受托洛斯基的排擠..... | (一三二) |
| 三 | 始終站在革命的立場上..... | (一三六) |
| 四 | 里厄之死..... | (一四一) |

| | | |
|---|-------------------|-------|
| 五 | 打敗了反動的托洛斯基主義····· | (一四四) |
| 六 | 關於領導和專政的理論····· | (一五四) |
| 七 | 偉大的五年計劃····· | (一六〇) |
| 八 | 走進了社會主義時代····· | (一六四) |
| 九 | 剷除全世界資本主義····· | (一六八) |

第一章 幼年時代

日明編譯

一 時代與社會的背景

勇敢的陸地……恐怖的地……高加索

一座高偉的山巒，歐羅巴和亞細亞在此錯綜雜亂至難分理。是世界上最輻輳往來的又路。那裏東方人會遇着西方人，南方人會遇着北方人，那裏所有的國境相銜接，所有的年朝聚立在一起。

這兒百餘種族的血系，受了歷史上一切潮水般移民的強力侵入，已經被攪亂被混雜了。這兒開化人與野蠻人，帝國主義與部落主義，上古的優美與腐惡，威福者與柔服者，豪俠人物與卑怯懦夫，都相伴的生存着。這兒是驚濤般險固的港口，周圍二十英里長的半徑。有許多不同的部族，講他們各自的土著言語，賄養着他們的祖先封地。這兒豪俠的好勇者們帶着橫劍般的危險。

恐怖是籠罩在這陸地的山峯與低谷間，恐怖是遺存在歷史前堡壘的類跡上，刻留在市民羣衆的臉上。五千年的恐怖那，不斷絕的侵略臺，花一現的和平談判和無休止的武裝抗爭。這兒的農民假如腰間沒有一把匕首是不敢冒險走進市鎮裏去的。各民族的服裝上都開列着分藏鎗彈的

口袋。這兒的酒是清涼的而天氣是燠熱的。

地面上再沒有像這樣一塊陸地的了。海盜羣來自北方，塞姆族來自沙漠，蒙古人來自東方，荷馬時代的探險者來自特羅萊。這是世界上最古白種人的老家，古代希臘王國的意比利亞傳奇中的普羅米宙斯曾被縛在牠的山崖之上。約遜曾到這兒來搜尋過金羊毛，亞歷山大一世征服過牠。龐倍將軍爲了緝馬佔據過牠。拜占庭曾派遣一個總督來統治過牠。波斯人和阿美尼亞人在此建立過朝代。漢人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在此聚集繁衍過。這兒，拜火教主義，回教主義曾爲了佔奪統制權，決鬥過他們間的無謂之戰爭。成吉思汗和帖木兒曾經用火燄與刀劍掃蕩遍這國土。十字軍自南方橫貫過牠，而他們的加列克殘存者迄今猶隱生於山谷之中。大彼得一世佔有過牠，而喀德隣一世却出賣過牠。這兒，在不到一世紀以前，那歷史上的最後之聖戰曾以壯觀的反抗與強勇賭過勝負。

這便是史太林氏的養育之地，一座沸騰着怨毒的大鏡。十九世紀中，俄羅斯的柴皇們曾在此地實施過一種併吞而使牠俄羅斯化的暴虐行動。阿美尼亞人，韃靼人和喬治亞人，在一種有計劃的局面中激起了共同的驅討。舊俄帝國的侵略者們聞警而起，跟着便來了劫掠的戰爭和劫掠的

政治山居人民時時整批出奔到土耳其去。在舊俄軍事武斷政府的橫壓與專制的勢力之下，高加索是充滿了前此永未有過的恐怖，因此，孩子們在母親胸懷中時便已吮吸着立誓復仇的濃乳了。

史氏就是在這二個紀元的邊疆上生下來的。那封建的制度依然伸張在他的故鄉喬治亞中，族長制依然握着權勢，但是工業革命也已經露出了曙光。在裏海濱巴庫地方有着油產。黑海濱近巴統地方有錳。羣山的內部中有着瘋狂似的搜覓者在探求礦物的寶藏。諾貝爾和洛特柴爾德，英國人比利時人以及德國人都向這遙遠的國土進發，他們全想在化石層中掘出荒誕傳說中的寶藏。當歐俄之廣大面積對全世界其餘各國依然是閉藏着的時候，他們便要以鐵路來貫通山道。他們裝置一條管綫，從裏海到黑海上陸，把那寶貴的黑液運到遠的口岸去。

資本主義已經大踏步跨過了原始的農耕的高加索了。牧羊人學習着開掘油井。騎士變成了礦工，放縱自由的戰士們被鎖縛在車機之上。農人們變做了機器的芻糧。以貨易貨的原始交易走上了近世的商業主義，貴族屈身於金錢。一個新的階級崛起，那是一個並不由誕生但由需要而產生出來的社會制度。資本家階級的財產大小類是更重要於牠的種族根原的。柴皇的後裔們和臣僚們已經知道去恭服工業的和商業的儲君了。闖進了高加索人民的生活之中，那資本的國

際主義，已經帶來了一種新的，一種極是玄妙的要素。在牠的實驗中，慣例地產生出來了近世帝國主義的不可避免的雙生兒——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在滋植着怨恨的氛圍中，在羅曼諾夫王朝統治下流行着的痛苦壓迫的氛圍中，西方思想種子迅速而激烈的生長起來了。

二 母親要他做一個僧侶

在蒂蒂列羅的山居村落之中，有一個名叫特喬格布維列的農人補鞋匠在經營着他的行業。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是做補鞋匠的，所以他的兒孫自己也應該繼承此業了。但是農人補鞋匠們的時代都已臨近了殄落。特喬格布維列族中有一個名叫維塞列昂的便拋離了他的故鄉，遷移到鄰近的市鎮哥列去，在那裏改行做了一個製鞋匠，他並且按時要到提佛列司去，因為他已在一所製鞋工廠內做了一個工人，而轉變成了普羅利塔列安。

維塞列昂自己娶了一個妻子，名叫伊克脫列娜是一個典型的喬治亞新婦。在那一個時代，女孩子們於十三歲或十四歲上便被遣送出嫁了。喬治亞的女子，像西西列的一樣，都含苞待放得很早。到三十五歲時她們便衰老而枯萎了。當伊克脫列娜變成了一個母親的時候，所有西方的女孩

子們還依然在初期學校中呢。她會接連的有過三個孩子，可是他們在襁褓中便都夭亡。第四個孩子是，在相近聖誕節時候就希求着的伊克脫列娜是一個虔敬的婦女。如果上帝能夠賜給她以一個長命的兒子，她願意將他題名為約瑟而且把他供獻給教堂。

伊克脫列娜二十歲的當兒，約瑟便誕生出來了。正是一八七九年的十二月二十一日。人們終可以想像得到，這年輕的母親將用着何等的愛護去養育她唯一的兒子。約瑟的小名叫蘇蘇（So），那是一個喬治亞人的寵愛的題名。伊克脫列娜對於她的兒子是有着很大的計劃的。傳統的教育久已深深地薰陶在喬治亞人民羣中。對於他們之間的最窮苦階級傳統，教育只能教示他們逃免窮困，並且用爲在世界上得以獲佔地位和權力的唯一之媒介。伊克脫列娜要使着她的兒子將來成爲一個偉大的人物，她願意將蘇蘇養成起來做一個僧侶。

蘇蘇只能說是他的母親的孩子，不能說是他的父親的孩子，他從她的身邊接受過來了野心，和統治能力，卓顯了他的生涯。維塞列昂只是一個製鞋匠而已，可是他的妻子却全不是這樣了，她是一位個性強烈而且有着非常活力的女子，她已經決意要把她的兒子造成爲一個教堂中的人物。

於是蘇蘇便照着他母親的夢想生長起來。他確實是在長大着去做一個僧侶的，他是被人勸助着在聖成和造就爲一個教會團的高級僧侶。他母親是錯了一點；她並沒有知道十六世紀是已經過去了。而她也確然的沒有猜度得到，即使是那時代的最偉大先知者們亦全然未能猜度得到二十世紀會產生出時代的人物來的。

蘇蘇的孩童時代是在哥列消磨過去的，一個美麗而入畫的市鎮，在到提佛利司去的鐵道上，喬治亞的都城。哥列已經是一個文明都市的中心，有一所高等學校。她是位居在一處肥腴耕植地帶的中間，那裏的酒是出名的，而穀類更是以高加索地方爲最佳良。市鎮教堂是從羅馬來的克普帶傳道教士們建造的。哥列自身也是一個給拜占庭的征服者們所創建的礮壘之遺跡。五里以內還有一個另外的天然礮壘，已爲亞歷山大一世的軍隊毀成石堆。

蘇蘇誕生前的一年，那最後的俄土戰爭，已經結束。俄皇把幾個省城的鄰壤都歸併入於提佛利司的區域之內。蘇蘇十五個月大的時候，亞歷山大二世在聖彼得堡遭人暗殺。他七歲的時候，正是烏列亞諾夫的哥哥爲了參預暗殺亞歷山大三世而被執死刑。高加索羣山是依然返耀着前時代叛亂俄羅斯的光輝史跡，那時種族人民的偉大武力是和土耳其人聯絡在一起。三萬山民向土

耳其移居的時候，蘇蘇正是一個孩童。

蘇蘇的母親是很可拿他來誇傲的，他讀書穎異，他的品行優良，而且更是他先生的寵愛學生。蘇蘇並不是一個強壯的孩子，家庭很窮苦，時常不能有滿足的食糧。在七歲上，他患了痘症，到現在他的面頰上便留下了細微的痘痕。他的母親用盡了辛勞和更堅誠的祈禱，才將他養成起來。他近乎八歲的時候，就被送進本地的教會學校。

「蘇蘇永遠是一個好孩子，」他的母親後來曾熱情動人地說，在一九〇三年的時候。「是的，他永遠是一個好孩子。我從沒有斥責過他。他刻苦讀書，時常的披覽或誦閱，要想在其中找出一些任何的會意來……蘇蘇是我的獨子，當然是珍愛他勝過於世界上的任何東西……他的父親，維塞列昂——不錯，他的父親會說要把他訓練成一個很好的補鞋匠。但是蘇蘇十一歲的時候，他的父親便死了。因此——因此，你當然可以明瞭，我是不願他做一個補鞋匠的，我只願他成爲一個牧師。」

種種傳說廣播地蜚流着，說蘇蘇是在提佛利司的「金吐司」(KINTOS)——無賴街販——羣中混大的，所以想像起來他是從他們之間獲到了他的粗豪的才能和慍悍的機智的，不過這是

極端可疑的事。因為蘇蘇在初期學校畢業時便以優勝而得到獎學金，升進了一所學院。那是全然無疑的，他是一個窮困而可憐的青年。他的父親在他十一歲的時候便死了，他的母親做了一個女服裁縫師，因為家無分文，她的縫紉工作時常要做到深夜，勉強一個艱苦的生活，並且還要省下一些錢來，供給她兒子的宗教教育。

他的母親已經信實了她第一步的願望了。蘇蘇已經被允許進提佛利司的神學院中去，那裏她同她的兒子在一八九三年從哥列移居過去的。她一些沒有夢想到那個修道的編制的學院，包藏在牠的內部深處的究竟是什麼。她一些沒有明白西方的風化已經吹進了這一個東方都城。提佛利司是一座蓬勃的教育建設的城市。牠有一所大學，有幾處很優良的圖書館和博物院。在建築法上，牠宛如巴勒摩和那不勒斯。曾經有人說過，喬治亞的產生文學家，新聞記者，詩人與戲劇作家，按照比例說來是比世界上任何國家來得更多。提佛利司是一處包含着民族的精華的地方，神學院是一座新的學說和煽動學說的堡壘，國家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之宣傳家們的一片戰場，佛利司已經有了馬克斯主義者的黨派。有鼓吹性的小冊子秘密中流布着。在柴皇主義者威權的暴虐政治之下，那理論上的暴動之最初呼息，已在空氣中飄蕩起來了。

三 他變成了一個革命者

走入這蘇醒和叛亂的暖牀，那年輕的蘇蘇到此來接受他的做僧侶的洗禮。他帶來了一種善於演說的才能，一種天生的探究性，一些膚淺的學識，一個急進的性格，以及一筆困窮和恐怖遺產。他是十四歲，在喬治亞的南方天氣中，男子和女子們都是早期成熟的。壓伏於羅曼諾夫王朝的專制統治之下，他們似乎更容易成熟得早一些。蘇蘇吸收社會主義的學說，研究卡爾馬克斯而轉變成了神學院中秘密馬克斯主義者團體裏面的領袖之一。不久，在他十七歲的時候，他即與提佛利社會民主黨建立了聯合關係。他參加「地下室」的會議，而且從事於分配革命的宣言與小冊子的種種活動。

「去描述那進展情形是很困難的。」當三十年以後，蘇蘇被人詰問着爲什麼他會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時候，他便這樣回答：「最先，有人覺悟到生活環境是歧異而不公平。因此就有人決意要採取能夠補救他們的最好事情儘力幹去……俄羅斯的資本主義是世界上最凶暴而最獸性的。那柴皇的政府更是最腐敗最殘忍而最顛頂的。」

「我轉變成一個馬克斯主義者。」他在其次的一機會中又宣佈着說：「可以說應該要感謝

於吾的社會地位。——我的父親是鞋廠內的一個苦工，而我的母親也是一個工人——而且更因為周圍環境內有一種舉動的震憾圍繞着我，牠便是和我父母一樣的同等的社會水平。而且最後尤其因為那耶蘇教會派的橫壓，以及希臘教會學院的殘酷難堪，在那學院裏面我是消磨盡了幾年光陰的。」

年輕的他在神學院消磨光陰的那幾個年頭，是在鄰邦土耳其大屠殺的陰影下度過去的。在二八九四至一八九六年之間，大約有十萬的阿美尼亞人失去了他們生命。提佛利司是一個有權力的秘密的阿美尼亞社黨的要地。大屠殺壟斷了西方世界的公共輿論。洛茲勃列爵建設於俄羅斯和法蘭西政府去運用武力反對蘇丹王柴皇的政府回覆，「不欲參入於任何的威嚇手段。」

這是那時候的國際情勢。從提佛利司那裏看出來的直覺現狀更是悲慘，幾千的阿美尼亞難民繼續不斷的跨過了土耳其邊疆，逃進高加索。當局接待他們毫無仁慈。柴皇的政府被人投訴是煽起了這屠殺的。那年青的阿美尼亞人都從國家主義者轉變為國際主義者了。

「我的整個的周圍氛圍」蘇蘇批判着說：「是浸潤於柴皇主義者壓迫的怨毒之中，所以我便將自己整個身心投進了革命工作。」

神學院的偵探機關是很完善的建立起來了。那僧侶的稽查者們，以監視的目光，射上了他們的護衛們中的「可靠人物」。蘇蘇便處在嫌疑之下，他仍隱秘地和大量地讀着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以及工人運動的書籍。警覺了的學校官吏們，搜查他的宿舍，發現了一本卡爾馬克斯的著作。他立刻被神學院中驅逐出來，正是十八歲上。對於他的母親，這一件事情激發起了痛苦。她的一切的夢想將變成怎樣？她的兒子又將變成怎樣？

實在的，伊克脫列娜早已經有了她的恐懼。她的孩子的秘密地屢次不見，他的可異的社交，他的不法的文學書籍之隱藏，但除煩擾外並未預兆過什麼。可是她的兒子在家裏從沒有論辯過政治，這是簡直難以置信的，他會轉變成爲一個無上權威之專制君王的仇敵。

現在，蘇蘇是自由自在於世界中了，他的母親爲他安排好了他的事業已經中絕。他自己的事業，是依然將被未形成的歷史過程所斷定。如那時代的許多青年一樣，他便改行教書，隨後又幹過寫字間的工作。在日間，他做一個簿記員，到了晚上，他追求一個新的任務，那就是革命主義者。

這只不過是烏列雅諾夫填置了近世產物的基石，那專家革命主義者階級，五年以後的時期。但是已經有許多僻隱而散佈的地方，青年的男子和女子們，都在潛在意識的訓練着他們自己。

備那決鬥之日到臨。一千里以外，在烏克蘭大草原的邊地上，別一個年輕的男兒，只比蘇蘇長了二個月，亦是從一所柴皇主義者的高等學校被驅逐出來的，也正在爲了那同樣的工作準備着自己。他的寫進於革命紀事中的姓名便是托洛斯基。在西比利亞的某處地方，有一個禿頭的流氓犯，叫着烏列雅諾夫名字的，在研讀着英文，而且將雪特納韋勃的著作譯成俄文。烏列雅諾夫是變成了列寧而雪特納韋勃——伯司菲耳伯爵。

四 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第一次大會

一八九八年，蘇蘇變成了提佛利司社會民主黨的一個黨員，他自己很有律的規專心於宣傳者的工作。像這樣一種黨派，在國內的首要中心地點，是到處可以找得出來的。但是民族的勞動黨組織是依然在勃興起來。這一個年頭在蘇維埃政制的編年史中是深堪紀念的。這是蘇維埃「曆日」的開端。一八九八年的三月，九個秘密馬克斯主義團體的代表相會於明斯克城中舉行一個「地下室」會議，在俄羅斯的歷史中，即是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的第一次大會多數派主義者運動的根本組織。今日的多數派主義者黨的大會，都是以那一個明斯克秘密會議爲紀元而順次挨列下去的。

『五十年以前，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覺醒狂潮掃蕩過了歐羅巴，新黨宣言書的開端便這樣寫着。那是彼得史特盧維的手筆，他在二十年以後轉變成了白俄將軍倫格耳之下的一個大臣。』在世界舞台上這尚是第一次的發現，有如一個巨大的歷史力量。近代的工人階級……俄羅斯的工人階級，把奪取政治自由的重担，負上了牠的有力量的肩頭。這是必然的，但這祇不過是進向那普羅利塔列亞脫的偉大歷史使命之實現的第一步。一個沒有人剝削人的餘地的社會制度之創立。俄羅斯的普羅利塔列亞脫要去掉了專制政治的枷鎖，藉此得以增強精力繼續不斷的反抗資本主義和布爾喬亞階級，一直到社會主義的完全勝利。』

在高加索內，資本主義挾一衝之勢而來。普羅利塔列亞脫的力量迅速地增強起來了。找求職業的種種機會，吸收到了自聖彼得堡和莫斯科來的大量工人。在這些到臨人物之間，有一個名叫密契耳加列的，他找得一個行業，在那鐵路商店中做一個招待員。二十一年以後，他一躍而為蘇聯的主席。還有一個另外的移民，是蘇裝阿列溜埃夫，一個鎖匠，中央俄羅斯農奴的兒子，他後來是變成了一個幹練的多數派黨人，而且……蘇蘇的丈夫。

工人羣的團體在提佛利司出現了，一個智識人物的團體，包有了神學院中的學生，做着他們

的指導者。第一次大會宣言書不但是一種新的同時也是一種時代的論文而震動於一時。宣言書已是普遍信仰中的運鎧。這是一種新的福音，正需求着傳佈與闡明。蘇蘇把這種福音帶到了鐵路工人製煙和製皮工廠以及城市中的工匠們中去。大會採取十一條決議案建立了一個中央委員會，爲黨的最高機關。那時候年輕的蘇蘇曾否夢想到便在二十年以後，便如這一個中央委員會的書記長，他會得統治了整個俄羅斯國家。

七十五年來，俄羅斯是久在浪漫主義者革命家們的控扼之中。他們有幻想也有勇敢，他們寫過燦爛的論說，並且製造過致死的炸彈。但是他們在土壤中没有根節，也沒有人民羣衆在那上面建立起來。他們所有的全是不足輕重的武器。最後，一個堅疑的，一個實行的走向勝利的路程是被計劃出來了，再也沒有散漫的混戰，再也沒有似演劇般的暗殺。諸如此類，都是第一次勞動黨的主張。爲了代替此種行動，牠提出了一種有效力的政治運動與經濟運動的策略和目標。軍隊便是那——普羅利塔列亞脫。牠只需要組織與編制。蘇蘇是在最先加入者羣間最早去加入的，去抓住那新黨綱的含義與實質。去從渺茫中抽取真實，而爲一隊社會狂熱者的新十字軍去艱難地建立出一新座根脚成否難信的礎石。

烏氏久已深謀遠慮的，要爲那羣衆組織的方法，爭求一個急需的轉變，他向着那個目的前進，即爲工人羣狀況的經濟改善之鬥爭，非是牠們自身中一個終點，只是一個革命黨的進展之意義。那時的勞動運動是二個原素的戰場：那「老派的學校」，是用了文學和演講辯護着純粹的宣傳，而「青年的學校」却是擁護着大街戰爭，羣衆活動。直到那時候智識份子才按照了馬克斯主義的學說，去選擇和開導那優異的工人們。革命工作開始採用了新的方式。秘密印刷刊印的傳單在人民中間分散開來。要求打倒舊俄政府的招貼，在早晨時發見於四處的牆上。預先計劃和組織好了的各大街中之政治示威運動，變成了國內大城市中的普遍潮流。

蘇蘇和烏氏第一次的間接接觸便在那個時代。那是在一九〇〇年中，烏氏的一個親密友好，自流徙中到了提佛利司，烏氏和他曾在西比利亞，共同度過一時期沖軍罪。這一個密使名阿庫納托夫斯基（KURNATOVSKY），他滿腹浸染了烏氏的軍事理論，他便在外高加索廣事宣傳。蘇蘇做了他的忠心門徒之一，而且他能够吸取多數派主義，在這主義的開始搬演時代。

五 第一次被捕

蘇蘇在二十歲上，在他的事業之發軔上，他究竟是一個何等樣種類的人物。葉諾基特茲（YEN

UKIDZE) 是當時巴庫地方的一個青年革命主義者，他挾帶了一個使命到提佛利司去徵集二個排字工人，以及鉛字和少數的金錢，要設立一處秘密印刷所。起初提佛利司委員會願意去供給他以必需的扶助，只是附有條件，要保持牠的管理那個提議組織中之巴庫印刷公司一切出版的支配權。葉諾基特茲帶了這一個消息回去，然而又給送回到提佛利司來，携了這一些的訓令：『到那裏去訪求蘇蘇他是一個很好的人，把每一件事情都告訴他，他會幫助的。』

會見在提佛利司鐵路車站附近的一個大廳中舉行。蘇蘇有同其他的一個同志都在那裏，談話是很短的，而葉諾基特茲便獲得了他所需盡的什麼。

『在提佛利司，我把面前的年輕蘇蘇特喬格希維列，十分透澈地端詳着。』葉諾基特茲寫道：『在那裏我第一次以事務同他接談。蘇蘇那時候，如現今一般，并不以多言顯稱，簡嚴，清朗，精細都是他的特異之性格。他的談論和言詞的天生短銳，他的一己私人幸福的完全漠視，他的內心的堅忍，刻苦和澈底的虛榮戒除，那種事實便是他已久經政治上的教導，使這一個年青革命家，在提佛利司工人羣中，造就成爲一個權威人物，工人們把他看做他們自身中間之一員。

『工人們稱他爲「我們的蘇蘇」。這是衆所共知的事情，就是智識份子要在工人環境中活

動，那最困難的工作是去找求出「一種大衆語和工人們接談」。關於這一點蘇蘇是一個絕無僅有的人物，便是現在也依然如此。他素來非常地能夠以透澈的、簡單的和使人信服的態度，把最疑難的事物，向工人們解釋清楚。他同樣的也能夠覺得農人們的「舌頭」，他在喬治亞內幹革命工作時，便經常他和他們接觸的。

「他從不曾分散過他自己。他的一切的活動，集會和交際，都指向着一個明確的目的，這一個目的，在那時候便是要在每一處他活動着的地域內，建立一個非法黨組織，安放下堅固的基礎。

「蘇蘇從不追求個人的名望。他的永遠活動的範圍，他將牠絕對地限制於工人和他的地下室合作工人羣中。那便是一班前進的工人們和專家革命主義者之所以能十分知道他，而尊視他的性格實如一個組織者和革命主義者的緣由了。」

這許多年代全是感情革命家活動的年代。一個民族的社會民主黨的聯合委員會於一九〇〇年在提佛利司形成起來，蘇蘇是一個基礎委員，正是二十一歲的時候。他忙碌得不得了。在一九〇〇年和一九〇五年間，提佛利司被一連串的經濟性質之同盟罷工所激盪着。得到了蘇蘇的委員會之助力，一九〇一年五月，一個工人與革命主義者的政治示威運動在城市中心展演出來。距

離總督府不遠，那裏蘇蘇的暮年母親，曾經過了最後的五年。於是警務當局採取嚴厲行動對抗那班革命主義者。提佛利司委員會被破壞了。他的家中被蹂躪和被搜查了。他事先知道禁衛軍有逮捕他的命令，幸未被獲。

在這時候，烏氏已經到國外去了，做依殺克拉（即火花報）報的一個主筆。這一份戰鬥日報在他的首頁上，宣載了那個標語：『從一星火花爆出發焰』。在他的欄列中，烏氏建立起了他的偉大計劃的台架。火花報私運進俄羅斯去。經過了各處的港口，跨過了每一條的邊界，自波斯到阿琴格爾，牠的潛勢力是非常的廣大有效，竟使全國都有他的秘密的夥伴。蘇蘇即是他們中的一個。

一九〇一年末，蘇蘇在一個假名之下，到黑海上的巴統地方，和別一個社會主義者同行，那是一個工人名叫甘第拉基，他在那裏組織了第一個的社會民主黨的區委員會。他在幕後鼓動和指導着洛特柴爾德和孟得希夫工廠的同盟罷工。次年二月，他組織了一個偉大的政治的工人羣。大街示威運動。照往例一般的，跟着便來了那撲滅的手段和廣大的搜捕。蘇蘇為拖網所獲，被逮而遭監禁。一個幹練的叛亂者之法門就是要能不給人們發現「物證」。蘇蘇在這一點上是一個模範。他從巴統被移解至庫得茲，檢查官不獲證據，那情形便鬆懈下來，蘇蘇得以恢復了自由。他重回

到提佛利司去，又變成了委員會中一個活動份子，領導着鐵路工人的罷工運動。他發現自己已處在嫌疑監視之中，便回到了巴統。一九〇二年三月他又在巴統被逮，被控參預提佛利司委員會的各種活動，於是就監禁起來，在獄中他被註定的去消磨盡了近乎二年的生命。

當蘇蘇在獄中的時候，他的朋友阿列溜埃夫從提佛利司遷移到巴庫來。他在那裏做了一個機械匠。阿列溜埃夫已經和一個喬治亞女子結婚，一九〇二年九月，她生了一個女兒，題名娜嬌——俄羅斯義即希望。那時候蘇蘇差不多已二十二歲了。革命成功後，娜嬌或名娜雅走入了蘇蘇的生活而同居。

當巴統監獄的諸大門，都在二十二歲的高大而細長的約瑟特喬格希維列背後鎖閉了的時侯，一個生命已經投入於一種模型裏面，那個前神學院的學生已被置入於嚴厲的同時也是恐怖的法度之下。養育在一個恐怖的物质環境中，受着橫壓和痛苦難堪的薰陶。那哥列製鞋匠的兒子，便擲進了革命叛亂的「地下世」裏面去了。在以後的十六年中，他是又變成了但維特尼齊哈拉茲，依凡諾維契基絕庫夫，凡雪列夫，而最後才是史太林——俄羅斯義即「鋼人」(THE MAN OF STEEL) (以後均稱此名)

他將變成了一個傳說。他將載上了一具面幕。他將發展成爲有似一個被追捕「地下的」居民的丈夫氣概。有朝一個革命到臨了，便將逼迫着他去揚顯他的拳頭，宣洩他的聲音，但是很少露出他的面目，更永不揭示他的內在的靈魂。終不能將一生的神秘外衣丟棄，他永遠保持着是一個「神秘的人物」。

第二章 火山口上的舊俄帝國

一 里尼的革命警語

一塊橫跨歐亞二洲的廣大平原，一個設想起來出於地理上國境之外的世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牠不承認任何專制決定的國界；那兒東方和西方相互連接着，北極苔原的巨浪和地中海的大草原圍繞環抱着——這是俄羅斯布爾希維主義的產生地。

這兒億萬木料堆砌的村莊已經發展成爲一羣磚石建築的城市。過去；耶蘇教徒，回教徒和猶太人，都到此來販賣他們的信條，就此將他們各自的勢力建立了起來。世界上一切的烏托邦主義者都熱忱地趕到這裏來，一切的哲學家們在牠的肥壤中散播着種子，那些種子結出來的都是幻想的果子。而柴皇的黑暗統治更將這廣大的平原化成爲一座陰慘的地獄，但便在這地獄之中爆發出了摧毀過去創造未來的最偉大人類革命火燄來。

布爾希維主義是在一九〇三年給里尼領進世界裏來的。牠影響了史氏，他便在這主義裏面發現了自己的絕對信仰。史氏的生涯是決定了。新的信條型成了他的生命，他又轉而型成了新信

條的命運。

布爾希維主義的主要衝動，和社會主義不同的，是那革命的意志。這一點史氏是早已有了的。布爾希維主義最主要的序論，和社會主義不同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里尼主義者之解釋，即佔奪政權的理論。這一點史太林也已經接受下來了。

布爾希維主義絕不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情。普克洛夫斯基曾經說過：「里尼並不是從天際跌落到那初期工人運動的肥壤上來的。里尼是這樣的一個人，他能夠把那不是在十九世紀中葉而在十八世紀時便掃蕩直前的廣大革命潮流，同他的工人運動聯接起來。」後來史氏也曾經說過：「對於有無產階級專政在那裏面活動着的廣大部份如不去加以重視，要想瞭解布爾希維主義是不可能的。」

一九〇二年時里尼在他的著作怎樣幹中寫道：「一切國家的歷史都能負責證明着這一個事實，便是勞動階級以牠自身的單獨力量，除了能夠獲得勞動組合的自覺意識之外，不能有更多的成功。勞動階級要發展出一種牠自己本身的社會主義者意識，那是不可能的，只有受了外界的感應才能蘊育產生。」他又在火花報中寫過下面的那句話：「人們必須這樣訓練，他之努力於革

命，不是只爲了他們的自由之晚年，但是爲了他們整個的生命。」列寧握權以後，某次在對青年又主義者的演講中也曾發表過關於道德的理論，他說：「我們屏絕一切在超自然的理論中產生出來的道德，或是一切不包含有階級意識的理論。在我們的意見中，道德是完全屬於階級戰爭之利益下的；一切爲毀滅舊時代剝削的社會制度所必需以及爲無產階級聯合所必需的東西都是道德。因此我們的道德只唯一存在於縝密的紀律中，和反抗剝削者的自覺戰爭中。我們不相信永久的道德規律，我們應該要暴露這一個詭計。又又主義者的道德是和爲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團結的鬥爭相同一的。」

他駁復巴格達諾夫（A. BOGDANOV）時的話真是精警而有力量。「黨並不是高貴小姐們的璇閨。我們接近我們的活動黨員，是不能用狹隘的布爾喬亞之碼尺桿去量度的。有幾種鬼蜮行爲對於我們是有益的，正只因他是一個鬼蜮之徒。」

「我們的是一個大家庭，而在如此的情況中，一切的廢物自能便利地聚到這兒來了。」

「革命是一件嚴重的事業。在無決斷的清淨手掌所載着了的雪白手套之中，革命是不能夠創造成功的。」

這許多里尼的警語在他的戰爭吶喊聲中找着了牠們的最高點。

「讓每一個廚娘學習管理政府」。

但這兒還另外有一句也是在那時代的他的煽動之諺語——掠奪那掠奪者——那無形中便已概括盡了一個黑暗的過去時代。

俄羅斯的「人民自由黨」是以介紹恐怖主義作為政治上的武器的。里尼的哥哥也是黨員之一。他在暗殺亞歷山大三世的企圖中被處死刑。可是就此將里尼激成爲一個摧毀沙皇統治的決心者。但他批判着那種行動說：「這不是正當的大路」。

里尼斷定工人羣衆是需要革命的。但是他拋棄個人恐怖主義不用，以爲這是不足成大事的。他詳細審察着那活動範圍要想尋出一種更有實效的工具。他發見了無產階級。而且他還將西方革命學說的思潮同俄羅斯的時代巨輪接合起來了。

二 勞動階級的興起

全世界受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訶夫的印像，都知道俄羅斯是一個神聖農民們的殉道者的知識份子的，以及說法蘭西言語斯文書生的俄羅斯。但是他們可還不會知道如這樣的一個俄

羅斯已經被一個新階級——無產階級羣衆的暴動實行傾覆了。

革命的激動時代被俄羅斯內的資本主義進展時代所競賽着。只在一世紀內，俄羅斯便跨過了西方歐羅巴須三世紀才能完成的工業進化之階段了。

十八世紀末，俄羅斯在實質上還沒有工業。到了一八九一年俄羅斯便是歐羅巴紡織界中的頭等國家，擁有六百萬紡錘，比任何一個歐羅巴的國家更多。一八九〇年時俄羅斯的工廠勞動者人數是一百四十二萬四千人。到了一八九七年他們的總數已是二百〇九萬八千人了。

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無產階級的增加實在是非常猛烈的。

同美利堅聯邦一樣，俄羅斯的工業發展是大規模的，而且都集中在各大工廠裏面，或許是因爲國土廣大和物產豐富的緣故。在西歐洲內中大都是小工廠佔居多數。俄羅斯內都是大的工廠佔着優勢。卽如先進國家德意志，在一八九五時只有百分之十的工人羣爲各工廠所雇用，而每一工廠只有一千以上的工人。俄羅斯於一九〇二年便有百分之三八·五的無產階級在工業中勞動了。

俄羅斯領導着老的世界引起了大規模的同盟罷工。一八九六年六月一個紡織界的空前同

盟罷工，有三萬五千人捲入漩渦的，在聖彼得堡爆發起來了。於是維持伯爵（COUNT WITTE）才被迫的制定一條法律，限制工作日。這一種先進的法律，在那時候尙未爲許多進步的西方國家所知道。在一八九七年，同盟罷工者的總人數是十萬〇二千人。一八九九年時便增到十三萬人了。

學生革命運動——一種特殊的俄羅斯之現象——同無產者潮流並肩進展。一八九九年二月，國內有二千五百個大學生進行參加同盟罷工。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的學生政治示威運動。三年以後，在社會主義者鼓動之下，洛斯托夫又發生了偉大的全城同盟罷工。這是俄羅斯工人運動年鑑中的劃時代標幟。在一九〇三年時幾乎整個的烏克蘭和高加索又被一個同盟罷工潮流所掃蕩着，參加這罷工的有二十五萬人。

這一切的形態，對於俄羅斯內工業革命的量的評價是非凡重要的。

因爲牠的顛輿是用着踴躍以進的姿勢，是以俄羅斯的資本主義不能在土壤中種下了深根。在另一方面，那反對半自耕農的無產階級方面的機關的暴動，是活躍的聲勢壯盛的而且是堅決的。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內是矛盾的集中點。矛盾便是培植革命的肥料。在國際方面這一個資本主

義國家也處於同樣的地位。

「橫亘在邊境之上」史氏在許多年後寫道：「在東方和西方之間，牠聯結了對於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者和各殖民地都有共通性的二個社會制度。牠是西方帝國主義最重要的柱石，帝國主義將西方的金融資本與東方各殖民地聯結了起來。」

無論從外表或是從內部來觀察，在近世社會制度中牠是最有爆炸性的化合物。
里尼帶着他的《火花》報，走進了這一個炸藥庫。

三 倫敦大會

史氏是監禁在巴統地方研究着馬克斯主義披讀着私運的《火花》報當時二股偉大的歷史潮流，於一九〇三年會合於倫敦，有四十三個俄羅斯革命主義者在倫敦舉行集會，創建了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第二大會。布爾希維主義在此受洗禮而命名，以時代的機運獲得了牠的名聲了。

在俄羅斯內革命思想的潮流和資本主義者進展的潮兩相聯接起來，而且在此找得了牠們的連合性質。然而在那時候，尚沒有人能夠夢想得到，除此二大潮流的衝突之外，還有一種勢力正在崛起，牠轉變了世界的現狀，振轉或許是完全改向了文化的進程。

大會中的參加人物，一方面是傳統思想的社會主義者，沾染了西方哲學，沾染了人道觀念，十九世紀之民主政治溺情主義的搬運夫，想爲俄羅斯找出一塊歐羅巴文物制度地帶的探險者。另一方面是年青而急進的叛徒，勇於活動，完全藐視一切歐洲資本主義文化的造就，天生是亂黨，武力主義者，馬克斯主義對於他們好似一根短棍，用了這根短棍便去不顧一切的打毀那舊的制度。

總攝這會議的是性情溫和而學識淵博的普利克哈諾夫，他一時依傍於這一個政黨，一時又依傍於另外的一個。恐怕那最年青的代表是托洛斯基。聲名赫赫的馬爾托夫領導「軟派」陣營反抗那進攻的列寧列寧已經訓練好了一羣「硬派」的隊伍了。里尼準備接戰，他的意志中有着一個確定的目標，他將學說轉變成爲組織，將空想馬克斯主義的綜合化成公式，並且規定實行的革命戰略。他不是爲了高談革命而來，他是爲了創造革命而來的。

列寧採取攻勢，他的制定的組織理論，變成了分裂俄羅斯社會主義者成爲布爾希維主義和孟希維克主義的結局。「給我們一個革命主義者的組織，我們便能將俄羅斯顛倒過來。」他在大會的幾月以前便這樣的寫着了。他期望能有一個有訓練的專家革命主義者的非常集中化之團體，去反抗那爲馬爾托夫所辯護着的散漫而自由的民主政治的組織形態。民主政治在列寧看來

只是一種意義而不是一個目的。他需要一個黨。他諷刺着那自由的成語說：「自由是一個偉大的字眼，但是在貿易自由的旗幟之下，那極頂掠奪的戰爭已經決過生死，在勞動自由的旗幟之下，勞工羣已久被剝削了。」他宣稱無論那一個人，他「見了無產階級專政而戰慄，都還在空談無產階級要求之絕對價值的，他便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在這一立場上，列寧是爲普利克哈諾夫所擁護着的，普利克哈諾夫宣稱：「革命之成功是最高定律，而且假使此種成功只一時地支配了民主政治的制限，地便犯着不去制限牠的錯誤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即使是全國民參政權也必須從這一觀點上加以注意。革命的無產階級能夠限制上層階級的政治權利，正好似上層階級從前限制過他們的政治權利一樣。」

麥克陶納爾他會爲俄羅斯革命主義者籌助過經濟，以及英國的費邊社會主義者，如韋爾斯和蕭他們也都非常同情於俄羅斯同志們的，他們該要驚恐的知道在這大會中暴露出來的是什麼。那班俄羅斯社會主義者們採取了一種最和他們的歐洲盟友們根本背馳的黨綱，「一個準備社會革命的必需條件，便是又又階級的專政，那就是說又又階級獲得了此種政治權力的勝利，便能夠將一切剝削者方面的抗拒完全摧毀。」黨綱中的一條這樣的寫着，是普利克哈諾夫起草而

爲列甯修正的。

布爾希維主義結成爲一個確定的政黨，在大會中湧現出來，以努力爭取牠的獨立。一個無可匹敵的政黨是實際降生到世界上來了。

無產階級代表羣衆，黨由最前進的領袖領導。無產階級包含着整個團結的工人階級。安放了又一個階級獨裁的基礎！

這是布爾希維主義的十字，蘇維埃革命的試金石。史太林生涯的指南針。

布爾希維主義是現存的政治制度同時也是社會制度的最頑強敵人。牠以絕對主義者的鬥爭策略反對專制主義。黨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這一個委員會漸漸地在各工廠和居間的委員中造成了勢力範圍，「在選舉一個同志進委員會之前，應首先以事實證明他的忠心敏捷和嚴守秘密。每一個居間的組織，只要經過了一個委員的接洽便可以 and 最高委員會維持交接的關係。」

布爾希維主義久已準備奪取政權，牠的集權化制度以是一個發端點。

史氏對於這一個完滿的政治信條，在幼年時代潛在意識地擁抱着的，現在在他的成人時代便自覺地擁抱着牠了。

四 第一次和列寧通訊

在地平面俄羅斯之下，一個可驚駭的地下層俄羅斯正在崛起起來。各國的人民和著名的觀察家以及外國新聞通訊記者，都來訪謁聖彼得堡莫斯科，高加索和克里米亞，研究那史拉夫農民對於小父親（LITTLE FATHER）的深切「虔信」。他們也還看到輝耀的宮殿，酒館以及盛裝的歌劇表演。

人民憑藉假護照居留在那兒，戴着假髮和人造髮髻的人運輸着隱藏好了的印刷機，並且假造官府封印。在大道上闊步的人們都是不大注意到下面的墳墓的。許多團體在光天化日的俄羅斯中做着革命的下層工作。當他們公開出現的時候，他們是照着地方時間和危險信號而改變他們的原形。警察一會兒在某一個姓名下逮捕一個人，可是一會兒在一個新的變名下又無法去搜捕到他了。

地下層俄羅斯的河道橫貫於每一處地域。獄牆與監柵不能阻止革命的通訊方法。爲了此種目的化學墨水沒有發明過嗎？許多種週密而詭譎的方法已經設計出來，利用之爲秘密通訊。史氏老早就施展出了非凡巧妙的和多機智的惑亂柴皇主義者當局的技巧。他被監禁在巴統但是他

仍能和在倫敦的中樞機關通問消息。

在倫敦大會內二翼之間進展着的鬥爭使得巴統的監獄中也生出了反應。史氏在巴統的囚室之內得知了黨內的種種衝突。他性質上便是歸附於列寧陣營的，他立刻轉變成為布爾希維主義者。那時期的禁衛軍紀錄中包有一件報告，時日注明是一九〇三年，報告中寫着說：「據自吾們的代理者那裏得來的新消息，特喬格希維列是在「蘇蘇」或「庫倍」的混名之下參加組織。自一九〇二年以來他在社會民主黨內活動，最先是一個孟希維克，於今是一個布爾希維克，以宣傳者的資格而且是第一區——便是鐵路工人區——的領袖。」托洛斯基在他的流徙地內，就根據了這一篇文件，而投訴史太林是一個孟希維克。不過禁衛軍那個報告的真實性是尙有疑問的。

如果史氏不是以一個堅確的列寧主義者遭到流徙，在那種心境中他早已從流徙裏面回來了。而他那時候都正在西比利亞居留了一個孤獨的短時期。這時正是一九〇三年之末，他被解到伊爾庫次克省的一個村莊中去，執行三年期限的流徙監禁。他無暇去達到他的目的地，當時他便脫逃了，正是一九〇四年正月。但是他却有着充足的時間從列寧那裏收到首次的直接信函，列寧時在國外讓史氏自己來背誦這一段插曲吧！

「我在一九〇三年認識列寧的，然而，這一個結交，並不是直接的，却足以通訊而結交的，但是我獲得了一個難忘的印象，這一個印象在我的政黨活動之整個時代中從沒有離開過我。

「我同列寧的革命活動發生接觸是在十九世紀末年，尤其是從一九〇一年火花報出世之後，使得我信服我們是已交際着一個非常人物了。我看出他不單是一個黨的領袖，但也是黨的真正創造者。因為祇有他明瞭我們黨中的內部實質和緊急需要。當我將他同別的領袖們比較的時候，我便看出他的武裝兄弟們，如普利克哈諾夫、馬托夫、阿克塞洛特以及其他的一些人物，全是次於列寧的，列寧同他們對照起來，並非單只是領袖中的一個，更是一個高等典型的領袖；一隻山嶽之鷹，他在鬥爭中不知道什麼恐懼，他勇敢地領導黨前進，跨越那從未有人探險過的俄羅斯革命運動之徑路。

「這一個印象是如此深刻的注入於我的靈魂中，意然使我感覺到我必須要寫一些關於他的事情，去告訴我的一個最親近的朋友，他那時是一個居在國外的亡命者，徵求些他的意見。後此，當我已經在西比利亞流徙中——正是一九〇三年末——我收到自列寧那裏來的一封熱切的覆信，顯得我的朋友已經將我的短簡交給他看過了。列寧的信比較上是短一些，但是牠已供獻出

對於我們到黨的實施政策之勇敢而無畏的批判，和最近時代黨的活動的整個計劃之非常清晰而扼要的解剖。只有列寧能够把那最紛亂的事情，以如此簡潔，凝練和勇敢的筆調寫將出來，而且每一語句似乎不是說出來的，是射擊出來的。這一封簡潔而勇敢的信，使我更增強地相信，我們已認識了列寧的個性，我們黨中的山嶽之鷹。我同許多其他的人們一樣，正好似一個老地下層工人的習性那般的，不能使我自己不爲了列寧的信而中心燃燒起來。」

五 向孟希維克鬥爭

史氏從西比利亞設法到巴庫去，那偉大的油產中心地，一座革命活動的暖床。在這一個人羣中，他是回教徒（Moslem）界「漢默脫」（Hummat）的馬克斯主義者教師之一。「漢默脫」是回教人民中間的勞動和解放運動的先鋒團。他組織了許多秘密的革命委員會和團體，引導他的從屬者，藉以增加社會主義者的基本原子，去怎樣的實行叛亂活動，怎樣的招募和組織工人成爲集團，以及怎樣的建設地下層的交通聯絡。

孟希維克和布爾希維克間的爭論漸增激烈。孟希維克辯護着爭取經濟改良和政治自由的政策，布爾希維克爲顛覆整個的布爾喬亞制度同時顛覆專制政治的政策努力反駁。

史氏將這一種理論打入於他的聽衆的心中。他在巴庫時最喜歡說的一句成語是：

「勞動階級必須奪得國家的統治，因為只有這一條路才能夠獲得勞動階級的自由。」

某個晚上巴庫舉行一次熱烈的辯論會，在這會中史氏是布爾希維主義者方面的演講人物之一。會場的空氣充滿了鬥爭的意味。史氏的從屬者中的一個，名叫格茲默姆的，抽出了他的短刀，向孟希維主義者發言人羣前街去流血是避掉的，但感情是衝動得非凡了。

全俄羅斯內，兩派間的辯爭現在已走進了一個激烈衝突的時代。形式上，黨依然是聯合在一起的。事實上，布爾希維克和孟希維克已各自固守着獨立的中央組織。兩方面都極力在爭取最大多數的黨徒。高加索是孟希維主義的礮臺之一。史氏便在高加索認識了加米尼夫（Kameniev），在高加索布爾希維主義者聯合委員會中。

這是一個偉大的革命事變的時代，俄日戰爭正在進展着。史氏已經安排好了基礎，同着許多里尼主義者的勇士，準備緊迫的爆動。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巴庫發出了民族奮起的信號。一個總同盟罷工爆發出來，在隨之而起的暴動和鎮壓之中，大油田遭火燃燒，一切的工程全毀。火光照耀於這廣大國土地平線上的，反射到了歐羅巴。在某種意義上這一事變是俄羅斯革命的無產階級，在

民族舞台與國際舞台上的初顯身手。

次年正月，格本神父領導了京城中的羣衆向冬宮進發。流血星期日到臨了。社會主義者革命黨實行接連不斷的恐怖主義者活動，暗殺高級大臣和政府官吏。柴皇的叔父蘇球大公爵在莫斯科被炸成碎塊。一切的事情已達於極度。造成了世界歷史中的第一次全國總同盟罷工，造成了聖彼得堡和其他中心地的蘇維埃制度。柴皇的著名十月宣言須賜了自由和立憲政制，而最後又造成了既獲自由的猛烈剝奪，幾千人被處死刑。

這一個可紀念的時代在孟希維主義的掩蔽下過去了。布爾希維克判定孟希維克已和自由黨份子結合。他們都對於在資本主義者保護之下的民主政治表示冷淡。他們要打倒資本主義比傾覆專制政治更來得迫切。專制政治的傾覆是只須走前一步便可以獲得的希望。再者這是一個美麗的清談時代，是劇情般姿態的時代，而布爾希維克在中央委員會中居着少數，他們便自無力去利用委員會的權能了。

在高加索一九〇五年革命已達到了牠自身的頂點。一個獨立的社會主義共和國在裘列亞地域內建立起來。這是被孟希維克所統制着的，那時候史氏正在主持着地方布爾希維主義者黨。

他担任了不法的布爾希維主義者雜誌「普羅利塔列亞脫之鬥爭」的總編輯。他不屈不撓地進向着那時代布爾希維主義者鬥爭的口號，但是羣衆却大部份在孟希維主義者陣營之內。他寫過一本小冊子，用着他的本鄉文字，題名叫做「黨中意見衝突簡論」。革命最高峯年代，他在提佛利司正捲入於這一個爭論活動的核心之中，那時候里尼正在芬蘭領導着一種批判和辯證的戰爭，反抗他的叛變同志們。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時代中，里尼堅毅地在破壞蘇維埃，因為壓制於孟希維主義統治下的蘇維埃還有什麼用處呢？只有布爾希維克是有着正確的地圖，能夠指示出改造世界的最終大道。當時里尼和史氏以及他們的伙伴，正從事於遊擊隊政治學和計劃暴動，如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莫斯科暴動。

史氏發現他自己在革命活動的理論鬥爭的，以及遊擊隊政治學的熔爐之中。慣常的黨的行爲的狀態是支配了一個人的時代與事業。布爾希維主義者的政策，或是孟希維主義者的政策，究竟那一個是正確的？史氏對此並沒有什麼疑惑。至於孟希維克的意見，如他們現時一樣，以爲俄羅斯實行社會主義時代尙未成熟，以爲革命於性質中主要的還是布爾喬亞，最好的願望是一個

西方模型的共和國，在這樣的一個自由政府中，勞動黨可以參加於議會之內，成爲一合法的反對派，爲社會主義者理論而鬥爭，爲改善工人階級環境而鬪爭。布爾希維克可不是這樣了。在史氏看來，革命的趨向實是最無上重要的。難道里尼沒有教訓過，俄羅斯內的民主政治革命應該是社會主義的先驅，而那社會革命將更急迫的催臨了民主政治革命的機會嗎？史氏在那時早已充分擁護着里尼主義了。

在總同盟罷工焦點時代的六個月以前，里尼在瑞士，正是一九〇五年三月，他寫道：「在受得了歐羅巴的絕大經驗以後，在俄羅斯內勞動階級方面的空前活動力爆發以後，我們將能夠在黑暗的和已被粉碎的羣衆前面，煽起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光芒之火焰。我們將以非同等的造就實現成功一切民主政治的改革，我們整個最低限度的綱領，應該要感謝那事實，我們是矗立在歐羅巴內革命後裔之陳列的肩頭上。我們應當繼續創造那俄羅斯革命，不，只是一個幾月的運動，而是許多年代的運動，非但不是去對統治權力方面表示些許讓步，而是去傾全力以顛覆那些權力。如果我們能在那樣中成功了，然後……那革命的狂飆才能在歐羅巴內投下火種，而那班已爲資本主義者壓迫所毀壞了的歐羅巴工人，將依次的崛起而顯給我們看「怎樣的幹着了」。於

是歐羅巴內的革命激流將轉而煽動俄羅斯而那幾年革命時代的紀元，也將變爲一個數十年革命時代的紀元了。」

史氏以一個布爾希維主義者政黨的無可爭辯之領袖出現於高加索據他的朋友葉紐基特齊和啞特喬尼基齊的證實，他「從容的將對孟希維克戰爭的整個衝擊担負在他自己的肩上。」他是那運動中的有組織能力的領袖，和哲學上的典型人物。布爾希維主義者的出版事業，大半是掌握在他的手中。他在許多的會議和集會中演講過。他毫不饒赦孟希維克之「姑息手段」的信條，以是在後者的羣衆之間獲得了一個聲名，國內「最可憎恨的布爾希維克」

「提佛利司時代中的布爾希維主義者報紙，大半是史氏所倡辦的。」葉紐基特齊寫着說「爲了要大量增加革命的論文，討論到歷史唯物論的問題，工人運動，勞動組合問題，史氏寫過許多民族問題的論文。附帶的來說一說，在這一問題上，除了里尼以外，他無疑的是我們黨中的領導理論家。總而言之，史氏是在外高加索內我們之組織的，理論的和實行的前驅者。要去監護這一個偉大的事業，必需要無間斷的工作着，整個的爲之吸引而盡力，而且要時常地補充一己的智識。雖然，史氏已把他自己的一切獻給工作。因爲他出了革命活動以外，便沒有生命，沒有什麼東西存

在了。當他不出席會議和領導團體的時候，他消磨他自己所有的時間在一間小室中，那裏是堆滿了書籍和報章，或者是在一處布爾希維主義者雜誌的編輯部內，這雜誌的內容誠然是「充實的」。

在一九〇五年的夏季，布爾希維克已經決定，應該由他們自己的發動，在巴庫地方喚起一個總同盟罷工。史氏以「中央委員會代表的資格，到那裏去監督這工作。年後，他在所謂「婁列安共和國」的叛徒們中，消磨去了一些時候。他向那裏的農民們實行有效力的布爾希維主義者宣傳。這一年為提佛利司的總同盟罷工所顯著，準備着一個暴動，革命主義者武力別動隊的組織。在這一年的活動中，史氏掌握着直接指揮的手腕。以里尼主義者口號去籠絡羣衆的重要工作，史氏實是最卓越的人物。造成一個成功的革命，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武器。

六 和里尼見面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一個布爾希維主義者民族會議，在芬蘭的坦麥爾法斯鎮舉行，里尼時在芬蘭史氏以外高加索的代表到那裏去出席。他第一次的遇見了里尼。他的關於這一件事的敘述，顯出了史太林本人同時也顯出了里尼：

「我第一次遇見他，是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芬蘭的坦麥爾法斯鎮舉行的布爾希維主義者

會議中。我久已希望見一見我們黨中的山嶽之鷹，一個偉大的人物，不僅是政治上的偉大，如果你以爲他在體力上一定也是偉大的，因爲里尼所已經幻化入於我的想像中的，是一個巨人的形狀，威嚴軒昂的姿態。我是多少的失望，當我看見了一個形貌極平常的人物，身高在中等以下，同普通平凡人物毫無相異之處。

「偉人」的開會遲到已成爲慣例，所以會場出席者只能屏息以待他的降臨，因之，在「偉人」將出來之前，聽衆可以發出警告：「噓……靜默……他來了。」這一種禮式，亦是一個感人的興奮的崇敬，在我以爲倒也并不是非必需的。這更使我大大的失望，因爲我那時候已經得知里尼是在代表們的最先之前出現於會場，於今已走到一個角隅裏去了，他在那個角隅裏領導着一個談話，一個最平凡的談話，同着會議中的最平凡的代表。我無庸隱諱，在那時候，此種情形由我看起，似乎天然是一條必要規則中的一種遠規行動。

「直到後來，我才瞭解，里尼這一種簡樸而謙讓的性格，這看起來似乎是不足注意的，或者至少是不能引人矚目，和更顯著他的高的地位的，却是里尼最堅毅的特性之一。也是這一個廣大和低下級人類的新領袖性格的最堅毅的特性之一。」

「在此會議中尼里的二篇演詞，是非常有名的。演詞中論到時代局勢與農業問題，不幸的是二篇演詞全未保存。二篇全是興奮的演詞，使得全體聽衆湧起了深切同情的波瀾。這不平凡的勸誘力，簡潔而透關的辯論，短而容易瞭解的語句，沒有堆砌，沒有錯亂的姿態和感情的言詞，故意來造作一個印象，在這一班平凡的「議會派」雄辯家們之間，更表顯出里尼的演講實出類拔萃了。

「但是這却並非因為里尼這一種演說的姿態，使我於今生起了幻想的。我之生出了幻想，倒是由於他的無可匹敵的理論學能力，雖稍微有一些乾燥，但是却堅強地佔有了聽衆，漸漸使他電化起來，然後完全控制了他。我記得有許多的代表們曾批評過說，里尼演詞的論法，正好像全能的觸鬚，這觸鬚能扼住一個人如鉗蟻一般，誰也不能從其中脫逃；苟不對他降服，便只能面向完全的失敗。」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崩潰，導成了布爾希維主義者和孟希維主義者兩大陣營的和解企圖。雖則顛覆君主政制的機會已經失去，可是某幾種的勝利也已經獲到，這一切如人民議會工人能組織勞動組合的權利，以及出版與集會的自由，這在那時候依舊爲當局所重視。此二大政黨現在已決定在一個選舉新中央委員會的基礎上互相團結起來。一九〇六年四月，一個「聯合的」黨的

會議在史篤克霍爾姆舉行了。

這是第一次，史氏以一個代表資格參加國家的大會。一件非常榮譽的事。這是第一次人民議會選舉運動的時代。布爾希維主義者擁護同盟絕交。他們終於是背馳分離了。史氏便回到提佛利司，發行了一張日報，報名特羅（TRON）。他努力幹着一個比在喬治亞活動時更艱苦的運動，反抗無政府主義者與產業革命主義者份子，而且寫了許多「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論文。

次年，另外一個的黨的會議在倫敦兄弟之愛教堂內舉行。有三百個代表出席。代表了大約十五萬已組織的委員。布爾希維克和孟希維克大約是各佔一半。史氏用了依凡諾維契的名字參加會議。代表們大半是無錢的，黨的庫藏也早已空虛了。是馬克雪姆高爾基他解救了這困難局面，從一個同情於俄羅斯自由的英國人那裏獲得了一筆借款。可是借主，要求全體代表們在那紙奇異的債票上簽名。這一張債票未被贖回，直待蘇維埃革命以後。倫敦會議的工作與議決案，只在一月以後，受了柴皇政府的壓迫活動，全歸烏有，當時國民議會便被解散，合法的勞動印刷遭到禁閉，嚴厲的鎮壓在全俄羅斯內開始進行，各種的革命黨派，為全肅清的逮捕與流徙摧毀一空，許多年不能恢復。

「我第二次遇到里尼是一九〇六年，在我們的黨的史篤克霍爾姆會議中。」史氏敘述着說。『這是衆所共知的，在這一次會議中，布爾希維克仍居於少數，而遭受到失敗了。那時候我才得見里尼在工作中第一次是一個受得打擊的人物。只是無論在那一點上，他不會如那班領袖們一樣，在逆轉中哀泣而頹傷。在相反的一方面，失敗更使里尼轉入於奮發努力的境界，激勵他的伙伴走入於新的鬥爭，未來的勝利中去。我講到了里尼的失敗，但這是一種怎樣的失敗呢？這只須去注視一下他的敵對者便已夠了，史篤克霍爾姆會議的勝利者們——普利克哈諾夫，阿克雪爾洛達，馬托夫以及其他的人物。他們可沒一些兒像真正的勝利者，因為里尼已在他的加於孟希維主義之無憐憫的批評中，使得他們容身無地了。我記得我們布爾希維主義者代表們，是怎樣的羣集開會，請求里尼的訓言。在我們間有幾個人的談話中，誰也能夠看出是充滿了沮喪、憂煩。我記得里尼是怎樣的回答過一個此種範疇的同聲志願進出了列寧的牙齒：「不要哀怨，同志們，我們終必得勝，我們是在正理之中！」

『於是里尼就對我們發話，表示他的對於哀怨智識份子的痛恨，要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相信勝利。應須明瞭布爾希維克的失敗只是暫時的，布爾希維克必然的要在最近的將來得到勝

利。

『在一九〇七年的倫敦續會中，布爾希維克挾勝利而出。我聽見里尼第一次是勝利者的角色。慣例的勝利可使某種領袖們的腦袋軒然顛倒，造成他們目一空切而恣睢自逞。更慣常的，在此種勝利境況中，勝利者必定慶祝他們的勝利而戴上了他們的桂冠。里尼是一些兒不像這一種領袖們的。恰巧是十分的相反，勝利以後，他格外變得謹慎和敏捷了。我記得里尼是怎樣的堅決地向代表們迫切陳述：第一，不要被勝利帶走了，不要變成爲誇大狂者；第二，堅強你們的勝利；第三，消滅你們的敵人，因爲他尙只受到一些打擊，離滅亡依然還很遠哩。』

七 提佛利司事件

革命是被壓倒了。但是布爾希維主義者軍隊猶未潰滅。牠的隊伍中包括了許多的人，他們氣質上的威武是不屈不撓的。那裏已經有過了流血大火，那裏也已經有過了「共和國」「蘇維埃」以及「議會」。這一切都已深深的貫入於勇猛戰士們的血管裏面。降服的思想是和他們很陌生的。

從過去的革命共產主義武庫中，里尼與史氏印出了適合於時代的口號和理論，游擊隊戰爭，

一個敢死隊。散漫的革命鬥爭假定了二個特異的方式。一種是暗殺暴吏的浪潮，此事布爾希維主義從不重視之爲一件有實效的武器。於是就產生了掠奪公私人物或公院機關之廣大的活動策略。這便是「公用徵收」——財產的沒收——以爲這是一個同資本主義者制度決鬪的正籌手段。「我們以爲激烈的活動爲了掠奪屬於敵人，專制政治之藏金的目的，是可以允許的，而這一種奪得的藏金便可供爲組織暴動的用處。」布爾希維克的議決案中這樣的寫着。那時正在一九〇六年於史篤克霍爾姆舉行的「聯合」會議中。確然的在一九〇六年和一九〇七年之間，這一種情形是盛行於俄羅斯內的許多地方。可是布爾希維主義者黨的議決案也訂有限制條件，便是一切「游擊隊」進攻須在黨的統制之下。

孟希維克和其他的革命主義者們痛斥此種政策，以爲這實如一種無政府主義。布郎圭主義領導羣衆走入於惡化。「當我聽見社會民主黨員驕傲而沾沾自喜地宣說着的時候，「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不是竊賊，不是強盜，我們是超出於其上，我們反對游擊隊戰爭！」我問：「人民都明白他們講到的是什麼嗎？」上述是里尼在他的論著「游擊隊戰爭」所說的話，寫於一九〇六年九月時。

在史氏的家鄉鎮市中，自高加索的燠熱土壤中，茁發出了革命的掠奪主義或游擊隊戰爭的最高表現。哥列鎮上，史氏有一個幼時遊伴，名叫彼得洛新的孩子，是一個小康美國商人的兒子，他在後來便變成了史氏的衛士。缺少着史氏的教育與心智的才能，彼得洛新在他的老同志那裏分受到一種幹叛亂工作的神出鬼歿的性習。彼得洛新也天生是非常勇敢。他曾自學校中被驅逐出來，因為反對他的教師們的宗教思想。他的家庭已遷至提佛利司。聘約史氏做他的教師。可是他已經是一個黨員，他感化了他的學生。彼得洛新便一變而為他的股肱人物。他是被信託着幹冒險使命，幹專門工作。他俄羅斯話說得很幼稚，有一次出發去幹黨的專差，誤讀庫默（Kornu）——俄羅斯字義指「給誰」——為卡摩（Kamo）。

「噫，你卡摩，卡摩」史氏笑了起來。

卡摩的名字便附着於彼得洛新了。卡摩變成爲一個稗史的革命英雄，一個布爾希維主義的羅賓漢（Robin Hood）。次後數年中，他在史氏指揮之下幹着一切的秘密工作，自偷運武器與違法文書至獲取假造護照爲止。他博得了一個神奇偽造家的聲名。他時常改換他的僑裝。一時裝扮得如一個官員，一時又變形爲一個街頭無賴。卡摩在提佛利司是一個最不可捉摸的人物，他自徜徉

得意於城鎮中心，他的形貌改變得使人無從認識。

將近一九〇六年末，提佛利司產生了布爾希維主義者游擊隊組織。牠的目標是經濟與武器之獲得。牠的腦神經便是史氏的腦神經，牠的手掌便是卡摩的手掌。

職士團的人數是很少的，但是全經過挑選的。

李彼新斯基共產主義者歷史學家，在卡摩寡婦傳他的序言中，這是一本論述「提佛利司事件」唯一的現存公家文錄，他寫着說：「卡摩能够自隊列之中集合那最優良的冒險人物，傾向暴徒主義的份子，他領導着那為革命精神所鼓舞而鍛合其成爲優良訓練部隊的人們進向光明。」游擊隊團部選擇庫塔茲爲牠的試驗場地。第一次的重大劫掠案便在那裏實行了。劫掠所得淨值一萬五千盧布，在當時布爾希維主義者庫藏境况中，並不是一個有大價值的數目。警察搜求卡摩但是一切去逮捕他的努力是全無效果。

現在，卡摩是在準備着他的事業中之偉大成功了。

在芬蘭一個小別莊中，布爾希維主義者武力的總司令，是依然在注視着被撲滅了的革命的死灰餘燼。在幾個月之內他便要到國外去，將到那裏僑居十年，等待第二次革命的來臨。黨的財政

地位是非常的可憐。莫斯科暴動中已使布爾希維克失去了一切他的有錢的朋友大勢已是絕望。已經是沒有方法去獲得那脂肪，爲布爾希維主義者機關的乳塞戰車添塗一些油質。

史氏特遣卡摩到芬蘭去。無論什麼事凡是史氏不能以通訊方法成功的，卡摩終能夠以他磁石的個性獲得成功。他有沒有以庫塔茲劫案之功而得到黨的酬謝。但卡摩自己是一個觀念主義者，個人酬報是和他的意志相去極遠的。他的種種習性都是制慾主義的。他的熱情是奔放感人的。他那時是爲了要搜覓一個軍器與炸藥的轉運口岸而動身的。列寧遣卡摩至國外，到現任外交委員李維諾夫那裏去。李維諾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詳細的描述過這件奇異的使命。他能夠購辦到了軍器，而且獲得了一隻船，這一只船從布加利亞的口岸駛出，裝着假的委託販賣紙類。卡摩守在甲板，留心那寶貴的貨物。船在羅馬尼亞的海灣外破毀沉沒。卡摩得以逃生設法到了柏林。他的朋友劉透（Luther），在卡摩的面前講起了和一個高加索孟希維克的辯論事件。卡摩暴跳而言：「爲什麼同他辯論，讓我來裂斷他的喉管。」

卡摩回到了高加索

一九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早晨十點鐘，提佛利司城爲一片爆炸之聲所動搖。當煙霧消散

的時候，一種心驚胆寒的景象便顯露出來了。環繞中央普希金公園（Central Pushkin Park）幾十具體骸浴溺於血淵之中。有許多人輾轉於痛苦。爆炸行動的結果，總計有五十個人死傷。

發生了些什麼事呢？幾分鐘以前，二輛車子，有二個警察護送，五十個騎在馬背上的武裝哥薩克圍繞着，正從郵政局上路到國家銀行去。一輛車中是坐着銀行會計員，另外一輛車中是簿記員。他們在運送二十五萬盧布。

大道上人民擁擠。無人注意到邊道上的一家酒店內坐着一大羣人。這一羣中人的七個伙伴，是配置在不相同的地位。他們之中有二個婦女。他們暗藏着半打的猛烈炸彈。一個威武地穿戴着的官吏騎着馬在鄰近來去。警告停觀者離去。那便是卡磨。

當那護衛隊列帶着錢財轉過最近路角的時候，一個携有時針錶的婦女，執着一張展開的報紙出現。這是信號。瞬息之間，二個炸彈已投入車內。另外一個的瞬息間，二個以上的炸彈又投了下來。是以發生了二次或二次以上的炸裂。一英哩週圍內的民家窗格全震毀了。二個警察和一個哥薩克兵橫陳街道。馬匹突破騎兵衛隊，發瘋的絕塵而馳。牠們帶走了那垂涎的寶藏。

在這危急的一瞬間，卡磨的助手之一，不會在昏亂中失去了他的神智，便衝向馬車，投入了他

的炸彈。他自己爲爆炸震倒在地上。可是另有一個同志，正伺守在職位上，他攔走了那藏着錢財的口袋。

隨之而發生的騷擾與恐慌，使得當局不能在他們的偵查中斷證一切的事實。爆炸後一會兒的功夫，卡摩羅馬闖過了那死場，他神情憤激，慷慨宣誓，表示出他是正在追捕這爆炸活動中的行凶罪犯。在路上他架起了他的受傷同志。一切這流血事件中的凶手便都無蹤可尋了。提佛利司城內毫無被劫錢財的痕跡。當官吏和軍隊趕到出事地點的時候，事情已經收場了。後此，全城便被包圍起來，着手大索，但是一無效果。錢是藏在一處任何疑猜都不會推測到的地方。已經給他們裝飾在一只牀榻之內，這牀榻是屬於提佛利司氣象台主任的。那劫得的錢財全是大數的票單，大半係五百盧布的鈔票，於是李維諾夫便接受到了國際事件上的他第一次的有價值訓練，當時他是被信託着去辦理把盧布轉兌外金的任務。他在活動進行中被捕於巴黎。

轉兌所有掠奪物的失敗，次後被捕的恐懼，以及一種公開誹謗可以使布爾希維克隊伍潰裂的恐懼，逼迫得列甯只好決意去銷毀那餘剩的「紙片」。

提佛利司事件在革命地位和黨的環境間的反響，幾乎推倒了史氏的整個事業。社會民主黨

的領袖實行報仇。在佔優勢的普遍意向之狀態中，里尼無法爲史氏的自衛而應戰。史氏以及他的幾個伙伴被逼出黨。確然的里尼是不願有效力的和真正的構成史氏的放逐的。何況他已是一個享有豐偉的和不可侵犯的神聖功績的黨員。真有一些奇怪，不可傷害的史氏當提佛利司事件發表時，他是變得更不可傷害了。他的性癖上的靜默在這一關係中是更深沉了。其時托洛斯基自他的土耳其流徙地位中，便在這一標的上迎頭痛擊着他的敵人。

十年以後，革命成功的巨浪沖洗盡了史氏的過去事件，十五年以後，穿上威嚴的當權者禮服，史太林那無罪的革命主義者，仍得迎入於光榮的布爾希維主義者大廳之中。至於說到卡摩他的被尊崇於蘇維埃聯邦內的紀念，是一個「革命的英雄。」在許多更出奇的冒險嘗試以後，卡摩生兒革命，而且領導過巴庫赤卡。他的死是由於一個不測的禍變。他被一輛自動機車輾過身上。車夫也被處了死刑。在今日的提佛利司一條街，一座旅舍，一隻汽船，以及……許多育嬰堂，全刻上了史氏於偶爾諒笑中所賜給他忠實武裝同志的那一個題名。

第三章 垂死階級的最後掙扎

一 牢獄生活的素描

提佛利司炸彈案強迫史氏辭職。加以布爾希維主義在喬治亞地方日見消沉。人民議會被孟希維主義者把持着，布爾希維主義者組織的活動中心便移至巴庫。史氏也到那邊去了。對孟希維克的鬥爭重又猛烈熾發起來。「聯合」陣線已經確實地瓦解。兩大政黨間的鬥爭結果，造成了一個的存在。史氏自巴庫組織之內，指揮着一個伺隙躍進的運動，決意要在二月以後，藉力於在地方委員會中獲得多數席位，布爾希維克要奪到那統治權。孟希維克斥責史氏是叛黨份子，破裂了勞動隊。史氏所採取的猛烈手段，是「自城市工人羣的區域中，將孟希維克驅逐出去。」

史氏利用謀略的結果，一個油業工人的獨立布爾希維主義者聯合會成立起來了。「會中領導的角色是特喬派列茲扮演的。」聯合會中的一個組織者寫着說，他的名字叫做史托彼斯。「同志庫倍」「史氏」擔任了較小的一部份，他竭盡他的力量專心於黨的工作，在黨的工作中他是指揮人物。」巴庫布爾希維克羣中，在勞工組合與黨組織之間的關係問題上，展開了意見的衝突。史

氏所擁護的策略，是主張將前者隸服於後者，於是使他在爭論之中，得到了一個左翼（Left）極端主義者的地位。

同時，史氏是布爾希維主義者出版物「巴庫工人」的主編者。一九〇七年末，他造成了一個顯著的成功，使油業工人與油業生產者之間簽定了一個集團協約，按照協約的規定，得舉行一個會議，討論油產利潤，布爾希維主義者組織應否去參加那個會議，或是與之同盟絕交呢？這是一個實行政治學家的一件測驗工作。史氏提出建議在某種條件下，工人應參預會議。這些條件便是要求物主承認勞動組合，担保代表之選舉自由，以及出版自由。史氏獲得了勝利。接着又產生了一個勞動「議會」在巴庫地方開會，其時適逢俄羅斯內反動猖獗的時代。經過了二星期的行使職務以後，巴庫「議會」便被解散了，而且有許多會員遭到逮捕。雖然史氏已經將他自己掩藏於幕後，但那窮搜大索終於也將他捕到。他被打落進了倍也洛夫牢獄。但是他至少是已經得到了一種自覺的安慰，因為他已經將布爾希維主義在那偉大的油業中心地內施之實行了。「巴庫自那時代以後，就變成了一座布爾希維主義的衛城。」公家記事書中寫着說：

復活節，在巴庫的倍也洛夫獄中現出了光明。政治上的同獄犯都暴動起來了，大羣的人衆從

這一個獄室衝到了那一個獄室，逼迫他們的同志都來加入暴動。一個武裝的部隊鎗擊着史太林的獄室門戶。但是史太林不願參加。他鎖閉了室門，他被暴動者以鎗尖恫嚇，但是他反對加入。

早晨，秩序便恢復了。殘忍的雪爾雅克史克聯隊第一團，已經徵調出來鎮壓暴動者。軍士列成了兩排，奉命要應用着他們的鎗柄。所有的政治監犯，被迫的排成單行，去受那懲罰團的夾鞭刑。史太林剛毅的挺直了他的頭，手臂下挾了一本書，慷慨激昂地在撲擊的雨點下走了過去。

史氏的這一幅英雄氣概的圖畫，給他的一個政治上的敵人描募了出來，那人名叫雪姆維維拉斯脫鵲克是史氏在巴庫時的一個同伴囚犯。他說道：「一天，一個新的面龐在布爾希維主義者陣營內顯現出來。我探問這一位同志是誰，在極秘密中人們告訴了我：『這是庫倍。』」「史氏。」

倍也洛夫獄是中央監牢，全高加索的政治犯都從這裏分配流徙到西比利亞全境或其他北方地帶。獄中本來只能有四百個囚犯的容納地位，現在却已擁擠着五百個男女了。獄內管理政治犯的制度比較上是寬弛一些。

他又寫着說：「這是一座訓練專家革命主義者的訓練學校，一種宣傳主義者機關，一所戰爭的學院。庫倍在形形式式的周遭中，代表着一個馬克斯主義者學生。他穿了一件藍綫襯衣，敞開了

的衣領沒有垂帶，他的頭是禿的。一頂頭巾——一種飄散的頭巾，有着二根尖細的頸帶——是繞在他的肩頭上。他永遠帶着一本書。他行路時的步伐緩慢輕寂，體格高過於中等的身材。他是頗瘦長的，面有痘痕，尖的鼻子，一對小眼睛在狹的額部下閃閃射人，微有額紋。他不大說話也不交求同伴。

「那些時代中的史氏便是大而反抗的，他不屈服於任何禁例。在巴庫的政治罪犯都要自己儘可能地努力不許和刑事苦囚接近的。那年輕的政治罪犯便要受到刑罰，假使他們侵害了這一種不以文字紀錄的法律。庫倍公開地輕視那律規，時常的可以看見他在暴徒、拐子和竊賊的羣中廝混。他選擇了蘇克凡地列茲兄弟倆做他的囚友，一個是膺造能手，另一個是著名布爾希維克。凡有活動力的人們，能夠幹事情的人們，總是吸引着他的。」

史氏從不和個人發生無論什麼的爭辯。他永遠對着他的「有組織辯論」敵人挑戰。這些辯論大半是在一個規定的綱領上進行的。他們都以此類問題爲出發點的，如均分地地的問題，革命戰略的問題，或是哲學上的論題。討論均分地地問題的辯論是特別地來得熱烈，而且有時候至以拳擊散場。我還記得有這樣的一個辯論，在這辯論中庫倍也參加的。他的同志啞特喬尼基茲，護

衛他的理論，用撲擊打傷了他敵人的面部。他也爲社會主義者革命黨黨員重重的打了一頓。

『在那些辯論上，庫倍的容色和姿態也並非只是安安靜靜的。他缺少理解，而且表白他的思想的時候未免有些乾燥無味。可是他的無意識的精銳，倒也能使每一個人爲之驚愕。他已經透澈地用心學習過了馬克斯的「資本論」。全部馬克斯主義是他的原素，他於此道是無敵手的。任何權力都不能把他從一個他曾經採取過的地位中驅逐出來。他能夠在每一現象內從馬克斯那裏引證出一個相當的公式。在年輕的和未受訓導的黨員中，他創成一個強烈的印象。

『庫倍在高加索大受歡迎，他得到了里尼第二的聲名。他被人視爲領袖的馬克斯主義者專家。造因於他的對孟希維主義之特別地痛恨。在他的意見中，以爲無論那一個人他承認馬克斯主義，但是並不以馬克斯主義者見解來加以闡明，那末他便是一個無賴漢。

『他時常踴躍地擁護獄中的首魁們，以是使得他在監獄羣衆間成爲一個好的夥伴。

『在一個時候，整個的監獄是紊亂，驚擾，緊張着，預料有囚犯處刑的當兒，庫倍只是平靜地管自微睡着，或則研習他的世界語，他視世界語爲社會主義者國際的未來文字。』

史氏此次被捕，爲的他他是巴庫罷工委員會的委員之一，而且担任了煽動革命的責任。他在獄

中消磨去了八個月的光陰。但是當局缺少證據去論斷那公訴和裁判。於是他被判處了政治流氓罪，期限三年，發配到蘇爾維克高斯基，在歐羅巴俄羅斯的北部。

在他入獄的幾個月以前，史氏娶了一個喬治亞的少女，她是一個黨員，也是一個活動的布爾希維克，不過關於她的事路是毫無所知。這是他的第一次結婚。在一九〇八年，當時他已在巴庫獄中，他的妻子生了一個兒子。題名叫雅庫勃更普遍地爲人知道的名字是雅蕭那。孩子的童年時代大部份是離開了他的父親內消磨了的，他父親只在從監禁至流氓自流氓至監禁中奔命不及。

二 斯篤蘭賓的反動統治

一九〇九年七月，史氏從他的流氓中脫逃，取道至聖彼得堡，只是在離聖彼得堡幾百里路程外的地方便耽擱了下來。他藏居在薩芙琴庫的室中，他是一個騎兵衛隊聯隊的軍需主任。一月以後史氏回到了巴庫重新開始他的地下層工作。但是他的自由並不久長。

正是史篤蘭賓首相強有力手腕統治的時代，一個最黑暗反動的時代，也是一個革命隊伍最大崩壞的時代。許多有名的領袖們已經脫離了幻夢，委棄了他們的地下層活動，開始了私人的生涯。「和平」與安樂的渴望，制服了大部份的革命主義者。布爾希維主義者黨遇到了接連而來的

危機。於是就有一班人們起來要求「清算」舊的暴動策略。他們贊成今後限制於合法狀態內從事活動。史氏在進攻陣線上，以前是而現在也是一個主要的統治意志力人物，當那浪潮是洶湧起來的時候，並且他在自衛地位上又是一個急進而沉默的人物，當那浪潮是退卻了的時候。

一九一〇年正月，三年以前在倫敦被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於巴黎。有二個委員遣回至俄羅斯去召集那散裂的勢力。在二大政黨的代表們之間，建立中央委員會的內務部內務部包含五個人。卑尼叫莫斯科布爾希維克諾琴去見史太林。諾琴特地專程到巴庫去，他的朋友喬門諾夫寫道：「我們二人都已經直接地知道，史氏是最優秀和最活動的巴庫工作者之一員。諾琴到巴庫去是和他成立一個「妥協」的，但是因為有許多原由，史太林不欲僭負一個中央委員會委員的責任。」

史氏又自一九一〇年三月之流徙中，再度以一亡命之徒被捕。這時候他的刑期便從三年增至五年。但是不復如往例般的轉解到一處更惡劣和更孤寂的地段去了，他被押回至蘇爾維契高斯基。他在那進展着重要意義的活動，而且和喬達尼亞發生了一個自由辯論，喬氏是喬治亞孟希維克黨聲望重大的領袖。他們爭論着那個在將來社會革命中×階級掌握主權的問題。但是史

太林并不以理論上的工作限定了他自己；他在蘇爾維契高斯基居民羣中幫助組織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團體。他已準備一切去登台演講，倘使那警察的偵視是並不嚴厲的話。他在那地域內其他的流氓人犯中吸收黨員，如果他看到那人是一個天生的叛徒，並以地下層工作的技術訓練他們。十三年以後，史氏在克里姆林宮演講，正列寧死後不久之時，他曾這樣的對勝利的××階級說：

『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一年，當時黨被反革命所破裂，在一個崩潰的行程中前進，是一個黨中信仰缺乏的時代，是一個不僅智識份子一方面，但也是一部份工人方面的整個背叛的時代，是一個否認地下層工作策略的時代，是一個「清算」和衰敗的時代。不僅是孟希維克，也是布爾希維克代表著政黨與潮流之一整個系統的，大半脫離了工人運動。這是人所共知的，那時完全「清算」暴動工作的觀念一變而為流行的事情，而且是被代辯着說：工人應該組織成一個合法的自由的團體，統制在史篤蘭賓政制之下。

——其時畢尼是獨一的人物，他並不為一般的趨向所搖動，而且他高高的舉起了黨的旗幟，以非常的耐力和無比的堅毅性集合那崩離而破裂的勢力，來鬥爭反抗每一個人，在工人運動中反

抗一切反黨潮流，保護那老的黨組織，用着異於尋常的勇敢，用着前所未有的持久力量。這是事實，里尼終於在這鬪爭中得到了勝利。

『這是最真實主義的政策，列寧藉此政策，撼動了敵人的堅固地位。』

三 一個內奸

史氏證明他自己實是柴皇的流徙和偵探制度中的最成功的逃亡者之一，解釋是藏在他的叛亂活動的不可思議之手段中。他往往能「掩沒他的行藏」，使得當局者感到他只是「一個無足輕重的，低微的黨員」。這一種情形不久便改變了。因為他已升上了更高的地位，他就更易為人識破。在布爾希維主義的最高秘密議會中，那裏又立刻發現出了一個禁衛軍的代理部，於是柴皇的政府得以知道了，為里尼的團體所籌劃和製造的。

史氏現在已是三十一歲了。他已經和高加索革命黨聯合行動了十四年。他現在已預備放棄他的本鄉戰場，到民族舞臺上去繼續他的神奇事業，但是依然深隱於地下層。在中央委員會招勸的時際，史太林又實行他定時的逃亡，正是一九一一年春季，而以聖彼得堡為他的大本營。從此時期以後，他專心他自己於整個的俄羅斯工作，漸漸的減去了他的地方的興趣和目光。

這一年是割出孟希維克與布爾希維克之間最後決裂的時代。那個不能和解的黑尼確實地決定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布爾希維主義者黨。史氏完全承認這一個政策。一個秘密的民族會議便着手準備起來，預計在國外舉行，地點擇於布拉加。史氏用了依凡諾夫的假名，在京城裏面的一個小旅館中，選定了他的住處。時常的，他在各式各樣的服裝之中，去探訪國內的最大工人中心地帶。而且實地幹着恢復那破碎的黨的結合之艱難工作。他立即便自己表顯出，他確是一個第一流的組織家。同時，他寄投論文到里尼的雜誌上去，社會民主主義者雜誌，在這雜誌中他傳播工人鬥爭法式的他的印象。有一篇這樣的稿件登錄在九月期出版的雜誌上的，里尼附了一段如下的語註：

『庫倍的通訊應受極大的注意，在那些人們的方面。對於吾們的黨是非常寶貴的……這將是很困難的，去想像一種我們的「和解者」與「妥協者」的觀察和期望之更好的反駁。』

不久以後史氏在他的聖彼得堡旅舍房間中被捕。監禁了幾月之後，他重復回到伏洛格達省內他的往昔流徙地去。這一時期他並未拘留得長久。利用了一個機會，很早走的便逃掉了，又回到他的工作上去。

在一九一二年正月舉行於布拉格的會議之中，一個布爾希維主義者中央委員會是組織起

來了，史氏被選進了中央委員會。以後每次複選，他終得選的，一直繼任了十九年。協會決定要對第四次人民議會的選舉運動實行活動，而且企圖在聖彼得堡創辦一張合法的日報。

史氏在京城中捱度危險的生活。他是里尼的全權代表，這是確實的，但誰人能或知之呢？他永遠使自己居於隱蔽的地位，而且能在秘密的掩藏地位中偵察出專爲他而設下的陷阱。可是他終於不能知道，他的中央委員會的同志，梅列諾夫斯基已被禁衛軍收買去了。

然而，他仍在滿懷希望之中，一九二二年正月十日他寫信給在巴黎的里尼：「一切的事情都還進展得順利，我希望他們能進展得非常順利起來。我們一羣的心境是重又安定了。」他又報告過他能安置許多重要的黨的工作者。他引證了一個秘密會議中的決議案，牠能幫助中央委員會努力的去聯合一切份子，而在牠的無憐憫的鬥爭中反抗黨的破壞者。對於里尼那是很重大的消息。他更加緊的需要一張日報。

在這一時候，史氏和阿列留埃夫又碰頭接近起來了，阿列留埃夫是礦工當史氏的初期生涯時代，他在高加索度過幾年歲月。現在阿列留埃夫已在一所電氣站中做一個監工，他的妻子是一個喬治亞的本土人，史氏便是這家庭的一個親密朋友，他倆的家庭中有二個女兒，尼亞拉和娜達。

雅。一個是十二歲，一個是十歲。史氏夜間時常到那兒去借宿。阿列留埃夫曾講過史氏在這一時代的流浪生活。有時候，常他疑心他的居所已有人伺守，他便在街頭上消磨盡了黑夜。

四 「呂娜日」的流血屠殺

俄羅斯是在死一般沉靜的扼揜之中，牠絲毫不顧到那艱苦的布爾希維主義者掘壕兵，已重新在幹那掘壕墜道使牠崩壞的工作。自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敗以來，六年已經過去了。在這許多年間，農民們已被史篤蘭賓均分田地改造制所降服，而且是大部份給撫定了。××階級已被破壞，中層階級已經衰敗了，只是傾附於憲法的理論雖，則那是皇親國戚的選舉法律，知識階級已經轉向到猥褻文學和玄秘主義上面去。許多革命團體毀成了齋粉，柴皇帝國的武裝掌握漸漸地越扼越緊了。陰慘的風自波羅的海吹到了太平洋。

於是，突然間一個社會的地震，撼動了那個桎梏的帝國。在遙遠的西比利亞爆發出來的一聲轟炸，反響是直透過了那廣大的陸地，而且再反響遍了全世界。西比利亞的北部，離開一個鐵路車站千里以外，在那孤立的呂娜採金地域之內，而在這一採金地域內英國資本的投資極大，奴隸似的工人羣進行同盟罷工，他們的代表全被逮捕，整個的苦工團體集合起來，要求他們的釋放。柴皇

主義者兵士們，不加警告，即向罷工者開火射擊。好幾百個人頓被擊倒。

這是發生於一九一二年的四月四日。消息傳達到文明國的一星期以前。那屠殺的震動是極恐怖的。數天之內，自發的同盟罷工潮流，幾乎掃蕩遍了俄羅斯所有的大工業城市。在反抗流血洗屠中，二十一萬五千的工人羣出發遊行。

二星期以後，正是五月一日，有一百三十萬人參加示威運動，反抗政府。自一九〇七年以來，這是第一次在國內發生的五一政治同盟罷工。

在一九一〇年，全俄羅斯內，有四千人參預過政治同盟罷工；到一九一一年，便增至八千人了。

一九一二年，「呂娜紀念日」（Lena days）以後，國內便有八十五萬人參加此種同樣性質的同盟罷工。

××者已再度進軍。專制政治陷於動亂之中。那火燄在一堆盜賣憲法和潛在不滿的灰燼之外，爆發出了巨大的威力。

畢尼對此並非是沒有準備的，確然的，他第一個跳進了那個活動。史氏在聖彼得堡擔任指揮。

他指導着布爾希維主義者週報齊夫治達（Gvezda）。

「呂娜紀念日是史篤蘭賓「鎮撫」統治的結果。」史氏自己的那時代紀錄中敘述着說：「大衆思想的僵化，普遍的疲勞和冷酷，需求與絕望滲入於工人羣間，一種瑣屑的和恐怖的意識支配在農民羣中，當時政治的，地主的，和資本主義者的行動態度，是歡欣奏凱的——這一切全是史篤蘭賓「鎮撫」時代的特徵。

「淺薄的觀察家或許是以爲那革命時代已經永遠消失。便因爲俄羅斯的憲法進展時代已經循着普魯士的法則而到臨了，而且某些老布爾希維克們，心中已爲這宣傳效能所迷亂，都在那時候脫離了隊伍。鞭撲與黑暗的勝利是完全成功了。

「呂娜紀念日如一陣颶風在這一塊有惡臭的沼澤之上爆發起來，而對一切的人們洩露出了一種新的景象。牠暴露出了史篤蘭賓的統治並不怎樣堅強。人民議會已在羣衆間引起了輕視。工人羣已經蓄積起了充分的活力，他們自己投進了新革命的戰爭之中。」

這一切都是迫近的偉大運動的壯烈表現，新革命潮流的興起已只在瞬息之間，在這新革命潮流的波濤中產生了廣大羣衆的報紙，真理報。

五 真理報 誕生

「這是一九一二年的四月中旬，某一個晚上，在普利塔雅夫的家裏，二個人民議會的代表普利塔雅夫和普克洛夫斯基，二個著作家阿爾明斯基和勃脫琳，以及我，是中央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大家會合着了。因為我的違法的地位，我以一個「抵質人」和普利塔雅夫一同生活着。他的品格和邸宅都是「不可侵犯的。」吾們同意於真理報的綱領，而計劃好了第一次的發刊。

「這并不是一張普通的報紙，而是一個黨的地下室深處之鞏固集合的組織中心……里尼於一九〇二年，在他的「怎樣幹」(What to do?)一文中寫着說：「一張報紙不應只是一個集團的煽動者，該是一個集團的組織家」，而真理報恰正是變成爲如此樣式的一張報紙。」

真理報的鑄造，在占優勢的狀態中，是一偉大的成功。牠已被註定了的要去扮演着一個重要角色，爲布爾希維主義的最後勝利開路。按照着法律發行，在出版物檢查官的凶眼之下，牠不能直接指導反政府的宣傳。牠的公開政策，首要地是要有一張能爲羣衆需要服務的大衆勞動報。牠的受人歡迎是只在瞬息之間，藏在真理報的假託編輯者們之後的。便是史氏的手腕。

現在，政府是已經得到了史氏活動的詳細報告了，這是要感謝那梅列諾夫斯基的報紙發行

以後幾日，史氏便爲警吏捕去。這一時期，在慣例的監禁時代以後，當局就將他流徙到遙遠的納列姆地域去，在西比利亞那地方的庫爾彼希伏村中，他的在巴庫時的舊日獄友維勒斯脫鵠克，又重復遇見了他。他寫道：「他在這裏消磨了幾天，在出發到納列姆鎮去的以前，他的來恢復了布爾希維主義者的活動，而且是被連續的脫逃使他顯著了聲名。史凡特羅夫先來起一個頭，但是在路上被捉住了。其次是拉希維脫契的脫逃，而最後是史氏自己。」

夏末，史氏回到了他的京城中的工作裏，而但此次是他的最後的脫逃了。

那不能壓制的亡命者，回到他的冒險的地位中來了。這正是那損壞的第四屆人民議會選舉運動的最熱烈時候。有一次，他曾大胆地在真理報編輯室中出現，編輯室中永遠是有許多人擁擠着的報紙上的一位編輯著作家，會描寫過史太林的總編輯的扮演角色。正當有一天，編者們都在等待着里尼的幾篇論文，里尼在各種不同的筆名之下是真理報的一個常期撰述，他這樣的敘述着說：

「史氏沉靜地使用着他的管理者的指揮杖，在他的上唇鬚下面露出了一種譏諷的微笑，他發出的訓令，那是很簡短的，但也是很清晰的。」

史氏居留在北京城中大約有四個月光景，自九月直至一九一二年末。在他的居留期間，真理報是屢次的被禁止出版。要出版是只能在明天早晨換了一個新的報名和新的主編者才能重新發行。『這是同孟希維克的預選的鬥爭時代，』尼古拉茲、克勒斯汀斯基寫着說，他以前是聖彼得堡的一個辯護士，也曾經做過德意志的蘇維埃大使。『傾向妥協的趨勢在工人羣中是非常的強烈，而且要在選舉上去阻止和孟希維克携合，實是需要着偉大之紀律和堅毅的。這一件工作終爲史氏所完成了。他在布爾希維主義基礎上於第四屆人民議會之中指導着布爾希維主義者的代表團。這是史氏他以布爾希維主義者個性將那代表團賦定了特性，而且他獲得了真理報的扶助，爲他在京城工人羣中創立了一個援助團體。

新人民議會中有十三個社會民主黨員。那些人中有六個是布爾希維克，幾乎全是工人。那些代表們的演說詞，都是里尼史氏和其他布爾希維主義者智識份子們所預先寫好了的。里尼其時尚在國外。六人之中的一個便是梅列諾夫斯基，禁衛軍的代理人，他能在莫斯科內被選是獲得了警務部的默許與幫助的。三年之後，梅列諾夫斯基被人民議會的保守主席暴露出來，他已經震動地得知了禁衛軍在議院中有一個代表。梅列諾夫斯基在蘇維埃革命後，被捕而受了死刑。

社會民主黨首先在人民議會中形成了一個小組。在里尼的^一方面是需要着一種嚴厲的訓導運動，要使布爾希維克與孟希維克合作的觀念中脫離出來。在這一點上，史氏以極有價值的服務報還給了列寧。中央委員會指派牠爲布爾希維主義者代表們的顧問。慣例是如此的，每遇人民議會開幕的時候，每一個黨派登場都帶着一篇黨的主義與綱領的宣言。這是宣傳上的一個極大的機會。但是布爾希維主義者代表們依然是浸潤於和解的邪說之中，史太林的隱秘手腕和堅強意志便粉碎了一切的妥協幻想。他曾有一篇報告，寄到聖彼得堡黨委員會中去，報告中講到了他的「議會的」活動，史氏宣稱：「有九天九夜他不會離開過布爾希維主義者代表們的週圍，將代表們演講中的妥協精神驅除淨盡，直待他最後地獲得了成功。」

在倍台雅夫的迴憶錄中，他是六個布爾希維主義者代表人物中的一員，而且或許也就是他曾爲真理報的經營和保障採取了最活動的步位。史氏在一切的政策事件中是代表着黨的主要管理者。史氏負責創設布爾希維主義者預選會。史氏在社會民主黨小組的綱領中制定了基本的布爾希維主義者政綱條目。而且這又是史氏，他在已爲激烈情感所騷動的許多通夜會議中，沒有失去他的神智，也沒有退讓一寸。

「我時在編輯室和其他的地方遇到史氏，倍台雅夫寫道：「有時候我們的見面和會議是在我的部室中舉行的，史氏在各種可能方法中避過了偵探們以後，便到那兒來躲藏着……他對在於社會民主黨小組內布爾希維克和孟希維克之間的再度和解的可能性，是懷疑的，未來證明了史氏是全然對的……」

「史氏提出了一個國外中央委員會與人民議會中工人羣代表們必須召集一次會議的問題，以便替布爾希維主義者代表們去準備一個活動的計劃，並且去決定一個聯繫着我們將來種種活動之整個系統的問題。我完全贊成史太林的建議，相信這是爲我們所需要的，工人階級的代表們，應自極短速時期內和中央委員會形成密切聯絡，而爲中央委員會的命令直接指導。」

但那會議未曾立刻舉行，直等到人民議會的聖誕節休會。

六 初次的長期出國和末次的被捕

現在，史氏是預備到國外去長期僑居一次了。他於一九〇六年已到過史篤克霍爾姆而於一九〇七年到過倫敦，但都只是短促的遊歷。他現在是正安排着那個規定在克拉庫舉行的預備會議，里尼已經遷移到克拉庫，和俄羅斯邊疆更接近了一些。史氏是特別地爲里尼和他的妻子克勒

普斯卡雅所邀請着，便和他們一同訪遊並且消磨了幾許時日，在奧地利亞。這是第一次的機會史太林和里尼走進了親密的交接，而里尼在這一種情態中便也顯示出了他對於史氏之偉業的認識。

在一封用隱跡墨水寫的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六日信中，里尼對史氏提到了他的假護照的問題，那是他到國外去旅行所必需應用的。同時，里尼催促史氏必需組織一個示威運動去紀念那流血星期日的一週年，而且要爲革命左翼製好口號，藉使屆時應用。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一封信札，出之於列寧的書記克勒普斯卡雅之手筆的，宣露了布爾希維主義者首領的財政上的情況，而且也宣露了他在聖彼得堡事件上的指導地位。

「我們堅決要求，里尼夫人寫道：『便是那來的人們——你必不能在他們之間失敗——應該要帶給他們以真理報預算表的最精確最詳細統計，收入與消費的二者都要。當一個人只能看見簡括表格的時候，他對於任何事物是不能清理出一個頭尾來的。必須要以最精微的方法去分析那報紙，組織，行政，投稿者們的費用，以及自廣告，實銷，捐助金等等中來的收入，然後再編造決算……」

「現在，要講到應付給我們的報酬了。二天以前，我們接到通知：『明天錢可以送給你了。』跟着你的短札又來了，便說錢不能送來。這問題是很緊迫的，因為沒有了這一筆款子，我們將全然不能生活下去，即使是極短的時候也不能維持了。如果這筆款子不能收到，我們將離開克拉庫，因為株守在這裏我們已沒法可以去獲得生活費了……如果真理報不能付款，我們將清算本地的事件了。一些不加煊染的來講，我們已經好幾十次的發表文章，極力鼓吹一年助金或半年助金的運動。要去集合二千新捐助者而湊集幾千盧布的基金事件並不至於是烏托邦理想。這一筆基金將能使得我們去把報紙擴充起來，而一時免於破產。在回信中，我們沒有聽見一些甚麼。爲什麼呢？誰是主理一切事務的呢？人們誰不能夠明瞭此種緊要事情呢？」那封信中還計劃出了一種助金運動和推行大綱的方法。

史太林在克拉庫和維也納消磨了二個月以上的光陰。在與列寧喝啤酒和玩棋子之間，史太林抽出時間來，努力寫一篇殫精竭思的論文「馬克斯主義與民族問題」。布爾希維主義者代表與中央委員會的克拉庫會議已在新年中結束，許多的代表們已經離去。史氏同里尼留居了幾個星期。里尼在正月初寫信給高爾基說：

『我同意於如你所謂現在正是嚴重地討論民族問題的時候。我們在此地有一個奇怪的喬治亞人同居，他已經收集了奧國的以及其他的許多材料，而且已下了決心預備寫一篇專論此事的偉大論文。』

史氏在維也納完成了他的工作。這一篇論文是分三期刊佈在了一本每月出版的雜誌上，後來又重印爲單行本，再版了許多次數。他離開聖彼得堡的期間，當地的布爾希維主義者領袖們認爲這是妥當的機會，便在里尼而前投訴，反對他的政策。一九一三年正月八日里尼夫人寫信給普特伏埃斯基（Podvoisky）說：

『我們是極端地悔恨知道你正以爲史太林在真理報的職權上過分僭越。實在的，境况的難關是在於真理報的妥善編制之中。』她接着又說到或許不久便有物質上的和政治上的破產，她又反覆說明里尼的觀點，他以為只有一個中央機關才能夠把那運動組織起來。

史氏便回到了俄羅斯而從此便永未離開過俄羅斯的邊境。梅列諾夫斯基，禁衛軍的代理人，已經注意到克拉庫會議。在前幾個月中，警務處已想要去逮捕布爾希維主義者領袖們而未會下手，因爲恐怕在人民議會中暴露了他們的代理人。現在，他們要求梅列諾夫斯基協助他們去捕捉

史氏和史凡特羅夫當史氏到達京城的時候，他便覺察到自己每一轉側都已被人追隨和監視着了。

里尼夫人在三月八日寫信問普特伏埃斯基說道：「爲什麼史氏那裏一些兒沒有信息呢？否他在那面已發生了事故。我們都非常擔憂。」兩天以後，她又迫切地寫那同樣的通訊，需要能和史氏有最充分聯絡。而且還附加着說：

「無論誰人必須好好地照顧史氏。這是很清楚的，他並不十分強健。他太時常的陷於疾病了。」

史氏在人民議代表會倍台雅夫的「不可侵犯」家中，找到了隱身之地。他便在那裏躲居起來，不敢在大街上顯露他自己。外邊，秘密的代理人是偵伺着他，不耐煩地等待他出現。就在這時候，梅列諾夫向秘密偵探部報告了一個大有幫助的消息。當時有一個討論真理、報利潤的協商會已經規定在一所工人會廳舉行。此種事件慣常的是有多數羣衆來參加的。那班毫末加以猜防的布爾希維主義者領袖們，尙堅決以爲這實是給他們一個機會，能在聽衆蜂擁的喧譁與擾攘之中去接觸和討論種種事情。史氏決計出席協商會議。許多警務員已散雜在羣衆之間。史氏看出了危險。他便設法退場，可是追捕者們已跟踪尾隨。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拋起了一件婦女的外

套將他兜頭套沒，便把他這樣擄劫而去。他便在那種行動中遭了逮捕。

是在一九一三年四月初旬被捕的，史氏已不復能得到他的自由，直待四年後帝制傾覆的時期。

在聖彼得堡牢獄中度過了幾月以後，史氏便流徙到坦勒克謹斯克地域內，在北極圈上的葉尼塞斯克省內。史氏的被捕是一網打盡的信號。史凡特羅夫、史本大雅（Spandaryan）以及其後的加米尼夫和其他許多人民會議中的布爾希維主義者代表們全受圍禁。一時間，坦勒克謹斯克竟變成爲監禁政治流徙犯殖民地的中心地帶，監禁人數超過三百以上，布爾希維主義者佔着其中的最多數。史氏和史凡特羅夫二人被押配到遙遠的庫萊加小村落中去了。

一九一三年九月，一個布爾希維主義者大會在澳大利亞的加里西亞，由里尼指導，會中議決要爲史氏和史凡特羅夫的脫逃想法，梅列諾夫斯基他也是出席於會中的，立刻把這消息傳報給禁衛軍。一個命令送到了西比利亞憲兵隊，要竭盡所有的力量防阻他們的逃走。二個特別警官跟隨着那二位流徙犯，藉以監視他們。次年五月，警務部又得到警報，里尼想另外企圖爲他的助手們獲得自由，便對葉尼塞斯克的統治者下了一個通知，特別慎重防範史氏的脫逃。

七 失敗主義者

那時候，里尼是正在水深火熱之中。孟希維克已經佈置好了進攻步驟，反對布爾希維主義者組織挾有那社會主義者的國際不久世界大戰爆發，全世界跌進了血腥的大屠殺中同時，大戰也鎮靜了俄羅斯內發展着的革命暴動與同盟罷工的潮流。世界大戰時代中，里尼立刻採取了一個絕端反對那混戰的地位，這一個地位便變成爲著稱於歷史中的「失敗主義者」。世界上的一切社會主義者黨派完全破裂而崩壞了。歐羅巴各國中大多數被公認的領袖們都擁護他們各自的政府而爲戰爭公債投票。社會主義者國際是確實地破裂了。在俄羅斯中，許多敵對陣營的革命領袖們，提醒他們自己去聯合參立於「失敗主義」(defeatism)的出發點。上至尼托洛斯基，馬托夫和契爾諾夫，社會主義革命黨的領袖，現在都已站在一起了。他們得到了在德意志內的洛薩盧森堡和開爾，劉勃尼克的援助，也得到了其他國家中同一的少數派社會主義者們的援助。在瑞士，有二個「失敗主義者」會議舉行起來，一個在薩姆瓦達，另外一個在聖得爾。里尼在聖得爾會議中嚴刻地攻擊愛國狂的社會主義者是造成戰爭的奸賊。到今日，布爾希維主義獨看重這二個瑞士會議，視爲××主義者國際的誕生時代。

四千里以外，在坦勒克謹斯克殖民地內，分裂也恰正是一般的猛烈而尖銳。代表們都已完全是感情衝動而懷報仇之心。史氏却沒有參加於他們之間。托洛斯基在大戰期間屢次探詢史氏表示出他的立場。里尼與托洛斯基間對於一九一四年前期的衝突，既已在每一文字斷片中顯示出來而暴露於全世界，托洛斯基便轉而要求史氏提出他的大戰期間的戰爭紀錄而發表他的著作。在另一方面，坦勒克謹斯克的流氓犯之一，布爾希維克休默雅茲基，說及史本大雅是非常激烈的反對大戰，至於被人指斥他為親德派。「於是史氏便去拜訪他的朋友，而後對史本大雅的嗷嗷攻訐才告停止。史氏是毫不躊躇的固守着「失敗主義者」立場，沉着地一直支持到了最後。」

「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的時代，」史氏宣稱，「帝國主義者戰爭的時代，當時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黨派都跌入於一般的愛國狂憤怒的犧牲之中，為他們的祖國資本主義供獻他們的服役，正是那第二國際在資本家面前倒下了牠們的旗幟的時代，當時那愛國狂的浪潮——竟連這一班人物也為之淹滅了，如模列哈諾夫，考茲基（Kauskey），喬斯地以及其他諸人。那時只有里尼是一個獨一的或是近於獨一的人物，他領導着決死的鬥爭反抗社會主義者愛國狂者和社會主義者和平論者，暴露了喬斯地和考茲基的叛變，揭發了心胸褊狹「革命主義者」的彌縫

手段。里尼明瞭目前擁附着他的只有極少數的人物，但是這對於他并無什麼絕對的重要，因為他知道只有一個真確的政策，一個有未來的政策，才是一個有結果而連續的國際主義的政策。因為他知道一切爲主義所指導的政治理論才是最真確的政策。這是舉世皆知的事情，里尼以一個新的國際在此一鬥爭中脫穎的興了起來。」

可是史氏已經顯然的斬斷了在大戰期間一切他的前時關係。他已和里尼遠遠隔離，雖則那地下室通訊方法還仍然能達到那北極圈。到了一九一五年末，里尼困難地嘗試着要去和他的「奇怪佐治人」發生接觸。史氏正在流徙之中，用着他的合法的特喬格希維列名字。里尼竟不能記起他舊時的名字！在那年的十一日中，他自日內瓦寫信給他的朋友卡賓斯基說：「懇仰你的大力找出庫倍的舊時名字（約瑟·特喬——我們已經忘了）。這是十分緊要的。」

八 蟄居生活

史氏在流徙中深受幽禁之苦。他變成了粗暴而躁怒。他喜歡孤獨，躲避友羣。他放棄了政治理論，避免空談主義性質的辯論。他發展成爲一個情感熱烈的自然崇愛者，而且使他的同志們無疑地印進了一種印像，將他視爲一個不平常的布爾希維克。

坦勒克漢斯克是一個擁有二百人口的市鎮，有一所牢獄，一家醫院和一處中央警局。許多流徙犯都安置在這市鎮中，或是在這區域內的僻遠之各個鄉村中。土著人民一半是奧斯歇克人，一半是俄羅斯人。地土低濕，而植物大半只有蕓木木十的農民們全是窮苦萬分。麪包是很難獲得的。葉尼塞河中魚產倒極豐饒，本土食物的最大部份便是青魚。最重要的生產是畝獵，大半是狐狸，銀鼠與松鼠。

史氏到此的時候是在一九一三年六月。據塞姆雅茲基所述：「他的遺流到此是導因於傳說的報告，說他在任何情形下都有逃走的能力。他已經有過七次脫逃的紀錄。可是，黨中的許多人員，沒有一個人知道「暴烈的」史氏便是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之一。」

史氏與史凡特羅夫二人同被押解到了庫拉克的鄉村，村中只有三家居宅，便在庫拉克河旁五十里以外是鋁鑛場，到夏季中，裝貨的輪船便在此不絕的運載。那二個流徙犯佔到了農民草舍中的一間房室，他們得不到煤油，在冗長的冬夜中便不得不逼迫着去燃點蠟燭。居停主人的孩子，不歇的要到他們的房中來，自己放任自己的橫臥直睡着幾個鐘頭。一到了夜間，那班不被歡迎的拜訪者，都來同這有學問的人們瑣屑談話。把他們的時間在煩細的問題中荒廢了去。

史氏和史凡特羅夫幹着畋獵以及滑冰的工作。他們直跪到濕原裏去，在他們的聯合遠足中，每天要馳騁十五里路程。『天時是可驚異的，自然是欣悅的，空氣是甜美的。對於滑冰誠大佳事。』史凡特羅夫自庫拉克寫信給他的朋友。

那二個朋友開始爭噪起來了，史凡特羅夫，他死於一九一八年，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一任主席，而且也是革命中偉大人物之一。他是一個詩人的靈魂和一個可愛的天性的人。下面的那封信，我們可以在此信中獲得了史氏的間接之素描，此位是在革命不久之前寫給一個年輕婦女的，只是從未印行出來。

『這兒有我們二個人存着，』史凡特羅夫寫道：『那個佐治亞人特喬格希維列同我在一起，一個老朋友，我在流徙之前便遇到了他的。他是一個很好的人，但是在他的日常行動中過份地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另一方面，我於最低限度上是一個守秩序的信仰者。在這一點之上，我有時是神經過敏的。』

『我已經有一個同志和我在一起了嗎？』史凡特羅夫又在後來的同一通訊中寫道：『是的，但是我們認識各人認識得太好了。何況在流徙與監禁的環境之內，人們便在一切他的瑣屑行為

中暴露了自己宣洩了自己，現在我們是生活在分散的方向中，兩人很難得見面。」史凡特羅夫後來獲得了一個遷徙便發配到別一村落裏去了。

史氏孤獨地拘留了大約近三年的光景。在同樣環境之下的其他許多革命主義者，都陷於精神萎靡，近於發狂，有時候至於自殺，或者瘋暴地反覆地企圖逃走，不然便至少要求調換他們的流徙之地。史氏那個燥急高加索人的兒子，忍耐着他的暴烈的脾氣，使他自己完全能和北極圈的，可怖風雪的，單調景色的，極大和極荒涼的氣候風土相習。

偶然，史太林也去拜訪過他的朋友們，史本大雅和他的妻子，他們住於附近的摩納茲爾斯庫依村中。到了那兒，史氏仍是謝絕往來的。當時史凡特羅夫和史本大雅組織移殖團，舉行種種會議和討論，向政府請求設立一所消費者的協作商店，史氏也不會參加在內。

史氏變成了一個漁翁，一個畋獵者和一個設陷阱捕獸的獵戶，冬天他追逐厚毛的野獸，到了夏季他便垂餌釣魚和捕捉鵝鴨之羣，休默雅茲基寫道：「他使他自己被包圍起來，給那許多的機網，拋網，口絡，散彈鎗，自動捕機，大魚網，柵木，籃子等等的堆積物。」他竟變成了那個地域內的奇人。他在寒冰下拋投他的捕網，他把他的捕獲物自己動手的來割腹捩腸，並且他還編織他自己的種

種捕網，以備另一次的搜捕。他砍伐木材，焚燒他自己的飯食，還要抽出時間來寫作他的手稿。不過在此整個的時期中，他是在一個特別警官的嚴密監視之下的。」

此時坦勒克漢斯基布爾希維克們，在史凡特洛夫指揮之下，已經建立起了有條理的秘密通訊，和在京城中的同志以及在瑞士的里尼聯絡。自國外來了個詢問，探聽史氏究竟是在幹着什麼事情，史凡特洛夫回答說：「我不知道他在流徙居留期中，有否做了一些任何的文學工作。」

全世界的屠殺已經進行了三十個月。保守主義的人民議會已經轉變去反對政府。拉斯普丁正被暗殺。柴皇主義者使臣們都以千變萬化的速度在變動着。

在沮利克里尼如一只幽囚的老虎，在狹的路徑上徘徊。

托洛斯基已從法蘭西與西班牙中被逐出來，像一只遊蕩的獅子，現在是正在一只自巴塞羅納開駛到紐約去的古老粗陋船內的甲板上躑躅散步。

史氏，那只熊，是墊伏在北極的西比利亞中。

不久，大戰降臨到了史氏身上，加濃炮的放手感到不足，一個動員令在極北宣佈出來，一九一七年初史凡特洛夫寫道：「我們的二十個同伴已經被軍事服役徵調去了。他們在今天出發了。在

那羣動員人役中史氏也在裏面，他在整個時期內是居守在一個遙僻的站地內，和他的同伴們隔離得很遠。」

但是史太林到前線去的旅程是取消了。因爲一種隱蔽不見的但確實是體力上的殘疾，他被恩賜免除了兵役，而回到了他的退隱的居處，那裏後來統治俄羅斯的手腕，却是不能握御一枝來福鎗的，軍醫檢驗者發現這樣——

史氏的左手足扭曲的不能發射鎗炮。

這是否可能的，在近世心理學的見地之中，那布爾希維主義者的鐵爪竟全然不是史氏的披甲的右拳，却是那只穿戴在一付鋼的手套中的失效用的左手？

第四章 大革命

一 羅曼諾夫王朝的崩潰

革命！

一萬座加濃炮和二十五億在武裝之下的人民，都沉着靜待着俄羅斯內革命。終於那戰爭已找到了牠的尼默雪斯（希臘神話中司天罰之女神）。終於一座掩沒了戰場上所有的榴彈礮炸聲的加濃炮已經鑄造好了。受了一百七十五億人民的轟然暴發，牠的聲勢揚起了一陣颶風，吹過了已被犧牲的歐羅巴，燃燒起了伴有信仰的決死拚命的熱血。

最後，革命終於是到臨了。詩人們已爲那革命謳歌了一世紀；幾千的人已爲了牠在英勇奮鬥中供獻了他們的生命，幾萬的人在獄室與流徙中對牠引領遙望，億萬的人們已經知道在耳語中探討謬論，懷着深刻的赤忱與恐怖。太陽終於已高升起來，照遍了這荒蕪的大陸。奇蹟已經完成了一個正在慶祝牠無上威權的專制政治之三百年紀念週的王朝，已在頃刻之間消滅了去。全世界響應着俄羅斯革命的呼喊。不獨如是在解放了的斯拉夫人看起來似乎去傳播那語聲世界還太

狹小了些，他們以為全宇宙自身已經被動搖震出於牠的安寧之外了。

一個偉大的革命已經爆發起來，里尼和史太林都能知道怎樣的去爆發那人類的熔岩，怎樣的去鍛鍊無組織的羣衆成爲一個新的巨魔，要比了那最巨大的軍隊更是可畏，比了那最強有力的艦隊更是威武。他們知道怎樣的去使那革命的臺華變成爲燎原蓬勃的火燄，使牠的內在的烈火變成爲一條勇悍的舞龍，使牠的不能遏止的渴望變成爲一座吞滅一切的機械。他們知道怎樣的去轉變那戰爭的仇恨成爲一種新的仇恨，不是民族的而是階級的仇恨，這一仇恨是如此的深刻，如此的堅忍，牠要實現一種整個的文化，用着牠的猛烈的鬥爭和人爲的勝利一直發展下去。可是那羅曼諾夫王朝的傾覆是一種九十年來暴動理論的震動的結果。這兒，確實的，是一個階級的革命，是一個深暗層中的主要的炸裂。舊俄帝國的突然崩潰是在三月中旬倒塌於京城上的，而且牠是跌倒在布爾希維主義者暴動組織的既成骨架之上。但二月革命的結果政權却爲在代表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手中。無恥的孟希維克贊助着牠。

叛徒們自被光明所炫射的廢墟下面現身出來。這是件唯一的事情，便是以社會革命的最終目的，於地下層中謀劃反抗君主專制。那件另外的事情是要在公開之中打出一條路徑來走進新

的社會制度。墨尼時在瑞士國內，焦熱地企圖着想要獲得許可，取道回俄羅斯，激烈的信札頻發出去，催迫布爾希維克們都回老家，預備要在臨時政府之內表示出不信任的先兆，或是不加擁護，而且要記牢那「每一資本主義政府的傾覆，要和俄羅斯的政府共同開始是重大之要點。」托洛斯基，從紐約和加拿大集中營內，響應這一個立場。在那裏他是在回到他本國的路上被阻留住了。

那末史氏呢？不動聲色地，自藏行踪地，他自西比利亞設法走上了他的路程，跑到革命的地域中去，他跨渡過了一條暴動與勝利之波濤澎湃的大海。在行程中，史氏並沒有停止過宣講他的激昂的演說。人民是依然在慶祝他們的自由之蜜月，和睦是他們的口號。那不調和的里尼與托洛斯基，尚未回到祖國。史氏便負起了當前環境的責任。聯合了加米尼夫，史凡特羅夫，李諾維埃夫，以及其他的人們。

史氏走進彼得格勒，並不像一個英雄或是一個慷慨的烈士，他也沒有像一個十字軍戰士那樣的回來。里尼便不相同了，他的出現就是後來羣衆示威運動的一個信號。史氏回到了他的地位，他在那條進程上已經進退了好多年了。沒有一些兒阻難，他便潛入了真理報的編輯室，真理報已復活了二星期，正在俄皇棄位之後，並沒有一些兒阻難，史氏加米尼夫，默勒諾夫中央委員會全

體委員，他們在報紙的行政事件中，施展出了一種巧妙的手段，將報紙從後進的，被得格勒領袖們的手中奪了過來。史氏的第一篇著名的文章於三月二十七日發表在真理報上，正在里尼的大勝利和激發俄羅斯之再造的三星期以前。那時候一班中間階級份子心中已經充滿了里尼的毀滅之吼鳴。「土地歸於農民，爲工人羣保障勞動，組織一個全俄羅斯人民的民主共和國。」毫無什麼困難，史氏被選爲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一個委員，而且參加了那裏的小的布爾希維主義者代表團。

在舞妓魁首克馨斯卡宮內，叛亂階級之中堅份子，在莊嚴的會議中遇合着。那是柴皇舊日寵臣之住宅，現在已爲布爾希維克佔奪，而且已改爲黨的幹部。紅旗處處飛舞在這建築物之上。在內部裏面，奢侈的裝飾和珍貴的衣瓶，已經調換布置了樸素的桌椅。有幾十個地下層工作的專家革命主義者，於秘密會議中便在這兒集合起來。史氏、柯夫、加米尼夫、克拉斯丁斯基、馬爾托夫、希列阿普尼柯夫以及其他諸人都出席了。正是三月十二日，里尼猶未歸來。以前布爾希維主義者會議裏面終有里尼參加在內的。史氏在秘密會議中演說，按照會議紀錄其發表如下：「蘇維埃確然是革命改造的創始者；蘇維埃是覺醒民衆的革命領袖。蘇維埃動員了武力，牠統制了一切，但是那臨

時政府，在牠的頑強而混亂的方針之中，堵禦着那已被人民佔贏了的勝利……至於臨時政府團結統一了革命的進展的時候，牠是一定要被援助的，但牠是反革命的時候，那一定要拒絕去加以援助的。」

二 推翻臨時政府

里尼一手握了一柄斧頭，另一只手捏了一條鞭子回來了。用了那根鞭子他鞭策他的一羣使之團結起來，而且指示他的迷路的隊羣走入於舊時的柵欄之中；用了那柄斧頭，他要砍倒那社會主義者，自由黨人，和資本主義者的聯合政府，而且他要激烈地攻擊那布爾喬亞份子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要將那世界大戰轉變成為國內戰爭，並將領導工人與農民羣衆反抗統治階級。

里尼要誅盡一切溺於情感的人物。自由俄羅斯的臨時政府他是絲毫不以神聖視之的，他堅決要求牠的傾覆。

里尼到臨的那天，正是三月十六日克魯斯卡宮會議最後的會議日。廣大的羣衆歡候着那個不能壓服的、和激烈的瑞士流徙犯，他發出了一種吼聲，自鐵路站段上咆哮出去，一直吼過了城市，這吼聲震起了恐怖，不僅是打進了政府的心中，但也打進了那班他的背叛黨徒們的心中。

「這是那一種的革命，牠竟允許資本主義者在國內橫行。」里尼在赴公共招待會的路上的大街角隅吼叫了起來。『全歐羅巴之內，那劫掠的帝國主義者戰爭便是國內戰爭的開始……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的革命曙光正在破露出來了……』聽衆都駭愕無語，護送里尼的布爾希維克主義者同志們都喪胆相顧。

一個鐘頭內他便到了宮中。那兒有二百個黨的首腦們都已聚集着了。茶點在匆促中用過了。里尼站了起來，他演講了二個鐘點。蘇克哈諾夫（SUKHANOV）描寫當時情景說：『看來似乎所有的份子都已將各自的內心衷曲被盡情傾洩出來了，而那澈底破壞的不知有阻礙，疑惑，人類之困難與打算的精神，掃蕩遍了克馨斯加會場的大廳。我走出到了街頭，整晚上感到頭腦如被所擊。』

里尼的暴怒使得所有的布爾希維主義者首腦人物都緘口無言。無人分辯也無人答覆。『當一切的印刷事業全在資本主義者的掌握之中，難道這能算是自由嗎？』他詰問着。他的憤怒尙無底止。

「竟連我們的布爾希維克黨人，也在政府內表示信任。人們是能夠解釋這只是由於蘊發革

命而已。但這是社會主義的毀滅。你們，同志們，以信任重視政府。假使果然是如此的，我們的路是已分開了。寧願留居在少數派中。一個列勃克尼契（LIEBKNECHT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是比了一百十個戰爭愛國狂者更有價值……倘若你已與列勃克尼契表示同情，但你即使伸一指以接近戰爭愛國狂者，你便已對國際社會主義犯了背叛之罪。」

『想要求一個資本主義者政府去拋棄合併，那只是一件對天呼籲的笑柄罷了。』

里尼要求停止戰爭，不與臨時政府，孟希維克，以及社會主義者革命黨等人妥協。他要求一個立即發動的戰爭宣言反抗資本主義者制度，實行社會革命，實行『一切權利歸於××階級。』

在里尼的老衛士們看來，似乎他們的主人已經發了瘋狂了。里尼跨過了他的同志們的頭上前進，去直接地投訴於羣衆之前。他推進了一個運動，反抗『老布爾希維克，他們在我們黨的歷史中已非祇一次的搬演過了可憂患的一部份，由於以一種愚昧地學習得來的公式之復現，去代替了那新而有活力的現實的特殊性質之探討。』

在五月的最初一個星期中，一個全俄布爾希維主義者大會是在彼得格勒舉行起來了。史氏出席於會議，擁護列寧的議決案。夏末，布爾希維主義者黨，在十年的經過之後，又再一次的選舉出

了一個中央委員會。史太林是委員之一。中央委員會復第一次的組織了一個握有全權的政治局。史太林領導着牠。中央委員會是由三個秘書掌理的。史氏是他們中間的一人。黨的正式機關已經有了一個編審會。史氏是編輯者之一員。他是布爾希維主義者出版事業和印刷局的創始人之一。當蘇維埃暴動工作正在進展中遭到困阻的時候，一個組織上的七人委員會和政治上的五人委員會成立起來。史太林是二方面的一個委員。

在以後的幾月之中黨內生出了許多的破裂和衝突。尖銳的論辯點在里尼與他的伴從者們的各種團體之間展開出來。俄羅斯的革命自牠的誕生時代以來，便在一種二重權力中受到痛苦，正如史氏在他的四月演講中所指示出來的那樣。繼專制政治之傾覆，便有二個權力機關同時出現於世間，人民議會代表特權階級，而蘇維埃則爲工人和農民羣衆所擇取。臨時政府是一個聯合的國家權力，人民議會擁護國家觀念，蘇維埃堅持階級觀念。隨着人民議會的漸漸削弱和權力之急速轉入於蘇維埃，均勢在傾覆了，而臨時政府便一步一步的失却了牠的掌握羣衆的力量。蘇維埃變成了××階級的代表物，而布爾希維主義者黨變成了階級意識的搬運夫了。

臨時政府不求和平，不將土地交給於農民，不在短時期內召集國民會議，漠視人民的自發的

呼求誣里尼是德皇代理人的那種不可寬宥的訛言之傳播，君主主義者將軍們和自稱爲國家之救星者們的不堪聞問的買弄風情——這一切事情使布爾希維克更獲得了廣大的民心，更擴張權力掌握住了蘇維埃。

蘇維埃的佔奪政府，是一種非常有組織的地下層暴動的技巧，史氏就在那兒置下了他的標記。他不再如「灰色點」那麼的活動，但是像一座有力的暴動機器那樣的活動了。托洛斯基在蘇維埃暴動內能享有盛名，大半是因爲他的震動了羣衆的意識，催動了他們的情緒，以展開旗幟，投給了那運動以牠自身的色彩，悲憤，英雄的崇拜，和牠的普遍全世界的聲勢。史太林的享有盛名，也是大部份因爲他的參謀長的活動，組織步兵隊，統制軍隊的配備，執行里尼始創的政策。而且以那種締造布爾希維主義者黨成爲一個可驚異現象的堅實軍隊，交付給了後世。

革命有着牠自身的離心力和向心力。托洛斯基依附於離心力，史氏依附於向心力。那時候，革命的隕星是繼續的在投射着隕石，在牠的運轉中散播着星和光芒。托洛斯基已經將他的名字播揚開來，而史氏的姓名却還掩藏在黑暗之中。他已經沉默無聲的幹好了他的工作了。

三 「一切權力屬於蘇維埃」

史氏和丹雅巴特納二人是坐在真理報的編輯室中。這是第一次大示威運動的前夜，由布爾希維克所組織起來的，藉以抵禦那克倫斯基在前線上的攻擊。電話機響了起來。克朗斯達脫的水兵們請示史氏。他們的探詢是直截了當的：

「吾們應否立即携鎗出動？」

巴特納專心地靜待着史氏。他敘述那時的情形說：「我爲驚奇所懾。史氏將怎樣的在電話中去回答一個關於軍器的問題呢？史氏談諧的和諛譎地扭動他的面龐，用一只手撫着他的鬚鬚。」

「什麼！步鎗，步鎗嗎？哎呀，同志們，你們應當知道怎樣的去幹。」史氏發言說：「我們這兒祇有亂塗筆墨的人，而我們是永遠將我們的軍器，我們的鉛筆，帶在身邊的。至於說到你們的軍器，這可以由你們自己去決定。」

巴特納大笑捧腹。「史氏在頒述明切的指令上永遠是一個有能力的人物。」他在他的敘傳中這樣地記述着。

世界上已爲日後繼來的示威運動激發起了熱望。印刷物中充滿了恐佈的評述。里尼與托洛斯基已印載在全球的京都報紙的標題之內。可是這依然是聲色不露的史氏在指揮着他的進展。

他的工作並不在於藉播音機傳送他的演詞於羣衆之前，他是以勇健的吼聲抖擻衆人，並且去應助那班羣衆——武裝起來。四十萬兵士與工人在蘇維埃的煽動之下湧集於大街上，示威運動便變成了布爾希維主義者武力的第一次之檢閱。他們舉着要求和平要求建立蘇維埃政府的旗幟前進。可是那兒却沒有一個觀察者會紀錄下來，便是在布爾希維主義者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大廳之後，却有一個高偉的與高彩烈的高加索人在邁步前進着，他在幾年以後，一躍而出人頭地，成爲國家領袖之一。

七月十六日，五十萬強的民衆湧集於大街之上。兵士與水兵們鼓噪呼索政府的領袖們。一個社會主義者革命黨的大臣契諾夫，爲狂怒的羣衆所執，幸被托洛斯基救了出來。臨時政府狂暴地投訴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但是里尼宣稱，民衆已多過於他的黨的左派人數一百倍之上。里尼和他的同僚們便擔負起了應付這廣大爆動的責任。

「這是七月十六日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史氏叙述着說：『在克馨斯卡加宮中，舉行了一個市政會議，討論地方問題，突然，二個機關鎗聯隊中的二位委員衝了進來。』我們的聯隊已在正待爆發的高點上。我們都受人愚弄。我們不能再等待了。」我們已決定要揭竿而起，并派遣代表到各

工廠和各聯隊中去。」市政會議的代表伏洛大斯基（Vlodarsky）宣稱，我們的黨已經決定不示威了。二拉委員不服而去。

「四點鐘中央委員會開會。會中決定反抗活動。我被委任着帶此決議到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議場中去。我傳達了一切的事實。我提議，他們須採取必要處置。」

「到了五點鐘，市政會議採取了一個同樣的決議案。全體在會人員都出發到他們的各區域和各工廠去，制禁那發動中的民衆。」

「在七點鐘，克魯斯卡的宮邸前出現了二個聯隊，打着旗幟，上書：「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我們之間的二個同志走出去勸導那班兵士們回歸他們的營房裏去。他們都遭到了大聲的喊罵：「滾下去。」這種情形在以前是從未有過的，正在此時，一列工人羣的隊伍又呼喊而來。「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這使得每一個人都清醒過來，知道去阻回羣衆是不可能的了。」

全城沸騰了二天。於是政府採取攻勢。軍事當局要求布爾希維克黨人移去克魯斯卡宮邸前的裝甲戰車，那末他們便將武裝水兵遣回喀耶斯脫得去。在那時候臨時政府的駁隊馬隊和步兵隊已準備攻擊。軍法也已經頒佈了。

「七月十九日，並沒有什麼示威運動。」史氏又在其次的一個機會中宣稱：「武裝鮮明的軍隊自前線上整隊遊行到大街來。士官學生已經動員。秘密特務隊在各處伺察，查驗護照和逮捕慌張可疑的人民。先一夜，孟希維克黨人和社會主義者革命黨人，已經決意要宣佈一種專政，並欲解除工人與兵士的武裝……我們接到了一個命令，立須清除凱寧新斯加的宮邸。我便跑到執行委員會裏去，建議以不流血處置事變。」你要些什麼呢？鎗擊我們嗎？」我詰問着說。「我們並非起來反抗蘇維埃的。」巴格達諾夫（Bogdanov）回覆我，他們也要求避免流血。我們便到陸軍總都去。軍事當局以一種毫無友誼的態度接待我們，而且宣稱命令已經發出。我獲得了深刻的印象，那班紳士們是不惜任何犧牲以追求流血屠殺的。」

斷然的活動是偽造文件的印發，借此攻場里尼與托洛斯基是德國的奸細。加於里尼和他的同盟者們的攻擊變而成爲追索的性質了。這是布爾希維主義最後成功中的重大要因之一。真理報的各幹部都被搜查，而報紙也被禁閉了。托洛斯基，加米尼夫，以及其他幾十個人全遭監禁。里尼與季諾維諾夫，遵照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堅持不屈服。布爾希維主義者黨便又一次的回到地下層去了。史氏，那個魁首叛徒，再度奉召去執行那艱鉅的工作。史氏回到他的重要地位中了。

四 十月革命

九八

遍地大事搜索里尼。整個的城市是在談論着里尼與李諾維諾夫的駭人聽聞的茫無踪影。這豈不就是他們的犯罪的證據嗎？史氏受命去爲他們找尋一所隱身的地方。當搜捕緊張的時候，他把那二位人物輾轉藏匿在阿列留埃夫的室中，他的未來的丈人翁。他們便各自和那位鄉村中的布爾希維克農夫建立了友誼，而於是趁星期日的黃昏，正是七月二十二日，在城中的一處熱鬧的散步場中，人們可以看見有四個人向近車站的某一目的地闊步前行，其中的二個是里尼與李諾維諾夫，其他的二個便是史氏和阿列留埃夫，他們擔任了護衛，那二個逃亡者安全地登上了一行列車，由於那個農夫的調度，他將他們藏在一座穀倉中。史氏回轉到他的工作中去，隱身於陰影中，領導那整個的布爾希維主義者組織成爲一種半合法的機關。

其後的數星期中，史氏是從事鬥爭的布爾希維主義者武力的領袖。他當然地代表了里尼，他同里尼賴秘密通問時接觸。他只不過是里尼的代言人。這是史氏，他代表了中央委員會，在七月事件以後所舉行的非常會議中。這又是史氏，他發表了綱要演詞，在八月內舉行的黨的第六次大會中。在第一次會議以後，謹敏的史氏已把整個的主體，從舊的叛亂的姿態中轉入於新的方向。他

不攫取種種機會。剩餘的布爾希維主義的幹部人物都齊集在那兒。他們的被捕將是一個不幸之結局的造成。

在這樣的一種集合中，里尼不會親身參加，真還是第一次的偶事咧。這一個大會決意採取武裝暴動的政策，反抗臨時政府。而且，便在這一個大會上，與托洛斯基形式上的聯盟得以成立起來了。「我們必須喊起那與左翼——國際主義者們——共同聯結的新口號，他們也曾保有過一度的革命光榮，他們現在已準備向反革命主義者鬥爭。」史太林宣佈着說。於是托洛斯基就被允許加入布爾希維主義者的神聖密室，而且第一次被選為新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之一。在蘇維埃革命三月以前，即史氏採取了果敢的地位，從這地位之中，一切的他和托洛斯基的政治上以及經濟上的衝突便展開起來。

在那一個鬥爭中的史氏與托洛斯基間的根本衝突，是民族社會主義敵對國際社會主義。社會革命能否在一個國家之內成功或者是否他的生存須依靠於全世界革命，里尼在當時認為俄羅斯之內實行那個社會主義，沒有西歐羅巴的資本主義之傾覆是不能存在的。托洛斯基過去是立於而現在也依然立於此同一的主義之上。但是史氏懷挾着他的生命中最初四十年代的最重

要的談話在這次大會上現身而出。

常那準備奪取政權的議決案提交討論的時候，闡明接收政府的目標是「去領導牠，與先進各國的革命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向和平及社會主義者的社會改造前進。」領袖代表委員之一，普利安勃勒琴斯基，於是就提議將此一條款變更如下：「去領導牠走向和平，而且在西方的一種無產者革命變動的事件之中，走向社會主義。」

史氏反對那提議出來的變更，在這一種鋒利的和根本的態度中陳述他的理由：

「這可能性是不能否認的，即俄羅斯將特殊地是開路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的革命基礎是比在西歐羅巴內的更要巨偉，西歐羅巴的無產階級看出牠們自身是從頭至尾的和布爾喬亞階級正面敵對着。我們的工人們是為農民中的最窮苦層所擁助着的。最後一句話，在德國之內，國家機能的權能，比了我們的布爾喬亞階級的不完全的機能，比較地要優良一些，布爾喬亞階級的本身是歐洲資本家的一個奴僕。

「誰都必須拋棄那種歐羅巴只能顯示我們以道路的陳腐觀念。那是如此樣的一件事物，教條的馬克斯主義和創造的馬克斯主義。我立在後者的地位上。」

臨時政府那時候是在克倫斯基的掌握之中，他死命地依戀着共和國的凋謝了的色彩——民主與自由。但他是危坐在一個火山口上。地獄之門似乎已經在地下最深處破裂開來了。一道黑暗的漫無邊岸的人類之海挾着那種呼聲：『和平與土地』而激湧起來了。從他的藏身處的乾草倉房頂樓裏面里尼把火油傾進了那個崩裂的火山口中，通過了千萬瘋狂煽動者們的口唇。中間的社會主義者都在布爾希維克們中淘汰出來。布爾希維克憑藉每次的選舉在蘇維埃中佔得了增大而又增大的權力。克倫斯基信仰人民，但是人民不再信仰克倫斯基了。一方面，軍事當局企圖想法放逐克倫斯基而縊殺了蘇維埃。另一方面，左翼革命黨衆對於他的專政的手段以及和君主主義者與資本主義者發生一種聯盟，而提起攻擊。一切的事情全支配在布爾希維克黨人的手中。協約國努力把革命的俄羅斯驅入於反抗德國的進攻之中，却產生出了相反的結果。前線崩潰了。

布爾希維主義者的努力是全然集中於組織那迫臨的暴動上面。柯尼洛夫將軍向彼得格勒進兵以及『恢復秩序』的冒險嘗試，使一切的革命政黨團結在一起了。托洛斯基獲得了自由。做了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他領導着革命軍事委員會。史氏在黨內活動。史氏從不會失去了第二

次革命必須在布爾希維主義者統治之下實行的事實之觀察，那是必定不能再讓牠跑掉了。托洛斯基的主要目的是在於掃蕩直前。史氏的主要目的是要使這掃蕩適當地加以武裝。

『在可尼洛夫事件的時期中，』史太林的一個助理者彼茲柯夫斯基寫道，『我慣常地跑進史摩納學院——現在許多布爾希維主義者總部都設立在那裏——裏去見史氏。在那兒我已經看出爲中央委員會的三個委員史氏，史浮特洛夫和特喬琴斯基所領導的，十月暴動的主要工作已經在準備了。彼得格勒委員會以及軍事組織都已在他們的指揮下實地工作了。這是史氏，他已經獨斷主持了政治上的準備方策。他也是黨機關的指導者。

『在那時候彼得格勒的工人羣衆尙不十分知道史氏。他不博取民望，缺乏巧辯的天才，他避免在羣衆集會前出現。但是沒有一個黨的協會，沒有一個嚴重的組織上的任何集會，在舉行的時候是沒有史氏致詞的活動的。黨員之能瞭解他便是因爲那個原因。

史氏曾在十月中寫過說：『在革命的最先時代中，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的口號只是一段小說而已。到了三月，牠才第一次的起來反抗臨時政府。在六月中，牠才爲工人和兵士的廣大羣衆所心悅誠服的認識了。七月，那個口號便是革命的京城之多數派和爾伏夫，克倫斯基政府間的

戰爭中心點。到了八月之末，可尼洛夫爆動引起了革命去掀動了他的力量。蘇維埃突然在西比利亞高加索芬蘭和烏拉爾以及哈爾柯夫和瓦達薩各地之中實現出來而且佔得了權力。沒有此次的政權佔奪，革命或許已經粉碎了。是以那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係彼得格勒的布爾希維克的一個小組織在四月中宣佈的——的口號，在八月之末，就差不多變成了俄羅斯內革命的各階級的普遍呼聲了。

這一個革命的口號必須見之實現的時間是已經到了。
舞台上現在是開演着全世界震動的最高峯的劇本了。

墨尼從他的藏身之處喊出了立即行動的呼聲。他是暴烈非凡的。他同他的副手們都不能忍耐了。彼得格勒蘇維埃現在已經擁有了了一個布爾希維主義者多數派。那末爲什麼還要等待呢？但是他的副手們都立於贊成稍待的地位上，以待迫近的全俄蘇維埃大會的召集。列寧急切地決意要立即奪取政權。

「因循絕對地是一個罪惡，」他寫給他的僚屬們說。「布爾希維克是沒有權利……去等待的。」墨尼再度領導了他的羣衆，他回到了彼得格勒。他是已經厭倦準備了。他需要一個毫無更事

延宕的政變。

十月二十三日夜間，在薩哈諾夫的居室中，里尼召集了他的參謀本部。他戴了一副假髮出來，避免給人識破。在一個十小時會議中，暴動是產生了。會議決意實地行動，但是，依了托洛斯基的建議，姑亦等待蘇維埃大會，牠將在十一月之始舉行，藉以獲得牠的贊成。能將彼得格勒政變承認爲既成事實。祇有加米尼夫和李諾維諾夫反對以一種冒險微倖之手段去奪取政權，而且贊成延遲下去，直待國民會議的召集。史氏立於里尼的一邊。

「這是什麼意義呢？」史氏在一九二四年曾經演說，講到了里尼。「要在這樣的一個時期中去引發暴動？……這意義是博取一切於孤注一擲之中。但里尼是不怕冒險的，因爲他知道，是用他的遠大眼光的雙睛看出來的，一個暴動是逃不掉了，他看出暴動將能獲得勝利，他看出在俄羅斯之內的暴動將能引導帝國主義者戰爭走入於絕路，他看出暴動將能驚醒西方的極端痛苦的羣衆，他看出在俄羅斯之內的暴動將能使帝國主義者戰爭轉變成爲內戰，他看出暴動將能產生出蘇維埃共和國，蘇維埃共和國將如一座城壘那樣的爲全世界革命運動效力。在那一個重大時間上，加米尼夫和李諾維諾夫依然公開地對黨的暴動政策繼續反抗。里尼在報誌上攻擊他

們是『巨憫的惡棍。』

其時左翼社會主義者革命黨的執行者們要求詢問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目標是什麼，是叛亂呢或是維持秩序？威脅着要撤退前者情況中的他們的各個代表，史氏回答說：『秩序進攻。』

『暴動之實踐組織的整個工作，』史氏在一年後寫道，『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斯基的立即行動方案下實現開展起來了。有人或許要毫不躊躇地說黨是先頭第一的有賴於托洛斯基同志，爲了衛戍軍的迅捷改投於蘇維埃，以及有了軍事革命委員會工作的有力組織。』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二點鐘，那時候臨時政府已經崩潰，史氏以中央委員會所有的最後消息向蘇維埃大會的布爾希維主義者預選會報告：『他們正自前線進向我們攻擊，』史太林宣布：『一隊開來援助我們的勒得人聯隊已被阻止。臨時政府動搖了。他們今天要遣人來和我們協商。』但是布爾希維克是沒有妥協的。

暴動！

十一月七日——人類歷史紀元中的一切大紀念節的最偉大紀念日。

三十星期以前，二百萬人民蜂擁於城中大道之上，在一種有創造力之快樂的喜不自勝中去

掉了三百年來的鎖鏈，而在同聲歡呼中要求民主的、自由的、和正義的統治制度。

那便是革命偉大、感畏、震驚。

現在正是叛亂的時候。彼得格勒的各大街都是荒涼不堪了。人民是躲避在鐵窗和下鎖的門戶後面伏居在他們的家裏。全城以恐怖而震悚。一個深陷在痛苦之中的國家在布埋葬着牠的曇花一現的種種黃金希望。武裝的部隊依着秘密的口號向各方移動。他們是絲毫未受抵抗的佔據了中央電話局、各鐵路站道、重要的國家建築。有幾個臨時的大臣都被逮捕起來了。

冬宮已被包圍但尚未攻下。克倫斯基的忠心的武備學生還巡哨和控守着各重要大街。在史摩爾納裏面，托洛斯基、史氏、波特伏埃斯基（Dobrovolsky）以及其他諸人都在發佈命令而領導着那種叛亂。里尼是依然隱身在京城的工人羣區域裏面。他的衛隊、芬蘭的共產主義者拉哈雅，正爲他帶了消息來，說是克倫斯基預備把橫跨於許多城河上的一切橋樑都吊舉起來。里尼便在地板上往來蹣跚。

突然他宣稱必須要將史氏儘可能的立即找來。他立時要見史氏。拉哈雅抗辯着一切的交通路都已斷絕毀壞了。無路可以通達到史氏那裏去。里尼堅持地說：『那末我們一定要到史摩爾納』

去。」

到了黃昏里尼與拉哈雅慢慢地設法趕路到史摩爾納去。里尼的面上繃裹着了一塊頭巾，看起來好似在生着牙痛症，而且他還戴了一頂便帽和一副大眼鏡。經過了許多冒險以後，越過克倫斯基的步哨的警備線未被識破，他們達到了他們的目的地了。

此地，鎗刺已經安置好了，機關鎗已經排列好了。里尼被警備的布爾希維者衛兵們盤問着暗號。費了極大的困難他穿過了那陣線。便在幾小時之內蘇維埃政府就要建立起來，××階級的專政就要宣布了。一種新奇體裁的權力，便是那無限偉大的權力，就要在一間散亂的煙氣迷漫的室中分配到人民的手掌中間去了。

五 成敗的關鍵

在一陣重重疊疊氣象萬千的浪潮裏面只有着一個已被決定的目標——里尼。克倫斯基已逼近了彼得格勒。最高軍隊命令是毀壞那新的政府。前線是崩潮了。德國人以進兵威脅烏克蘭和其他的六個領土宣佈了獨立，這兒與那兒，柴皇主義者將軍們都已經着手組織軍隊從事戰爭，以反抗蘇維埃權力。全俄蘇維埃內的社會主義者都攻擊里尼。國家鐵路工人聯合會，在孟希維主義

者統制之下破，壞交通，而且要求一個聯合政府。

布爾希維主義者黨的最高會議中，喧噪宰治了一切。里尼的一黨專政的理論以及他的撲滅非社會主義者的壓力引起了接踵而來的反對。他被他自己的門弟子兇猛地攻擊着，把他視爲一個冒險份子，一個機會主義者。他的辭職是被要求了。他的議事室中的六個人員，由列可夫、勒雅石、諾夫和諾琴領頭，提出辭職。『我們的視點。以爲此時必需組織一個全蘇維埃諸黨派的社會主義者政府。』那班人在他們的宣言書中寫着說。『我們想起來的路只有這一條可走，用政治上的恐怖去保存一個純粹地布爾希維主義者的政府。委員會已經參加在牠裏面了。我們不能而且也不願參與其中。我們看出這只是引起使無產者羣衆從政治上的領袖們那裏跑開。只是釀成一個不負責任政制的建立，以及國家的毀壞和革命的毀壞。』加米尼夫、季諾維埃夫、列可夫、密留汀和諾琴便自中央委員會中辭離而去。

里尼的強力決斷粉碎了這一班胆怯的叛徒，消滅了他們的精神，他們便轉變入於奴顏婢膝的官僚羣中去了。史氏是蹣在這強力決斷的車輪之上。里尼是高居在他的光榮之最高頂上，躍登在他的生涯之真正極峯上，在這一條有陷阱的和危險的歧途之中。他同着這一班勇猛的扈從們，

繼續不息的進行攻擊，永遠地在向前進攻。他的影子便是史氏。里尼有着種種的推進力，史氏轉動了牠們。里尼懷抱着願望，史氏便使牠們見之於實行。史氏是列寧之甲冑的搬運夫。

『一九一七——一八的時代』史氏寫道，『是我們的黨與我們的國家的成敗關鍵。黨在那時候才第一次的變成爲統治的權力。人類的歷史中也第一次的興起了一個新的權力，那便是工農蘇維埃的權力。轉變了我們的黨走向新的前路，黨迄今猶是非法地存在着的，創立了新無產者國家的組織基礎，爲黨與蘇維埃間的關係找出了形式，保證了黨的領導權和蘇維埃的循正規的發展——這一切事情是樹立起了面對着我們的黨的最複雜之組織上的問題。』

在堅強結合那胚胎的無產階級專政轉入於黨的專政的進展之中；在使社會革命轉入於里尼主義者革命的生死關頭之變動形態之中；在那萬分重要保持黨的統制和最高權力藉此反抗曾以破壞布爾希維主義者勢力範圍之掌握中的權力來相威脅的新國家機能的侵佔之中，史氏團結成了巨大的勞動羣衆。

那時候托洛斯基正在對着一個缺陷的世界發表柴皇的種種秘密條約，那時候他正準備在勃拉斯特里托伏斯克上佔居偉大的活動地位，反抗那德皇之同等的傀儡人物們。

六 土地和平與民族自決

110

新政府的第一次行動是頒佈法令，係里尼用鉛筆起稿，將一切土地交給農民。次日，挾此偉大的民心歸向之勝利增強了聲勢，里尼便將他的德意轉向於彼得格拉的防禦了。赤衛軍很可憐地組織起來，而且只要有一枝軍隊分團便能夠攻進京城傾覆那新的政制。波特伏埃斯基軍事組織的主腦描寫那個瞬間的情形如下：

「在十一月八日上，我們開始組織並遣派赤衛軍聯隊到前線去。同志里尼顯明地是在那最實際的策略中緊握住了那個最危險的地位。出乎意料地，他同着史氏和托洛斯基在參謀總部中出現。」結果便是克朗斯得達軍隊的總動員挽救了那個地位。

第二個的步驟是獲得和平。十一月九日的晚上，里尼與史氏，被戰爭委員克列倫庫陪伴着，跑去用電流通訊機直接地和在莫希利夫的總司令丹哈賓將軍通問消息。這一個歷史上的談話自早晨的二點鐘一直延長到四點半鐘。將軍拒絕承認新政府的權方，拒絕尊重新政府的被敵人立刻開始休戰和議的要求。

在那一點上經過了簡短的會議以後，下面的那些詞語便以電報急速發送出去：

「以俄羅斯共和國政府的名義，在人民委員會議事局的命令上，我們將你從你所掌握而利用之以反抗着政府種種命令和引導着造成所有國家之工人羣衆而特別是對於軍隊的古今所未有之痛苦的地位中解除職權。我們在軍法的威力下命令你，一待新總司令或是爲他所授權的人物抵達總部代替了你的職權，你便得停止繼續指揮。上尉克列倫庫已被指派爲最高的總司令。里尼，史氏，克列倫庫。」

「這是在十月革命後最初幾日，史氏自己描寫着那段插曲說，『那時候人民委員會議事局努力在逼迫着那個反叛將軍，總司令丹哈寧，去停止種種軍事活動，而去和德國人商談開一個休戰和會。我記得里尼，克列倫哥和我是怎樣的跑到彼得格勒的參謀總部去，和丹哈寧以直接電報談話。

『這是一個危急的瞬間。丹哈寧和陸軍總部絕對地反對實施委員會議事局的命令。陸軍的高級官員們都是整個地在各總部掌握之中的。至如說到那班軍士們，在所謂各陸軍委員會的統制下，對於十二萬人民所要求的是什麼，都茫然不知。各陸軍委員會都在反對蘇維埃權力之法式中的彼得格勒本身之內也已正在準備着一種士官學生的暴動了。此外，克倫斯基已進兵彼得格勒。

實行戰爭。我記得怎樣在電機上短促的停止了一下以後，里尼的面孔帶着一種異於尋常的光彩，變得喜氣洋溢起來了。這是很顯明的，他已打定了他的決心了。「我們到無線電台去。」里尼說。「牠得爲我們效勞一下；我們要發出一個特別命令，遷調丹哈寧將軍，而指定同志克列倫庫去接任他的地位做總司令，並且我們要向兵士們直接投訴，跨過衆官吏的領袖之上，去包圍那班將軍們，去停止軍事的實地動作，去和奧德兵士們建立接觸關係，而將和平事業操持在他們自己的手中。」

「這是一種在黑暗之中的跳躍。但是里尼並不懼怕此一跳躍。相反的他却是在竭力求之，因爲他知道軍隊渴望和平，那便得爲和平而鬥爭，掃除走向和平路上去的任何的以及一切的障礙，因爲他知道如此一種的建立和平的策略對於德奧兵士們不會是一科無效用之課目，那末便得渴望和平儘情散佈在整個全線之上，毫無異議的。」

正當克列倫庫到達前線，丹哈寧已遭逮捕了。不管那一切救助他的企圖，那革職的總司令，爲一羣狂怒兵士所攻擊並被上了刑罰。

在此時際，國內的交通仍受破壞。加米尼夫和鐵路工人的種種協商都遇到了頓挫，而史氏便

被里尼急速派遣着去略取要害。經過了許多次無休止的夜間會議，他打破了民主主義同類團體的抵抗。

在他的民族委員之權能中，史氏移轉他的注意對向東方，去實行里尼的暗地顛覆各殖民地帝國之大權的黨綱。十二月七日，蘇維埃政府頒佈了一篇聲明書，具有里尼與史氏的簽名，寫明致給「俄國和東方的勞動回教徒。」這是一紙由馬克斯主義者頒佈出來的珍奇的文告。文告是向信徒們的一種投訴，要求他們起而反抗他們的壓迫者，而將亞細亞內的外力統治加以消滅。但同時，那篇宣言書也取消了傳統的柴皇主義者種種東方政策。

「康斯坦丁堡必須保持於回教徒的手中……我們宣佈關於大不列顛和柴皇帝國瓜分波斯的協約今已撕破而廢除了……我們宣佈關於土耳其之瓜分以及佔據阿美尼亞的協約今已撕破而廢除了。」

這一篇宣言是有效力的而且是傳播廣遠的宣傳。但是里尼也已將立即擴展社會革命至鄰近各國包括在他的戰略之內了。接近彼得格勒的是芬蘭，而且那極有將牠蘇維埃化起來的希望。史氏奉命主持着那種任務。他在芬蘭境內發動共產主義者暴動。但那一個國家內的紅色政制支

持了六個月，便被帝國主義破壞了。

七 對德的單獨和議

全世界屏息着注視蘇維埃政府在勃拉斯特里托伏斯克和中歐同盟國進行單獨的和平協議。一時之間看來，世界大戰的爭點似將依決於那成果之上。條頓政府渴求一個迅速的和平締結，可以使得他們趁美國預備武力參戰以前，向協約國進行決絕的攻擊。布爾希維克閃避時日，希望德國之內發生革命。

在莫斯科的里尼館中現在保存有一篇珍奇的文告是里尼與史氏的手筆，那是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日的委員部會議中起草的。文告的名稱是「與德國和平協議的計劃大綱」。里尼企圖在此一張紙中爲蘇維埃和平代表團，那時候是由喬佛領導着的，草擬出建立於不割讓和不賠款主義的基礎之上的具體和平條款。但里尼終或在中間停頓了起來，他的那篇未全完成的手稿，便在會議中將牠交給了史太林，他知道怎樣的去應用理想，而一點一點的着手安置下了和議的基礎。而且史氏的草稿後來便變成爲蘇維埃和平綱領，在十二月二十二日送給德國，而廣播於全世界。

當時蘇維埃的公使，起先是喬佛，後來是托洛斯基，都在萬目昭彰之中公然反抗德國人，德國人決意要專斷的簽定一個壓迫的和約。布爾希維主義者黨便陷於前所未有的意見衝突之劇痛中了。里尼主張和平，藉以挽救世界革命的爐床。他是站在少數派內一個有權力的左翼政黨在布哈林統制之下呼喊要求一個神聖的革命的戰爭反抗中歐協約國。這一個反對非常激烈，竟立時有一個陰謀已經籌劃妥善去拐騙里尼種種和議都延宕了下來。和平代表們蹣跚往來在權力的坐位上，那中央委員會，紛擾是達到了最高點。托洛斯基携着他的著名的「不和平與不戰爭」的妥協公式出現。里尼批評這句公式為無價值的語法集藪。

一九一八年正月十九日的布爾希維主義者總參謀會議中，以九票對七票的表決通過了這一個政策。里尼挾着足以使之毀滅的暴怒反對牠。左翼份子終不能明瞭一個××階級的政府，既未取消那布爾希維主義的目標，如何可與帝國主義者的德皇簽訂一個屈辱的條約。里尼批評他們完全不明白客觀的環境，因為當時的蘇維埃政府，經過長期的戰爭，必須要有一時的休息，來鞏固政權，保持革命，簽訂和約，便是挽救革命的命運。但布哈林領導的左翼只盲目的拚命反對。於是德國人開始了進攻。踴躍地侵入俄羅斯邊境。里尼提出了他的辭職。結果，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了

他的提議托洛斯基確實承認了他的錯誤，但辭去了代表團主席的任命。布哈林竟宣布不服從中央。直到後來德國國內發生革命，德皇被打倒，和約也化成了廢紙。紅軍勝利的奪回了失地，布哈林才佩服里尼當時的正確主張。

在那武力與理論之衝突的不可猜度的騷動中，什麼是史氏的立場呢？他不發表超脫的措辭。無論何時里尼投票「贊成」他也便照樣的做。托洛斯基便批評他從不採取獨立的地位。而且他寫道：「……我的主要的目標——是要將在和平問題中的吾們的行動，以最好的可能方法使全世界無產階級了解——對於史太林無疑的是一件次要的事件。他是傾向於「在一國之內和平」——正似他後來傾向於「在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一樣。」但是史氏的「狼狽而無助的地位」尚不如托洛斯基的狼狽得厲害。當托洛斯基在正月十五日自勃蘭斯脫列脫伏斯克打電報給里尼探詢以後的指令，里尼回答道：「在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很願意先和史太林商酌一下。」三天之後，正當危急的時間，托洛斯基藉遠距離電信器和里尼談話。再度的一個重要決定已經成立了。里尼回答道：「史氏湊巧到了。我們將與他商議一下，當立刻給你我們的聯合答覆。」至於誦到托洛斯基的主要目標，從勃蘭斯脫列脫伏斯克事件上激動全世界無產階級，這在以後給證明出來。

不僅史氏便是里尼也視之爲次要事件的。

八 少數民族問題

一個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的後裔，史氏以民族事件委員的地位移轉他的目光，注意那被支配的和落後的人民，那類人民是形成了這一個大國的半數人口的。他在過去對於民族問題便已有過特殊研究，而且久已被人公認他在此一主題上是一個領袖的布爾希維主義者權威人物之一員。史氏比了黨中其他的許多領袖們更負責於鞏固結合聯邦政府，那便是天下聞名的蘇維埃聯邦。這是一個最先的極重大的問題。過去在舊俄境界之內，生活着百餘個不同的民族，自高度進化的阿美尼亞人和喬治亞人，以至落後的雅庫脫人和倍希卡人。此種人民多數是居住在石土枯瘠的邊疆上面，有着落後了幾千年的傳統習慣。他們之間的大多數人已被近代的柴皇主義者剝奪去了他們的獨立，可是爲了民族的自由他們也久已發展着勇壯的革命運動了。有幾個中等的國家他們自誇其自身文化即使不能更優於但也已經能相等於那個統治民族大俄羅斯人的文化了。其他的許多，如布喀哈刺，土耳其斯坦，都只是帝國主義者俄羅斯的殖民地，對莫斯科的關係相同於海地之對美國和美索波達米亞之於大不列顛。

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已經充分滿足了全體少數民族的文化自治的諸要求。在那高度集權化的專政組織之中，那班形成蘇維埃聯邦的獨立共和國都能享受着無限制的自由。當一九一三年史氏在維也納的時候，他便已制定了在民族問題上的根本之布爾希維主義者的要旨。他反對聯邦主義視之爲一種壓迫的形式，一種帝國主義的媒介物。他贊成分立主義於未來社會革命中爲一切的民族採取獨立。那一年里尼發表了辛辣的聲明擁護那俄國內一切被支配民族的絕對脫離權。

及至史氏在柴皇主義者傾覆後自流徙中歸來的時候，他在真理報上發表一篇論文，分析那個俄羅斯得與美利堅聯邦一樣建立成爲一個聯合聯邦的建議。在將一七七六年現代的美利堅聯邦制度之原始與發展寫出了一個說明以後，他便在美國諸屬地和俄羅斯之間引出了一個對照，而且發現出牠們的經濟條件是顯異地不相同的。他也指出了美利堅聯邦政府所包括的只是按地理界綫的各個聯邦，反之在俄羅斯內各種殊異的邊疆是代表着分立的人種上的諸單元的。他寫道：「這是很清楚的，那一種聯邦主義在俄羅斯之內並不而且不能夠決定民族問題的……只能倒轉了歷史的巨輪而已。」他的結論是布爾希維主義者解決那個問題必須是根本的

和最後的。

其後七月，在佔領政府以後的一星期，里尼奧史氏在他們聯名發表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的俄羅斯人民權利宣言書中，對全世界聲明：「俄羅斯人民權利要求自由的自決，包括一個獨立國家的分離和組織在內。」一九一八年正月里尼奧在一紙爲中央委員會贊成通過的布告中宣佈：「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是建立在諸自由民族的自由聯合之基礎上，成爲一個蘇維埃民族共和國聯邦政府。」那一年史氏在一篇論文中解釋和指明了那個新的政策。他提供意見以爲蘇維埃革命之國際性質已將民族性質的問題從國內形式提至世界水準上了。他確言蘇維埃共和國是那個從西方帝國主義壓制下爭取諸殖民地自由和獨立的全世界革命之最前線的一個橋樑。

這一個蘇維埃聯邦的未來「領袖」在他的迫近的環境之中究竟是那一種的人呢？當他統制民族事件委員部的時候他究竟是怎樣運用他的權力的呢？在他自己的部室中，史氏是既不傲慢也不嚴峻的。他不是一個咆哮威喝的人物。在這一件工作中他的接近的共同工作者彼斯脫柯夫斯基，曾描寫過史氏和管理委員部的會議局間的關係。他寫道：「裏面有拉的希人，波蘭人，立陶

宛人、愛沙尼亞人，以及其他的許多份子。他們都爲左翼布爾希維主義的理論所苦。我自己也屬於那個黨派的……史氏面對着他自己的組織內鬥爭的困難任務。我幾乎可以斷定，假使這是那個曾經控訴史氏「獨斷」的托洛斯基，他便會得在三天之內解散了那個反對派的會議局，而將他自己的隨從者們置之於周圍。但史氏所做的却大不相同。他決意用緩慢而堅耐的努力來教育我們，而且訂定了許多的紀律和自制。他和會議局的單個人員是有着衝突的，但他對整個的團體却是忠心的。他服從牠的決議，即使是他不同意的時候，他懷有維恐違背黨的紀律的概念。他會得向中央委員會投訴，而且那是當然的會通過了他的要點的。」

有時候史氏在會議上對他的首腦部員漸漸發生煩厭，但他從不發怒的。當他因爲一個冗長討論的結果而萬不能保守忍耐的時候，他便突然的避開了。他的慣常的妙法是用那句話來原諒他自己：「我出去走一會兒就來。」於是他便影踪全無。當政府在彼得格勒的時候，他便躲在史摩爾納學院的某個角隅裏，而當政府遷到莫斯科去的時候，他便躲在克里姆林宮內。

彼斯脫柯夫斯基告訴我們說：要尋到他幾乎是不可能的。起初我們終等候着他。日久之後我們便知道了管自散會回家去了。我偶然的能在最想不到的地方指出他。有二次我跑進水手伏倫

查夫（YORONTZON）家裏而遇到了他，史氏藏在廚房裏面，躺在一張榻上吸着旱煙，浸沉在沉思之中。

『里尼沒有了，史氏是不能獨個兒消磨一天的。這或許是因為我們在史摩爾納裏面的公事房是和里尼毗連的緣故。里尼一整天終要無數次的打電話給史氏，或者他便走訪而摧着史氏同他在一起。史氏也常和里尼一塊兒消磨盡了大部份的時間。他在那兒幹些什麼我並不知道，但是有一次，我走進里尼的辦公室，便看見了一幕有趣的景氣。牆上有一幅很大的俄羅斯地圖。地圖面前放了二隻椅子。里尼和史氏都站在椅子上面，用他們的手指在探索北部邊疆。我猜想起來大約是在波蘭的鄰界。

『到了夜間，史摩爾納內的擾攘多少已經平靜下來，史氏便跑到總電報室裏去，總電報室有一條直接通至前線的綫路，他便整九個鐘點的停留在那裏。他在談着冗長的談話，一會兒和我們的軍隊司令官們，一會和吾們的敵人們，舉例來說，他在和吾們政府對他實際進行和議的烏克蘭軍事大臣談話。』



第五章 建設和鞏固了全世界

××階級的祖國

一 國內戰爭

革命覓取和平而發動鬥爭。熱切的對國內敵人鬥爭，反抗君主主義者，地主和資本家。紅軍在短期內臨時組織起來。可是在這紅軍的內部裏面，托洛斯基便對史氏發生了衝突。史氏是紀律理論的，服從的，黨的團結與統制的化身，而托洛斯基，那個最高的司令，永遠是一個過去的個人主義者，永遠置身在黨的機械的外面，是一個典型的游擊戰革命主義者。

托洛斯基與史氏間衝突故事的第一個回合是存藏在克里姆林宮諸文卷之中好多年了，一直沒有外人知道。直待里尼死後。可是二人間的裂隙在革命最初年代便以政策上的衝突開始，但現在他們已踏進鬥爭之中去了。托洛斯基是很傲慢的，充滿了自以為重要的誇張意識，而且矜飾他的自我。要使民衆將他看作一個胚胎的拿破崙。依據布爾希維主義者理論說來，紅軍之建立並不在於英雄崇拜。牠是起來反攻支配階級的，統制在××階級的領導之下。而並不統制在個人的

領導之下。那是毫無問題的，托洛斯基已經違背了這一條主義。而史氏確係一個任何有權勢的和發端的拿破崙之可敬重的劊子手。托洛斯基曾以極大的勇氣與幻想拔擢起用千萬柴皇主義者的官吏們，他們之間有許多人都是軍事科學專家而在腐敗的舊時國家之下從不曾得到過一個機會，托洛斯基便將他們置於革命委員部的監督之下。紅軍之內有柴皇主義者衆官吏——那真是一個破格的狀態。史氏不信任此種組織軍隊的策略。他不信任托洛斯基的「專家們」。史氏以自己的訓練不能理解一個革命政府方面會有此種政策，而且難免會掘壞了他極力護助而使之在世上實現起來的革命的種種利益哩。何況涅尼對此問題也懷疑而表示着焦慮。

至於說到國內戰爭的確是可怖而偉大的。牠是猛烈的，但決不同於近代的罪惡戰爭，牠的性質是一種掃蕩直前的運動。全俄羅斯是沸騰着了。從莫斯科望出去，週圍的每一方向戰線是爆發起來了。在烏克蘭，一個「獨立」的政府得到了德軍的助力而建立起來并被統制在德軍的手中。北高加索和頓邊境的哥薩克軍官們鞭撻一個繼一個的軍隊正式組織成立。捷克斯拉代克軍團從西伯利亞向愛克脫林堡進兵，羅曼諾夫王族是監禁在那裏的。社會主義者革命黨在莫斯科和雅洛司拉凡爾企圖騷亂以反抗蘇維埃政府。

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間，俄羅斯竟變成了那個歷史上偉大之國內戰爭的決鬥場。革命受到威脅了。布爾希維主義者權力被包圍了起來。一串堅硬的鋼環封住了國家的中心。在東方，柯夫鵠克從太平洋至伏爾加間掃蕩直前。南方，杜朶夫將軍的陣線直從亞細亞俄羅斯進向羅馬尼亞邊疆。丹尼金將軍，其後被倫格爾所跟蹤，從黑海向墨斯科維移軍前進。西方，波蘭人、拉脫人、愛沙尼亞人都在向前進攻着。北方，芬蘭，天使長遠征團尤其是葉達尼契將軍的軍隊猛攻着被包圍了的歐台。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和美國人都挺身出來更抽緊了那絞縊。封鎖是有力的。

革命發出喊聲了。史氏也是首先出赴前線的一個。他帶到戰線上去的，是組織的才能，堅強，決斷和威權，使他成爲最可怕的戰爭委員之一。一九一八年六月初，史氏被急遣至下游伏爾加，至察立廷——現在已是史太林格勒——是北高加索豐富產米區域的出口。他在那兒的職位是一個軍糧總監。他到的時候，他便看出處處紅軍都是極度的沒有組織。哥薩克已經逼近城市，而布爾希維主義者在那地域上的統治却是軟弱無力。史氏即刻親自着手那件撲滅一切無組織的任務，而推行了一種軍法的狀態。他立刻就和那班奉受革命戰爭參議局種種命令的司令官們發生衝突，托洛斯基便是牠的主腦。第一次和托洛斯基的決絕衝突便是在那兒鬧起來的。

史氏常和里尼接觸。七月七日史氏寫給里尼說：『我驅逐和威脅一切請求的人們。希望立刻能將那地位恢復過來！你可以安心信託着，我們不寬恕任何人，我們自己或其他的許多人。而且穀類是可以獲得的，只要我們的軍事「專家們」（何物蠢材！）不睡覺和不懶惰，戰線是不會崩潰的；而且假使我們恢復了戰線也不必去謝那班軍官們的，不去管他們就得了。』

當里尼對於察立廷內左翼社會主義者革命黨人方面有引發一種暴動之可能性而表示焦急的時候，史氏回答道：『講到那班患歇司的里亞病的人們，你安心信託着吧，我們的手掌不會躊躇的，我們自當以對付敵人的手段對付我們的敵人。』

史氏和那班司令官們的關係從開頭時便很緊張的。七月十一日，他打電報給里尼：『一切的事情已被那件北高加索司令大本營部已經證明不能抗戰反革命主義者們的事實所攪混亂了。這不僅是我們的「專家們」都心理上不能發動一致死的打擊以抗反革命，但也在於他們那班「參謀」工作者都只能「草擬計劃」和推敵再組織設計，他們都全然和軍事工作不關重要的……而且，一般地說來，他們持身都好似局外人，賓客……』

『我立意要改換此種或別種的當地缺點。我將採用種種手段，即使黜革那班毀壞那目的的

官吏和司令官們亦在所不惜，不管形式上的種種困難，此種困難任何地方有必需的時候，我將澈底的打破。當然囉，我將在一切最高政府部門之前坦負完全的責任。」

史氏那時候獲得了在莫斯科的里尼的充分的擁助。當塲他尚有一隊老布爾希維克羣作爲靠山，伏洛希羅夫和米寧是他們的領袖，伏洛希羅夫現在已是蘇維埃政府的軍事委員，托洛斯基在那時候是掌握此職的。史氏和伏洛希羅夫聯合行動。托洛斯基立刻知道了此事，他便發出一個電信強硬要求解除軍隊參謀和戰爭委員部。回答這一個電信，史氏作了如下的文句：「應毋庸議。」

史氏在察立廷幹着的事情是些什麼呢？最先，他着手肅清市鎮。當時各處大街上充滿了極多的白領圈人民。軍團都在公共花園內玩耍。布爾喬亞的局面先被連根鏟滅。史氏一心只想將那城市轉變成爲一座××者戰爭陣營，他設立了一個特殊的赤卡（非常委員會）分部，耗盡力於無憐憫地撲滅反革命的任務。

那時候在察立廷有一個官員，陸軍上校諾沙維契，他後來是叛離了紅軍而加入克拉斯諾夫將軍那邊去的，曾在一張白色的報紙上描寫過史氏的種種活動。史氏要從北高加索中運取糧食以供中央俄羅斯之用，可是他剛趕到那兒不久便發覺此種來源已被敵人的先鋒隊掠奪精光了。

諾沙維契寫道：『但這是顯然的，史氏並不是那種拋棄正在一旦開始而尚未完成的工作的人。我們必須公平的看他，而且得承認任何老行政官自有其很好的理由去反對他的活動力，而且那是很有利於許多其他人們的。他們從他的能幹中學得種種藉使他們自己得能適應於他的工作和本地環境。漸漸的，常史氏的工作日漸減少，或者毋寧說是他的直接任務變得稀小的時候，他便開始去注意考察全市行政部的工作，特別是組織察立廷防衛工作的任務，一般是所謂革命的整個高加索前線的任務。』

『在那時候，察立廷的氛圍變得嚴重起來了。赤卡竭盡全力在工作着。沒有一天不在看來似乎是最可靠和最秘密的地方內爆露出陰謀事件來。全市的監獄俱患人滿……』

『前線的戰爭已達到了最高點……』

『七月二十日以後，那主要的活動的精神和執行者便是史氏。在直接電信綫上和中央交換了一個簡單的談話，講到了目前行政形式的種種困難和不適於工作，便從總線上自莫斯科帶來了一個命令，委史氏掌握軍事全權……以及內部行政……』

『那時本地的反革命組織已經變得極有力量的，而且已從莫斯科獲得了金錢接濟，他們正在

準備一個叛亂幫助頓地哥薩克來解救察立切。

『不幸地，正從莫斯科到這兒來的那個組織的領袖們，機械師亞歷克雅夫和他的二個兒子，都盲昧於目前的國情，而且因為一個惡劣的預定計劃的結果……那種陰謀的組織是被暴露出來了……』

『史氏的決議是很短的：「鎗斃」』

『機械師亞歷克雅夫，他的二個兒子，和許多同他們在一起的官吏們，他們中有的是那個組織的會員有的是參加此事的嫌疑犯，都被赤卡捕獲而不經審判的鎗斃掉了。』

而一個游擊隊首領在幾年後也曾告訴別人說：『我奉命去為巴庫覓取糧食。那時候巴庫已有二十萬人口，七萬五千的勞動者。穀類是集積在伏爾加河的口岸上待分運至全俄羅斯。我帶着我的自己的武裝隊伍，經過了幾個月的不顧性命的工作之後，我們獲得了三十萬普特的麥。於是我想辦法找船隻將牠運到巴庫去。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很快樂，那時候史氏的官吏們突然出現將那些東西都徵發了去。我將××黨給我的命令顯給他們看也是徒然：史氏的人說：「你有什麼命令都不相干的。如果我們得不到穀物而空手回到史氏那裏去我們便得鎗斃。」那班人擁有極

大的戰鬥力量，我深信不是一個可怕的鬥爭便是順服。巴庫正在鬧着飢荒。我決意個人向史氏去投訴。

「那時史氏在獲得穀物的事件中是一個實際上的獨裁者。他除了他的副官們以外差不多從不接待任何人到他的部室裏去的。他在他的檻欄中像一只獅子，永遠蹀躞往來着。不顧一切，我沒法見到他而爲巴庫辯護。史氏用着那種言辭撇開了辯訴。『你講的話真是毫無意義。假使我們失去了巴庫那是一些兒沒有什麼的。我們在幾個月之內或者至多一年之內便能築牠重新取回。假使我們失去了莫斯科，我們便失去了一切的東西了。於是那革命也就完了。』那穀物就跑到史氏和莫斯科那裏去了。

但史氏也在戰線上設下了一個榜樣。當那後方的鎮壓手段已經實行而「革命法令」已經恢復了以後，他出發到前線去，前線在那時候已經擴展至三百五十英里了。

伏洛希羅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我回想起來，真還好似今日的一樣，當一九一八年八月之初，克拉斯諾夫哥薩克攻打察立廷，企圖以集中的挺進將紅軍聯團回到伏加加去。紅軍前而由整個係自頓尼茲盆地來的勞動者組織起來的××黨分遣隊領頭，好多次的抵抗，精良地組織起

來的哥薩克聯隊十分有威力的攻擊。那些日子真是偉大試驗的時代。你得看看那時候的史同志。他同往日一樣的鎮靜，深沉於思索之中，真正的有好幾天自早到晚不會睡覺，在鬥爭地位和陸軍大本營間分配他的緊張的工作。前線上的地位變得近乎凶危起來了。那敵人的前線，形成了一片鐵蹄，挾着牠的二翼配備在伏爾加上，一天一天的更逼近過來了。我們已經無路可出了。

「但史氏對此毫不在意。他只被一個獨一的思想鼓舞着——勝利！任何時地只要遭遇到使去粉碎敵人史氏的此種不屈不撓的意志是影響了他的最近的同僚們，而且不顧那近乎絕望的地位沒有一個人懷疑着我們的最後勝利的。」

只那時候的結局已經成爲這樣：托洛斯基或史氏。托洛斯基向察立親進發決意要將史氏排除出去……他在十月四日打電報給里尼：「我堅決要求無條件的召回史氏。」

次日托洛斯基便傳遞給里尼一個沒有說明的總司令官撤消史氏之命的訓令，而且這樣的說道：「史氏的種種活動毀壞了我的一切的計劃。」

里尼切求和平，明白了托洛斯基決絕地對付頑抗者的策略，同意了托洛斯基召回史氏的要求，意在避免隊伍之崩壞而已。他急遣史浮特羅夫，那個共和國的主席，到那地方去攜史氏回莫斯科。

科，並將事情弄得妥妥貼貼以待托洛斯基的到臨。史浮特羅夫坐了專車趕到察立親去，向托洛斯基提議他要和史氏談一次話。

史氏就同史浮特羅夫回到莫斯科，史浮特羅夫是他的昔時流徙中的同室伴侶。

六年以後，察立親——俄羅斯人的意義即是「柴皇的城市」——便改名叫做史太林格勒。

二 受托洛斯基的排擠

史氏回到克里姆林宮的當兒，他說動了畢尼而且獲得了他的極大的支持。他大大地反對托洛斯基在紅軍中雇傭軍事專家和推行嚴刻紀律的策略。托洛斯基不理睬黨的傳統，這是疏遠。×者擁護的非常危險的手法。里尼寫給托洛斯基說：「今天史氏帶來了在察立親前面的吾軍獲捷的三個偉大勝利的消息，史氏說服了伏洛希羅夫和米寧，他以為他們是非常有價值和完全不能置換的工作者，囑咐他們不要離開，絕對服從中央的命令……史氏急願到南部前線上去工作。他希望能在實際工作之中表顯出他的觀點的正確……在通告你一切史氏的此種意見之中，我要求你將牠們考慮一下而給一個回覆，第一，如你願意得和史氏個人地談論此事——史氏願意為此來拜訪你——第二，如果你以為可能那末無妨以具體條件消去衝突而商妥聯合工作，這是

史氏極願意求得的。至於講到我，我以為必須盡力商妥協定去和史氏聯合起來共同工作。」托洛斯基同意有一個妥協。史氏便被指派為烏克蘭前線上的戰爭參議局參議員之一。其時已經轉調到烏克蘭去的伏洛希羅夫和史氏的共同工作者梅茲牢克仍舊在那兒繼續着察立親的政策。托洛斯基又控訴他們「史氏和伏洛希羅夫罕所實施的路線是毀壞整個工作。」

在那時候，南部前線形勢很是不利。紅軍放棄了普姆（PERM）城。供應部已經潰散。第三蘇維埃軍損失了壹萬八千人和大量的軍備。敵人的進兵非常迅速。形勢極是危急了。列寧決意要差一個人到那處扇形戰區上去，調查慘敗的原因并恢復陣線。

伏洛希羅夫在他的公開發行的史氏軍事生涯概要中，引證了一條列寧打給共和國革命戰爭參議局的電報。「已經有幾個團體從普姆急速發遣出去查戡那大不幸的軍隊狀況和酗酒爛醉。我想要遣派史氏——我怕史密爾加對此的態度堅強不足……他據說也是喜歡飲酒，而且不能恢復秩序。」

托洛斯基在次日回覆，他的答信裏面包含了那樣的辭句：「我同意史氏挾着黨的權力和革命戰爭參議局出發到那兒去。」於是史氏和特喬琴斯基同被指派着「去紀錄地調查放棄普姆

的原因……而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迅速恢復第三軍和第二軍全區間的黨與蘇維埃二方面的工作。」在烏克蘭，托洛斯基黨派與史氏黨派間的激烈之衝突繼續了好幾個月。

史氏在他的任務上施展出了巨大的才力。同特喬琴斯基一塊兒於再組織破潰的東北部前綫事件中做成功了非常有價值的工作。那二位被委任者送出了一個要求援軍的呼聲，那末他們便能夠抵托敵人的進攻而鞏固陣綫。同時，他們向莫斯科報告，「一種嚴厲的肅清蘇維埃和黨的組織的策略是在後方着手幹着。」革命委員會紛紛在本地各區間組織起來。無產者的軍隊都已動員，軍事情報部已被遍搜和清除了。「地方赤卡也已經肅清而調用新的黨的工作者增加了力量。」

但史氏也嚴厲地批評着革命戰爭參議局的行動。托洛斯基就是他的主席。在他們給列寧的講到普姆慘局之原因的報告裏面，史氏和特喬琴斯基詳言「共和國革命戰爭參議局所採用的暴虐和犯罪的策略，參議局以矛盾的訓令實實在在的造成了前線的潰散無力，而且剝奪了達到迅速增援第三軍的每一可能性。」史氏又斥責托洛斯基「從後方來的援軍之不可靠，而歸咎於老的組織方法解釋了過去。」他同他的僚屬們報告國防會議，涅尼是他的主席，他們這樣的說

道：『軍隊是不能夠像一個密閉的完全自治的單位而工作的。』他們又說那和鄰近的陣綫缺少正當的聯絡，最高司令的命令全都是錯誤的。史氏更批評托洛斯基的軍隊組織，他和特喬琴斯基寫道：『在各個軍隊上嚴密地集中活動的組織必須在整個的前線上建立起來，第一要緊的是在東部前線上面，藉以實施明確的嚴厲的，通盤軍略的訓令。在明定訓令之範圍中的專橫行動與毫無主見，對一切的論據沒有一個謹慎的考慮，所以迅速改變訓令必須使之實行，沒有明確界限的訓令本身也要這樣，因為共和國革命戰爭參議局時常的置之不聞——一切此等事情便害得牠不能領導軍隊，造成了時間和精力的荒廢，而解散了前線。』

史氏的種種工作使得蘇維埃軍隊能在東部舉行反攻，但是其後幾月的庫爾鵠克又大舉進攻。一九一九年春葉達尼契將軍進兵彼得格勒，他獲得了英國人的助力，一個危急的局面便在彼得格勒突現出來了。克郎斯達尼契將軍根據他內的大羣軍事「專家」和官吏們出賣了紅軍，幾個聯隊改投到敵人方面去了。二個瞭台，「紅崖」與「灰馬」叛變了。史氏奉命出發去止住那大崩壞。城市實施戒嚴，採用了種種嚴厲的策略以組織京城的內部保衛。但史氏並不將自己限制在後方。他打電報給里尼說：

『在「紅崖」的底部上我們已經清算了「灰馬」他們的大礮運用自如頗有威力……那班海軍專家們對我們堅確聲言，說是從海上能佔領「紅崖」便得推翻了一切海軍科學。但結果我們除了悼惜着損失了此種所謂科學以外一些兒沒受到什麼損害。「紅崖」的迅速佔領是我一方面軍隊的最猛烈進攻的效果，以及一般地的民衆力量的效果，在作戰中，連取消陸地與海上號令在內，而頒佈了吾們自己的訓令。

『我以為這是我的責任應得來這樣的宣佈，我將繼續的在此種方法中進行活動，雖則我是全然的尊敬着科學。』

在彼得格勒史氏運用由他組織起來的反撤打退了狂潮，當時葉達尼契已進攻至距城三十里之內了。伏洛希羅夫那時也在應付着此一時機，說那是史氏『清算了紅色彼得格勒之前的最危急的局面。』三月以後，葉達尼夫再度反攻兵臨城下，那時候正是一九一九年十月裏邊，巴黎已經宣佈彼得格勒被佔。但局面終於挽救過來而且毀滅了敵人。

三 始終站在革命的立場上

史氏的明星在那軍事的蒼穹之下升起來了。托洛斯基的正遭逢着變時的蝕滅。史氏帶着征

服者的光榮從彼得格勒回來。托洛斯基在那時候都造成了他的戰爭生涯中的最重大的錯誤。

那二位領袖中間的衝突已經迫近了極端。托洛斯基在東部前線上濫用權力，命令組織軍事法庭不根據於他們的職責裁決了許多領導的布爾希維主義者委員們。還有，托洛斯基遷調了東部前線的司令釀成了慘敗的結果。

危機進展了，庫爾鵝克已從伏爾加回軍至烏拉爾山，然但尼金已以可驚駭的速率進兵威脅中央俄羅斯。全時尼金也逼近了莫斯科。可是在另一方面，紅軍其後在東部前線上大獲勝利，牠不斷的粉碎了但尼金的中央戰線，將他一直打退到黑海去了。

五年以後，講到了此次戰爭中關於托洛斯基的傳說，史氏說道：「在那些廣泛地流傳着的傳說中間都說同志托洛斯基是吾們內戰勝利中的「唯一的」或「主要的」組織者。我必須忠實來宣佈那個故事並不完全適合於事實。我不否認同志托洛斯基在內戰中所扮演着的重要部份。但是我必須堅確斷言造成了我們之勝利的最高光榮並不屬於個人，但屬於吾們國家前進的勞動者們的偉大集團——俄羅斯××主義者黨。」於是史氏又詳述托洛斯基不能在反抗庫爾鵝克和但尼金的決生死運動之中看出那正確軍事策略的失敗，而以挑戰的語句作着結論說：「讓

他們來試着否認那些事實吧！

當時史氏對里尼力言托洛斯基的軍事方針的危險。托洛斯基提出了他的辭職，要辭去戰爭委員，革命戰爭會議的主席和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委員等職務。那最高布爾希維主義者機關，政治局與組織局，舉行聯席會議以考慮托洛斯基的行動。七月十五日，史氏也是那七人中的一個簽名。在那張一致通過的而傳遞給托洛斯基的聲明書上，說他的辭職是『絕對不可能的』而且是『對共和國的最大損害』，『拒絕所請。那張文告的措辭足使托洛斯基那樣的虛榮心感得快慰。他賜給了他極廣大的權力。

當史氏到了前線上的時候，他非常銳敏的佈置好了一切。他迅速的分析了那個局面而催迫着去採用一個新的計劃。他寫給里尼說：『環境與條件並不僅只爲此準備着了，但也急迫地需要一個轉變……沒有這，我在南部前線上的工作簡直是無益的，犯罪的，毫沒用處的，牠或者給我權力，不然毋寧逼迫我到任何別的地方去，就是到地獄裏去，也終勝似在南部前線之上。』但史氏發現了他的進路已被托洛斯基遮斷，而一切他的策略全被防撓。他提出了他的辭職。政治局通告史氏不能許可。

那時史氏的健康因積勞而大受損壞。他被委託着去阻止那危險的崩裂，但他從不會接受到正當地信託他的工作。他幹着內部的工作。托洛斯基積累着光榮。史太林向中央委員會鳴訴不平，說他『已經變成功爲一個替戰爭部清除厩舍的專家』了。

當一個攻擊在西部前線上展開的時候，史氏又衝到了那裏。參加了一個在明斯克舉行的委員會會議，他回到波蘭××主義者黨員那裏發表了一篇演詞：『你們的畢蘇斯基是一個老婦人。如果他有一些頭腦，他早能率領二個師團殺進俄羅斯佔領史摩爾尼斯克了。』

但尼金的騎兵隊的進攻，逼得蘇維埃必須組織他們自己的騎兵聯隊，但史氏也早已設想到那創造一個騎兵陸軍隊的計劃，這是一個不按照專家軍事意見的勇敢步驟。他克服了一切的反對，十一月十一日組織起了由布特納統轄的著名的第一騎兵陸軍隊。

一九二〇年正月，危機在高加索前線發生，中央委員會需要史氏到那兒去建立『司令官間的真正團結』，而且得利用『儘可能的軍隊和資源』。委員會通告他說：『政治局已經決定絕對地需要你去參加高加索的革命戰爭會議……你幾時出發到洛斯托夫去請通報我們。』

史氏已經病了。但不久之後他仍帶疾到了高加索。一九二〇年初夏，俄波戰爭大規模的爆發

起來，史氏是支配南部前線的委員。當倫格耳再組織了克里米亞地方但尼金之殘餘軍隊而續行進攻的時候，中央委員會又再度召喚了史氏。會中決議召喚他去組織一個戰爭會議而集中軍力在倫格耳的戰線之上。里尼寫給史氏說：『政治局恰正結束了分割諸前線，所以你可去獨斷地對付倫格耳。』在整個的國內戰爭時期中，史氏是始終在戰爭之中心的。

史氏的行動之路綫始終一貫地是爲了革命的利益。這一點里尼是充分信實的。史氏是革命的「內部防衛」的老手，他的主要的關心便是那後方，他懷念着布爾希維主義的勝利，而托洛斯基懷念着軍隊的勝利。史氏曾對里尼報告說：『吾們軍隊裏面的弱點是後方的不鞏固，主要地是由於輕視黨的活動，蘇維埃部份無力運用中心指令，以及赤卡組織的單獨的幾乎是孤立的地位。』

史氏鞏固了革命的情緒。史氏率先的做了那件工作，就是要使工人鬥爭獲勝利，第一件事情必須先在後方努力完成了剿滅和威嚇非××階級份子的運動。同時他非祇一次的保護過布爾希維主義者司今官們。是以，當派克哈門克被判鎗斃的當兒，史氏聽見了這消息，便要求而終於也獲得了他的立即釋放，他在後來以一騎兵分隊隊長顯出了自己的聲名。

史氏的反對雇用柴皇主義者軍事老手，是基於他的恐怕影響革命安全那個信念上的。他至少是非常憂急那班官吏們獲得了超過政治委員的職權最後不可避免地要搶佔軍隊統制權的。里尼擁護着他的意見，而且也懷着有與此同樣的恐懼。他曾向托洛斯基建議，黜革全體軍事「專家」而指派一個老練的布爾希維克做總司令。托洛斯基却告訴他說是紅軍裏面此種官吏已經有了三千人。他的一意孤行和自命不凡蓋可想見了。

四 里尼之死

『軍事共產主義。』國內戰爭開端的時候，里尼就將牠首先猛烈的實行起來。他在一九一八年黨大會上強有力的發表言論說：「專政是一個偉大的字眼，而偉大的字眼決不應將牠付之於東風。專政是鐵的權力，強勇而迅速的發展於革命之中，剝削者和惡漢們的高壓是鎮息不住牠的。吾們的權力全然的是太軟弱了，不像鐵倒很像膠質。」

在軍事共產主義的熔鐵爐中那個偉大的字眼變成了赤熱的鐵了，有如里尼之所求的。當那火燄平靜下來了的時候，革命已經凝結成爲範型了。季諾維埃夫，狡猾而好色的，是一個胆怯者而且是一個暴虐者，是一個僞君子而且是一個騙徒，生有一付諛譎的面頰是「紅色」彼得格勒內

他自己的武斷政黨的「領袖」。加米尼夫，軟弱的，奸詐的，謙恭的，一個溫愛的知識份子的野心家，他的行爲紀錄上曾留有過污點——不像普羅利塔列亞戰士倒很像一個低劣的樂隊領導；他躍身而爲偉大莫斯科政治組織的管理者。托洛斯基是握有巨力的軍事機關的統治者。列可夫，誠實的但無決斷的，嗜飲酒，是一個不以爲專門職業的經濟學家，容貌生得很光耀動人，看起來好似一個從杜斯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小說中走出來的人物；他身任最高經濟會議的首席，主持工業與商業之國家化的任務。托姆斯基，強健的，短小精悍的，舊時代的五金工人，容顏憂愁而意志堅強，天生賦有銳敏的本國的智識，他所缺乏於教育中的，便在意志力中補充了；做了國家勞動組合運動的領袖，組織勞動使成爲對政府的服役。布哈林，年輕的，博學的，開或輝耀動人但幾乎永遠是歇司底里亞的，一個沒有意志力，全無腦經的主觀的思想家；擔任了真理報的編輯，是克里姆林宮的代言人。

史氏變成了共和國的總監。在一九一九年時，里尼便想組織一個國家的統制與監督部，對那無邊無際在擴張着的腐化和官僚政治鬥爭。那個部後來就是以 RABKRIN 名稱著聞於世的。他名喚史氏負責主持這一個任務。在委員會議的會議席上，這一個新部份的組織是提出來討論

了。里尼交給史氏一張手條，在那張手條裏面他力言必須將那組織形成爲一個羣衆的機關。他需要一個普遍的運動反對赤色的官僚習氣，專橫統治，在職任內無力或不忠實的犯罪。中央委員會建立了一個監察委員會，首次實行清除室內的策略，結果有二十萬人被逐出於布爾希維克隊伍之外。

在一九二二年三月舉行的第十一次大會上，史氏被選爲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不久里尼便病重起來了。二十個月來里尼患病臥床，時愈時凶。終於里尼的健康越變越壞，在那由恐怖的依凡王建造的厚而高大的牆內，一個憔悴的短小的人，他的意志力曾推翻一個世界，現在是躺在床上，受着第一流德國專門醫士的診視。天所賦與他的神奇的和無窮竭的精力之源泉，時時有一瀉而盡的危險。革命的偉大火燄在那沉寂的小室中閃爍着。那位將死的人物用着他的燃燒的眼睛讀着牆上的手稿。但他除此以外已不能更有所爲，雖則後來又遷到了郊外去靜養。一九二四年正月二十一日，黃昏六點鐘零幾分的時候，克里姆林宮內發出了信息：「里尼死了！」

大地上，赤楊樹更比往昔顯著銀白的顏色，而空氣也更比前此更爲酷寒，在病後遷居過去的高爾基的一個田莊裏面，經過了最後一小時的痛苦，忍受了三年的劇烈大腦癱瘓的掙扎，里尼終

於閉上了他的眼睛。

五 打敗了反動的托洛斯基主義

里尼死了以後，所謂托洛斯基主義便產生出來了。史太林攻擊托洛斯基，說他並不以「黨的利益爲懷，只在計謀掘壞中央委員會多數派的權力，那領導的布爾希維克老衛士的細胞核。」里尼主義必須打敗托洛斯基主義。

一九二四年五月，第十三次大會上再選舉史氏爲總書記，托洛斯基也再選進於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戰爭久已結束，當前的迫急的問題是財政，工業，農民關係，和國際共產主義。季諾維埃夫是牠的主席。其時經濟狀況異常惡劣，那一年的收成幾乎是荒歉飢饉。反對黨份子蠢蠢欲動，很想要一個政變。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正當蘇維埃政府第七次年會的時候，托洛斯基發表了一本論述一九一七事件的著作，名稱叫「十月的教課」引起了極大的猛烈的攻擊與批判。因爲那本著作充滿了托洛斯基主義的臭味。人民舉行了很多的會議否認此書，各地的黨組織通過一致的決議，嚴厲斥責托洛斯基對布爾希維主義的不忠實與背叛。托洛斯基和他的同伴們不得不噤口無言了。私人家庭中熱心的民衆都將托洛斯基的像片移去，辦公室裏面也將他的掛像摘下了。托洛

斯基主義的邪說，實是一切邪說中最壞邪說之一種啊！列寧格勒社團要求將托洛斯基逐出黨外，省委員會通過決議要求開除托洛斯基。不久中央委員會開全體會議的時候，列寧格勒的會員得加米尼夫之支持，提議立將托洛斯基逐出於政治局。一九二五年正月，托洛斯基便辭去了戰爭委員。

一九二六年春，拉希維契，那位中央委員會會員和活動的戰爭委員，在森林裏組織了一個非法的會議，計劃好了聯合反對史氏的大綱。拉希維契還聯絡紅軍和過去的布爾希維克，於是使得他的活動成爲一樁國家重要性的事件了。森林的會議被G. P. U.偵知，史氏就立刻得悉了那個消息。但新反對派也並沒有睡着。他們組織地下層團體而且秘密地散發宣言，種種行動都在季諾維埃夫和加米尼夫的旗幟下排好了隊伍。最近補充到黨的行列中去的新份子都講他們勤懇地宣傳得動心了，那些新黨員大部份是無知的工人，將他們自己的艱苦的經濟命運和工錢低下的責任都錯誤地推到史氏的大門口上去。加米尼夫做着密使的工作。這是鄙賤的一頁。托洛斯基決意做玩弄政治的把戲。當加米尼夫跑來找他的時候，托洛斯基有幾個最好的朋友警告他不要同那班舊時的敵人聯盟，「但此種問題不能以心理學上的而應以政治學上的理由來決定的。」托洛

斯基這樣的說。於是加米尼夫使對托洛斯基進言，「這儘夠你和季諾維埃夫二人在同一的演講台上出現，而黨也就可以找着牠的真正的中央委員會了。」托洛斯基雖然笑着此種「官僚的樂觀主義」，但雙方的聯合終於開始了。

對付史氏的聯合反對派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中成爲了事實，托洛斯基準備了公衆的演講，這一個演講的基點便是否認史太林一國內可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二方的陣綫現在開始接近鬥爭了。七月中，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聯合會議上便發生了第一次的一般的爭鬥。鬥爭的陣地又從國內移到了國際的戰場。反對派猛烈攻擊史氏的改制已經變成了反普羅利塔列安的了。史氏的領導已經急遽的腐化成爲反革命的一種了。「反對派宣稱着吾們的國家」已遠不是一個普羅利塔列安國家。」史氏說。他又道，「黨以爲同志托洛斯基的關於「直接以國家力量幫助歐洲普羅利塔列亞脫」的公式，是一個完全地和列寧主義破裂的公式。」其實在反對派的種種計謀的後面，只是驅逐史氏罷了。

中央監察委員會抽取了一柄銳利的指揮刀向前進攻。牠指出如拉希維契的秘密會議，極力製造非法的叛逆的反對派肆行搗亂，實是破壞黨的統一。嚴厲的制裁實施出來了。季諾維埃夫遂

出了政治局拉希維契逐出了中央委員會。命令頒佈出來「領導最堅毅的鬥爭反對一切小組主義的徵象。」可是聯合反對派尚沒有動搖。反對派的領袖中有人發表邪說的計劃想組織一個第二政黨。十月十六日真理報上發現了一篇托洛斯基、季諾維埃夫、加米尼夫、沙柯爾尼柯夫、畢得柯夫和葉杜基馬伏那六個中央委員會會員的宣言書。反對黨領袖們聲稱，他們要維持權力在黨組織內防衛他們的主義和觀點。黨的全體會議通過決議，托洛斯基被逐出政治局，加米尼夫受到了同樣的處罰。季諾維契夫從共產主義者國際的領導者地上調開。

可是反對黨仍還懷有着幻想。季諾維埃夫尚將共產主義者國際當作自有的團體，全世界四五十個共產黨派還都愛着和相信着季諾維埃夫的。十二月共產主義者國際開執行委員會會議，托洛斯基、季諾維埃夫、加米尼夫企圖將國內的鬥爭帶到國際組織上去。加米尼夫咒詛史氏是可惡的犯了「國家改良主義」的罪。史氏寫了一本印一百八十九頁的文章回答他們。他分析了反對黨的孟希維克性質。他反覆的說明「普羅利塔列亞脫專政的工具是一黨的專政。」他駁斥了非里尼主義的一國內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他聲辯反對黨只是擁護了死的馬克斯主義。他擁護創造的社會主義。

「我們要從這些前提上出發，就是黨，××主義者黨，是普羅利塔列亞脫專政的基礎工具，一黨的專政并不而且不能和別的黨派分配的。建立那個基本的條件，苟無多少久長的和發展的普羅利塔列亞脫專政，是不能想像的。」

「觀於此，我們以為不能允准在吾們黨內有小組的存在，因為那是很清楚的，有組織的小組之出現只是分裂統一的黨成為並行的諸組織，在國家之內形成一個新的政黨或是許多新的政黨的種子與細胞，而於是乎造成了普羅利塔列亞脫專政的崩解。」

「但那反對派，毫末公開地反對那些前提，在實際上是從必須削弱黨的統一，必須在黨內有自由形成小組的立腳點上發展，所以有為一個新的政黨形成份子的必要了。」

因此，這就是反對派集團在牠的實際工作中的派別政治學……因此，這就是那二個政黨的問題之所以發生的道理了。」

中央監察委員會警告托洛斯基和季諾維埃夫，他們又暫時採取了戰略上的退却，他們簽署了一張宣言書說是重又服從黨的統一了。不過他們的退却只是鞏固自己的陣綫以待最後的機會續行進攻罷了。

其時季諾維埃夫以××主義者國際的主席聞名於世。他素來自以為是里尼的正當的繼任者，而且懷有總攬全蘇維埃政策之最高領導的野心。季諾維埃夫即將列寧格勒霸佔封圍了起來，加米尼夫可還不能將莫斯科握得很緊，因為那裏有着中央委員會哩。其後季諾維埃夫企圖瞞了莫斯科在列寧格勒建立一青年××主義者聯盟的中心。史氏批判着說：「當然我們不能容忍那件事，與中央委員會比肩而設立青年××主義者聯盟，按照我們布爾希維主義者主義，不能允許此種雙重領導權的存在。」

G. P. U. 鎮壓下之那個新的企圖，有幾個季諾維埃夫的同僚被遣調去職。但季諾維埃夫尚能掙扎。他又提議在他的礮壘內建立一個中央印刷機關，可以叫做布爾希維克。那真是從來不曾聽見過的狂妄無恥。史氏說：「我們不能同意此種提議，而正式宣稱此種和莫斯科布爾希維克報相同發行的報紙，將不可避免地變成爲一個小組織的機關，小黨派的機關，像此種的反對派報紙會得危害黨的統一的明顯的說，我們禁止此種期刊的發行。」

於是季諾維埃夫和加米尼夫就從組織上衝突轉倒對史氏總領導的批判。他們向托洛斯基商借了大量的火藥（意謂助力，編譯者註），展着廣闊的戰線開起火來了。同時××主義者國際

也狂喊史氏出賣國際利益，說他在國內外所施用的政策是機會主義者，領導着走向腐敗的道路，而直至於造成拿破崙主義者時代。

季諾維埃夫在農民問題上實行開火，將布哈林當做他的目標，他發表了一篇名叫「一種時代的哲學」的論文。莫洛托夫將那篇論文送給史氏，那時候他正在旅行。史氏批判着說：「是的，同志們，我是一個說話直白的而且有些粗魯樣子的人物。我並不否認。我很粗野地批評了牠，因為我確實的不能容忍。」同志季諾維埃夫整年間的在有組織地隱蔽和誣蔑那里尼主義的最重要的特徵講到那農民問題的。而對吾們的黨論與偉大農民羣衆聯合的現時代口號却啞口不發一言。」季諾維埃夫便在列寧格勒施行報復。他在那兒應用了報復史氏的種種手段。他掘去了莫斯科委派的負責者。他鞏固他自己的機關以待餘次的進擊，要想在第十四次黨大會上施行反攻。中央委員會的某些會員奉命在列寧格勒組織裏面任職的，都沒有被選舉出來去參加大會。失意的反對派都集中在季諾維埃夫的陣營裏面。加米尼夫雖不能像他的列寧格勒聯盟者那樣聲勢浩大的指揮莫斯科，但他長於陰謀，他將許多零碎的領袖們帶到了戰線上面，如沙庫爾尼柯夫，那位財政委員，後來曾任駐英蘇維埃大使，他也加入那新的反對黨，大喊史氏在領導革命走向國家資本主

義。還有位拉希維契，紅軍領袖之一並且是老練的布爾希維克。還是托洛斯基的一個私人朋友，他同樣加入了那新的隊伍。加米尼夫和季諾維埃夫所要求的便是遷調史氏。反對派頑絕接受協商。『牠喜歡在黨大會上施行公開的和野蠻的鬥爭。』史氏說。『吾們反對削伐的政策。當然這意思並不是說領袖們藉此名義便得以他們自己的幻想任意做一切事情而毫無責罰。確然的，黨不能在任何個人領袖的面前低首下心……我們反對將一個特殊印刷機關的意見提出來討論……我們必須永不忘記我們是一個統治的黨。黨的統一必須而且應得維持。如果吾們中間的任何一人陰懷自尊自大的頭腦，他使得受法令的裁判。這是必須的，這是絕對地重要的。』史氏壓倒了反對派，而隨着一九二六年的開始更有力的做了政府的領袖。

托洛斯基正在著書和研究近代經濟學。他担任着特許委員會和科學專門技術工業局的任務。他辭去戰爭委員以後的幾個月便被任命那些職務，正當他從健康休養地回來的時候。他帶着滿意注視季諾維埃夫的反對工作，他出席大會但未發言。

反對派暗中大施活動，他們決定要掀起大街的鬥爭。某晚，他們佔奪了專門工藝學校的校舍舉行了一個羣衆大會，加米尼夫和托洛斯基演講了二個鐘頭，同時他們還安排好了大街遊行示

威。全蘇維埃聯邦大會在列寧格勒開會。那兒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就職典禮，講台建立起來，而且宣佈休假一日。加里寧和其他政府領袖對羣衆演講。托洛斯基和季諾維埃夫奮激大呼，『或者讓我們對黨或者在黨內講訴，或者將我們全體逮捕，除此之外別無所擇。』托洛斯基也發表長篇演說，譴毀黨和極力詆毀史氏。史氏在聯合會議上回答着說：『當然，這想起來不免有些好笑，這一個小的唐吉訶德團體……要來威脅一個億萬人的黨：『我要掃滅你們！』於是史氏在陳述了必須無條件克服那反對派的話以後，又道：『他們會說這是鎮壓。』九月七日他又在××主義者國際的執行會議席上發表演講說：『托洛斯基並不瞭解我們的黨……我宣稱今日的政制是第十次和第十一次大會期間由里尼建設起來之政制的真實解釋。我敢確說托洛斯基是在反抗由里尼自己而且在他下面建立起來的里尼主義者政制……而一旦黨採取了決斷的策略，不止是驅逐，反對破壞組織者和分裂者，反對黨便又大喊鎮壓，是的，黨得採用而且將繼續採用鎮壓手段以制破壞組織者和分裂者，因為黨在大會以前或在大會期間無論如可不能分裂……你們都已知道，一九二二年時候里尼提議將希列普尼柯夫從中央委員會內開除出去，並不因為他組織反黨的印刷所，並不因為他和布爾喬亞智識份子聯盟，只因為希列普尼柯夫胆敢在黨

大會中批評最高經濟會議的決議，他們在此會又說到那逮捕逐出黨外後領導反蘇維埃活動的破壞組織者們事情。是的，我們是逮捕了他們而且還得繼續的逮捕他們，如果他們不停止暗中掘壞黨與蘇維埃政府的陰謀活動。」

十一月七日布爾希維主義者政府第十週年會到了。慶祝遊行的時候反對黨企圖引起騷亂，托洛斯基在他居室的一個窗口探身出來向羣衆作煽動的演說：不過，這已是他們最後的掙扎，終於布爾希維主義者將托洛斯基和季諾維哀夫開除了出去。

關於托洛斯基的最後收場，我們可以拿一九三〇年夏第十六次大會上史氏的演說來做個結束，同時他還講到了右派的錯誤理論。

『托洛斯基主義內容的要義……是否需要黨內鐵的紀律，承認小組團體的組織自由，承認需要建立一個托洛斯基主義者黨。照托洛斯基主義講來，共產黨和蘇維埃聯邦必須不是一個統一的和獨一的軍事政黨，只應是一種小組與團體的集團，每一個都有牠們自己的中央組織和中央報等等。那末這倒底是什麼意思呢？那意思就是宣布黨內有政治小組的自由，牠的最後意義就是，跟隨着黨內有政治團體的自由，一定可以達到國內諸政黨的自由，即是說，布爾喬亞民主政

治……」

『講到右派機會主義的問題事情便有些不同了。過去或現在站在右派機會主義頭上的同志布哈林、列柯夫和托姆斯基不能夠說右派叛黨者是不承認在蘇維埃聯邦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不他們是承認牠的……』

『右派叛黨者不採取需要組織一個新政黨的立場，而這却也就是他們和托洛斯基主義者們間不同的地方，精確地說來因為那右派叛黨者是反映着垂死階級主要份子的頑抗，右派叛黨者是吾們黨內這時候的主要危險。』

那便是黨爲什麼要考慮必須公開舉行一個決斷的和不能寬恕的鬥爭以反對右派叛黨者的理由了，吾們的任務是要爲了將來繼續我們的不能寬恕的鬥爭進攻兩面陣線，反對左派代表小布爾喬亞急進主義，和反對右派代表小布爾喬亞自由主義。

『里尼慣常說過，一個有主義的政策才是那唯一的正確的政策。』

一 關於領導和專政的理論

史氏曾好幾次的解釋過的理論，他說：『當普羅利塔列亞脫已經握權的時候要怎樣才能做

一個領袖和組織者呢？那並不是說只要能選擇助手補充官吏發表命令。在吾們的條件內做一個領袖和組織者，其意第一要知道你的勞動者們，能夠抓住他們的特性和短處，要能知道怎樣去接近他們；而第二，要能夠配置他們使得個人都感覺得他確是在他的地位上，能夠將他的最高度一切交給革命。」

里尼死後不久，史氏在頌讚里尼的說詞裏面，他更擴充了他的領導的概念，而且嘻笑怒罵那些政治領袖們的『貴族態度』。他宣稱：『黨約領袖決不能不尊重黨的大眾的意見。大眾是一種領袖不能夠摒棄的力量。里尼極瞭解那件事似任何其他黨的領袖們一樣。但里尼從不曾變成爲一個大眾的囚犯，特別是當大眾沒有一種主義的基礎的時候。在吾們的黨的歷史也很有許多時期大眾的意見或是黨的深切的利益常和普維利塔列亞脫的根本利益發生衝突。在此種時機上，里尼終毫無猶豫採取主義的立場反對黨的大眾。並且，他在此和時機上不辭獨自毫無假借的反對每一個人……』

「理論家和黨的領袖們，他們熟知民族的歷史，他們研究過從頭至尾的革命歷史，都有時候要被一種不堪的煩腦所奪。此種病症可以稱做群眾的懼怕，缺少對群眾創造力的信仰。就在這一

種基礎上有時候就生出來了領袖方面對群眾的某種貴族的態度。怕那些份子或許不受約束的恐懼，怕那群眾或許「太破壞法則」的恐懼，那扮演保姆角色的願望，去從書上教導羣衆但從羣衆方面學不到一些什麼——這些就是那種貴族態度的基礎。

「畢尼是完全反對此種領袖們的。我不知道再有別的革命家能這樣的深切相信普羅利塔列亞脫的創造權力和牠的階級本能的革命傾向。我不知道再有別一個革命家能這樣無憐憫地嚴酷批評那斑綺麗的革命混擾」批評者們和那「羣衆的沾沾自喜之行動的盛晏。」我還記得在那演講裏面，回答那某些同志們的觀察俱是「革命以後必須建立正規法令」畢尼譏刺地說：「這是很可憐的那班要做革命家的人們竟忘記了那歷史中的最正規的法令便是革命的法令。」

「因此，這就是畢尼之所以對一切那班居高監視羣衆和企圖按照書本去教導羣衆的人們的輕視態度。因此，畢尼的態度，他的不倦的宣導，就是從羣衆那裏學習，分析他們的活動，小心地研究那羣衆鬥爭的實際經驗。」

一九二八年史氏又在莫斯科共產主義者組織前發表過關於領導的演講，他說：坐在航機上

而，守着看望，不看見什麼直至某些災禍襲擊上了我們——這并不是領導。布爾希維主義不在此種樣式中解釋領導的。領導的意義在於先見，而先見并不常是這樣簡單的。其後某次，他又批評過說：「那老布爾希維克，享受尊敬并不因為他們是老練者，但只因爲他們都不變爲老朽而且永遠是一個新時代革命家。」史氏的領導的主義和先決條件是：組織的和執行的能力，質撲的和平民的行爲，先見，個人信仰的不畏縮的勇氣，永不衰老的叛亂精神，忠實於羣衆，預知他們的意志和願望，從他們也從他們的敵人方面學習。

像里尼一樣，史太林的學習方法是不可見的。他不需要羣衆講述，他力求學習他們的意志。他常留守至深夜披讀從各省來的工農們的求訴書信，他和某些平凡的同志談話一個從國內遠僻部份來的訪謁者，而接見他。史氏是像里尼一樣的一個銳敏的會見者，就是接見外國訪員和拜訪者的時候，他也終能從他們方面獲得比他們從他方面所能取得的更多的消息。他曾說：「要建設，誰便必須佔有學識，必須支配科學，必須學習。堅毅地，耐心地學習。從每一個人那裏學習，從你的敵人，從你的朋友，但特別要從你的敵人那裏學習。」

「吾們都面對着一個礮壘——科學和牠的無量數的學識分枝。這一個礮壘我們必須竭盡

所有能力佔據着他。」

可是史氏並不誇大他自己的學習。他不假充做那主義的開創者。他否認朋友或敵人方面說他有一種他自己的主義的任何謔言。他的主義就是聖尼主義，因為對於他除此之外，別無而且也不能有什麼別的主義。當托洛斯基利用他的一國內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攻擊他的時候，史氏就從里尼的著作中抽出了許多引證。史氏說：「那是講不到有什麼史太林「主義」的；史氏從不會在主義的範圍假充有什麼新的東西；他是永遠的在企圖將聖尼主義陷於吾們黨內不願托洛斯基之革命家誇大而使之輕易的得到完全的勝利。托洛斯基說有一個史太林「主義」的聲明是一種巧計，一種狡猾手段，一種懦怯的和拙劣的狡猾手段，打算隱避他的和單獨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之里尼主義者理論的鬥爭。」

普羅利塔列亞脫專政的本質是什麼呢？史太林引証列甯而回答道：「普羅利塔列亞脫的專政必須是一個具體表現了一種新的民主政治的國家，而是爲了普羅利塔列亞和被強奪者的。」史氏又寫道：「普羅利塔列亞脫的專政，是那普羅利塔列亞脫克爾布爾階級的法則，一種不被法律束縛的法則，建基在武力上，享受着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的同情與擁護。」

普羅利塔列亞脫專政的工具是什麼呢？那就是黨，普羅利塔列亞脫的先鋒隊，照史氏說來牠是『有効力地實現了普羅利塔列亞脫的專政。牠是做了這件事，可是並不是直接的但是由於勞動組合的助力，而通過了蘇維埃和牠的分流的媒介……在蘇維埃聯邦內，在普羅利塔列亞脫已經實行專政的土地上，沒有黨的指揮從未有過重要的政治上或組織上的問題會由吾們的蘇維埃和其他羣衆組織來決定過的。』所以，黨是一個統治的組織。史氏寫道：『沒有此種「環帶」一個堅強的長政將是不可能的。』他又引証里尼說：『專政苟無「環帶」將那權力從先鋒隊移給前進階級的羣衆，而從這再轉給勞動者羣衆，是不能夠有効力地實現出來的。』

史氏是一個迭克推多嗎？不，他是一個領袖。他而且不願做一個尼祿。他而且不願力求做一個拿破崙。他沒有私慾的野心。世間名利的勇敢是和他的天性背馳的。他相信他是在幫助創造一個新的秩序，從這秩序上終有一日所有的快樂將能自動地湧流給人類。他相信那是不可避免的。要通過一條不能形容其勞役的路，才能去達到那個理想。他認爲今日的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人民的活體解剖，實是一種將幸福帶給明日的倍於此數之人民的必需的犧牲。對於史氏，他只有惟有里尼是曾經指出了一條正確的路程可以通過黑暗去達到光明。史氏是他的信仰中的金

鋼石，單只他了解里尼的世界誌是最正確的。

七 偉大的五年計劃

像一顆流星，五年計劃升上了全世界的水平線。

一九二一年卑尼在他的那篇「統一的經濟計劃」的論文上寫道：「爲了要重視那個由國家委員會共同努力的俄羅斯電氣化工作的充分重要與充分價值，讓我們來往細看看德國吧。那兒有一個類似的工作已被某一科學權威者倍洛達計劃出來了。他準備好了一種整個的德國經濟社會主義再建設的科學計劃，那個計劃被懸宕在半空中……吾們給他一種國家的性質，吾們動員了千百專家，而在十個月內——當然不能在那本來建議的二月之內——我們便能提出一個科學路線上的單一經濟計劃。」

電氣化計劃是在一九二〇年二月內，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上通過一條議決案而準備出來的。里尼堅決主張電氣化計劃應該變成最高力量，當作一條從國內幼稚經濟走到社會主義去的橋樑。那個計劃規定了一個十年綱領，要將農民土地轉變成爲一個近代的工業國家。

在那最危急的軍事共產主義時代，從一九一八年中間到一九二一年春季的期內，今日五年

計劃的情慾已經在俄羅斯展開來了。需要麪包的呼聲是統制計劃的先聲，逼迫着去創立一個國家統制農業的組織。反抗富農的運動無憐憫地推演起來。一九二一年末，國內已經有四·三一六百個蘇維埃農場和一五·一二一個集團農場，總計佔了耕植面積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公頃，僱用了國內鄉村人口的百分之二·五。在國內戰爭時的條件中，缺少着資本和專門技術人員。

是年里尼宣稱：「在那第一個的吾們統治的整年期間，從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九年八月一日，國家集積到了大約二〇〇〇、〇〇〇噸的穀類；在第二年期間，大約是四〇〇〇、〇〇〇噸；在第三年期間，便超過了五、一三〇、〇〇〇噸以上。」

「現在，我們既已有了實際的經驗，吾們的目的和計劃要擴增集積至七、二〇〇、〇〇〇噸。只有使得我們變成了一個充足食物供應的真正的所有者，那末勞動者的政府才能在經濟範圍內極堅強的站住牠自己的脚步，才能安全保障那永久的雖則緩慢的重工業的恢復，而且創造出一個正確的財政組織。」

那些指數都是穀類集積內的極優超的價值，是一個一九三〇年時五年計劃成績的歷史的遠因的農業基礎。人們常還記得過去由於哥爾鵠克，但尼金，以及其他仇敵軍隊的龐大的占領進

攻侵入蘇維埃邦土，那耕種的面積至少要減縮了一半。人們更應得掛在心上的，就是在國內戰爭時代中蘇維埃共和國的人口，那時候是跟着前線的命運在變動着的，比了一切過去的時代其百分比更跌到極大的低落。

在工業的方針中產生出了許多計劃的團體，國家計劃委員會也在那時組織起來了。其時，國內的光景也非常惡劣。實在需要一個有直接效能的，但不是幻想的計劃來挽救那局面。托洛斯基便在那時候和里尼引起了激烈的衝突，史氏擁護里尼終於勝利是在里尼的方面。史氏寫了封信給史尼說：在最後的三日之內我得到一個機會讀着那卷『俄羅斯電氣化計劃』的書……這是一本出色的，寫得非常之好的書。一本毫無保留的真正統一的和真正如政治家的經濟計劃之名著。這是吾們時代裏面的唯一馬克斯主義者計劃，去在蘇維埃的一個落後經濟俄羅斯的上層建築下面，安置一個真正地實際的和唯一可能的工業技術基礎，於此既存條件之內。你們終還記得去年的那個托洛斯基的（他的論文）建築在完全破壞戰前工業不熟練工農（那勞動的軍隊）勞動之基礎上面的俄羅斯「經濟更生」的「計劃」吧。那和電氣化計劃比較起來真是何等卑賤和落後啊！即真是一個中世紀時代的市民，幻想着自己是一個易卜生英雄，用一種古代史

「幻」想來「救」俄羅斯……或者舉一僱傭証，如列柯夫的中等階級的「實際主義」（真正的幻夢）他仍在「批評」着電氣化計劃。同他一樣的是沉在泥坑裏而去了……

「善」的意見：（一）不要再容廢一分鐘去亂談那個計劃。（二）開始那立即的實際的進展去幹那件事……（五）聯繫那真「理報」特別是經濟生活報去普遍推行那個電氣化計劃，計劃的前提和具體狀況的二者都要推行，切記那唯一的「統一經濟計劃」是只有一個，牠就是電氣化計劃而一切其他的計劃具是空虛的和不值價的。還談而已。那封信的日期寫着是一九二一年三月。

不久，克郎斯達脫發生暴動，里尼繼而又宣佈了新經濟政策。到了一九二七年，戰雲似乎又要在蘇維埃的天際上升騰起來；中國搜查蘇維埃大使館，倫敦搜查蘇維埃貿易會，華沙發生了暗殺蘇聯大使的慘劇。而大英帝國又和蘇維埃聯邦斷絕了外交關係。「另一個帝國主義者無問題地已經逼近了。」史氏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寫着說：「……英國頂喜歡和別人攪着手來挑動戰爭。……他常常的在真正地找尋呆徒去替他在烈火中拾取栗子。」鎗殺一個華沙內的俄羅斯難民，接照吳氏說來即是「有意……挑俄羅斯和波蘭發生戰爭。」倍雪杜夫斯基奉命担任爲東京蘇

維埃公使的顧問出發的時候，史氏對他說：『你的任務是在竭盡全力打破英日聯合干涉中國聯合干涉中國革命的更遠大的發展。吾不是一位外交家不能故意給你一個實際的建議，不過假如北×成立了一個蘇維埃政府，那末，爲了拯救她被干涉起見，吾們或許可以不僅將海參威而且也能將依爾庫次克讓給日本……我願給你一句忠言：少和日本人接談常和我們打電報。而且不要以爲你自己是更比任何人來得聰明。』

八 走進了社會主義時代

五年計劃內一般的政策，牠的直接的目的，是要將狹小的，個人化的，分散的，私有的土地轉變成爲統一的，聯合的，集團的或國有的大農場，用近代的機器裝置增進農業。史氏常在他的演講和論文中，描述牠是『打破局面的唯一大路』是『克服鄉村內資本主義者份子』的大道。電犁化變成了一根光明的巨柱。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史氏宣布着說：『吾們不能太廢時的在二個不同的基礎上建築社會主義建設的蘇維埃權力，就是在那最龐大的和最統一的社會主義工業的基礎之上，以及在那最分散的和最落後的小農耕地的基礎之上。這是必須要日漸的，但要有計劃地，和不屈不撓地，在一個新的專門技術根基上，在那巨大生產的根基上，去改造農業，將牠推上社會

主義工業，或則我們解決了這一個問題，而於是乎得到了最後勝利的担保，或則吾們沒有解決就退却下去，而於是乎回到資本主義或將成爲一個不可避免的發展中去。」

講到重工業，史氏又說：「那工業化的核心，那基石，是在燃料來源，冶金生產的發展之中，而最後地在生產的工具和機械的發展之中。」五年計劃也同等地看重那重金屬工業和化學工業的。『或則我們成功此事，或則我們滅亡。這不僅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立足點証爲正確。但也在保存那被資本主義包圍的我們國家獨立的立足點証爲正確。沒有一個充足的工業化根基以從事防衛要保存此種獨立是不能的。沒有指揮實行一個高等專門技術要建立此種工業根基那也是不可能的。那便是我們所以需要和爲什麼要命令我們增快工業化速率的道理了。』講到了那個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史氏說：「在國內打倒布爾喬亞階級的權力和建立普羅利塔列亞脫的權力還不是安全保障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意義。要在鞏固了牠的權力而領導了農民以後，一個勝利國內的普羅利塔列亞脫才能夠而且必須建設一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否就表示那已能夠造成一個完全的，最後的社會主義勝利了呢？這是否就表示那牠自己權力已能鞏固最後的社會主義而安全保衛國家反抗干涉和反抗復辟派了呢？這並不表示那樣。去保證那些事情，

必須革命在幾個別的國家內能獲得勝利。所以推展和幫助其他國家內的革命是吾們已經勝利革命的一個主要的任務。所以，一個在一國內已獲勝利的革命必須看作不是一個自足的力量，但須看作是加速別國內普羅利塔列亞脫勝利的一根支柱，一種媒介。」

在工業的陣線上，五年計劃的種種成功是更實在的。許多電氣工廠，冶金工廠，化學工廠，電犁工廠，工具製造廠，以及其他同樣的工廠，在全蘇維埃聯邦建設了起來。煤礦和油田都近代化了。整個兒國內的大規模貿易都實際地由國家來統制了。零售貿易也差不多完全地或被國家直接的或被政治監督的合作組織所抓在手裏了。

史氏努力地在做着領導將蘇維埃巨輪領進社會主義的港灣裏去。一九三〇年中期，他在××黨第十六次大會上說道：「在事實上，我們已否走進了社會主義時代……吾們的時代慣常地被呼作從資本主義轉渡到社會主義的時代。被呼作一九一八年的轉換時代……被呼作一九三〇年的轉換時代，當……那工業與農業範圍內的新制度已經以前所未有的速率在增長和發展着了的時候。能夠說這二個轉換時代是同一的嗎？能夠說二者根本上是毫無不同的嗎？清清楚楚的那是不能夠說的。一九一八年吾們在經濟範圍內有些什麼呢？毀類的工業和機製煙草運輸

業，沒有當作一羣衆運動的集團農場或蘇維埃農場，市鎮內的「新」布爾喬亞階級和鄉村內的富農在日漸生長起來。

『吾們今日已經獲到了些什麼？社會主義工業，牠已經恢復和再建設起來了，偉大普遍的蘇維埃農場和集團農場的組織，單只春播時候便已擁有蘇維埃聯邦內總播種面積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市鎮內垂死的「新」布爾喬亞階級，鄉村內的垂死的富農階級。第一個是過去的轉換時代，第二個是今日的轉換時代，但二者之間的差別相去何啻天壤。沒有人能夠否認我們是已經站在清除最後的嚴重的資本主義者階級那富農階級的前夜了。』

『很明白的我們早已經趕出那個舊意識的轉換時代了，而且已經走進那始終沿着陣線社會主義建設的直接的和極發達的時代裏去了。』

『很明白的我們已經走進社會主義的時代裏了……』

史氏又着力宣稱：『組織那沿着整個陣綫的反資本主義者份子的進攻……有幾個同志以爲那社會主義進攻的主要事情是鎮壓，假使不將鎮壓擴充起來那便是沒有進攻。這是確實的嗎？當然，這是不確實的。』

『鎮壓確是進攻的一種必需原素，但也只是一種補助物，不是一種主義和要素。在吾們的今日條件之內，社會主義進攻的主要要素，包括擴增吾們工業發展的速率，擴增蘇維埃農場和集團農場發展的速率，擴增那經濟的清除城鄉資本主義者份子的速率，動員社會主義建設的羣衆，動員羣衆反抗資本主義。』

『你可以逮捕和充軍千萬富農，但同時如果你一些兒不幹什麼加緊經濟新形式建設所必需的，用新形式替換舊的資本主義者經濟形式，繁破和清除鄉村內資本主義者份子經濟的存在和散展的生產根源——富農便會同樣的再生和增長起來。』

九 剷除全世界資本主義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中央委員會秘書卡格諾維契，在他的講到五年計劃次年綱領報告的序引上說道：『最近的事實，諸如法國軍官訪問波蘭和羅馬尼亞，反對我們的「屯併」的運動，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擴軍——一切此種事實都顯出吾們正遭遇着帝國主義者有力的頑強的陰謀企圖組織干涉進攻吾們。』

『那便是爲什麼，當採取我們堅定的和平政策的時候，吾們必須草擬一切必須的決議着重

增強我們國家自衛力的理由了。我們是在領導着而且要繼續那樣的幹着一個和平的政策。但我們越建設許多的製造場和工廠，我們便越是需要鞏固我們的內部權力，而那更大的事情將是我們的信仰，我們不應為驚駭所制，我們應當準備在任何瞬間打退那帝國主義者強盜們。

『在提高吾們社會主義經濟之工作的總綱裏面，增強極度熱切的注意那多方面的增強紅軍和鞏固國家自衛的任務。』

史氏宣布：『吾們在蘇維埃聯邦之內已經有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長足進展，工業和農業二方面俱有他們——資本主義者們——在他們的經濟生活只有增長的危機，工業和農業二方面都有……那最差異的危機「理論」已經推索出來了……布爾喬亞階級反對派指摘布爾喬亞政府，顯出是「不採取一切可能的步驟」去阻止那危機。民主黨咒詛共和黨，共和黨咒詛民主黨，而二者集合起來可都咒詛胡佛黨團和牠的聯邦準備計劃，牠無力「制止」那危機，竟有聰明的人們去在「布爾希維克陰謀」之內看出那世界經濟危機的因果來……』

『危機深深的震搖了資本主義，主要國家，牠的衛城，那美利堅聯邦，牠將全世界總生產與消費至少一半集中在牠的手裏。很顯然地此種狀況不得不造成了危機之影響範圍內的極大緊張，

尖銳了那危機，累積了世界資本主義的「不能預算的困難」……

「現在的經濟危機是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根基上發展出來的，牠開始於帝國主義者戰爭期間，掘壞了資本主義的基礎而更輕便的召來了迫近的經濟危機。」

他又說：「我們已將能看見那幾個國家是被安置在最落後的羣間而那幾個國家是在最前進的羣間。」

「只有加速我們語工業發展的速率才能允許我們在專門技術上和經濟上追及並且超過那前進的資本主義者諸國家。」他在上述的黨大會上說。

國家計劃委員會格林柯在他著作中說：「被五年計劃安置的偉大任務，是那獲得和超過前進資本主義者諸國家的技術水準和經濟水準的任務，由此而保證了社會主義在牠和資本主義的歷史鬥爭中的勝利！」

一九三五年一日晚九時四十分譯完

約瑟夫史太林的生平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羣力叢書之一——

定價 四角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譯者 日明
發行所 羣力社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1175
19067

~~1175~~

60161

\$0.4